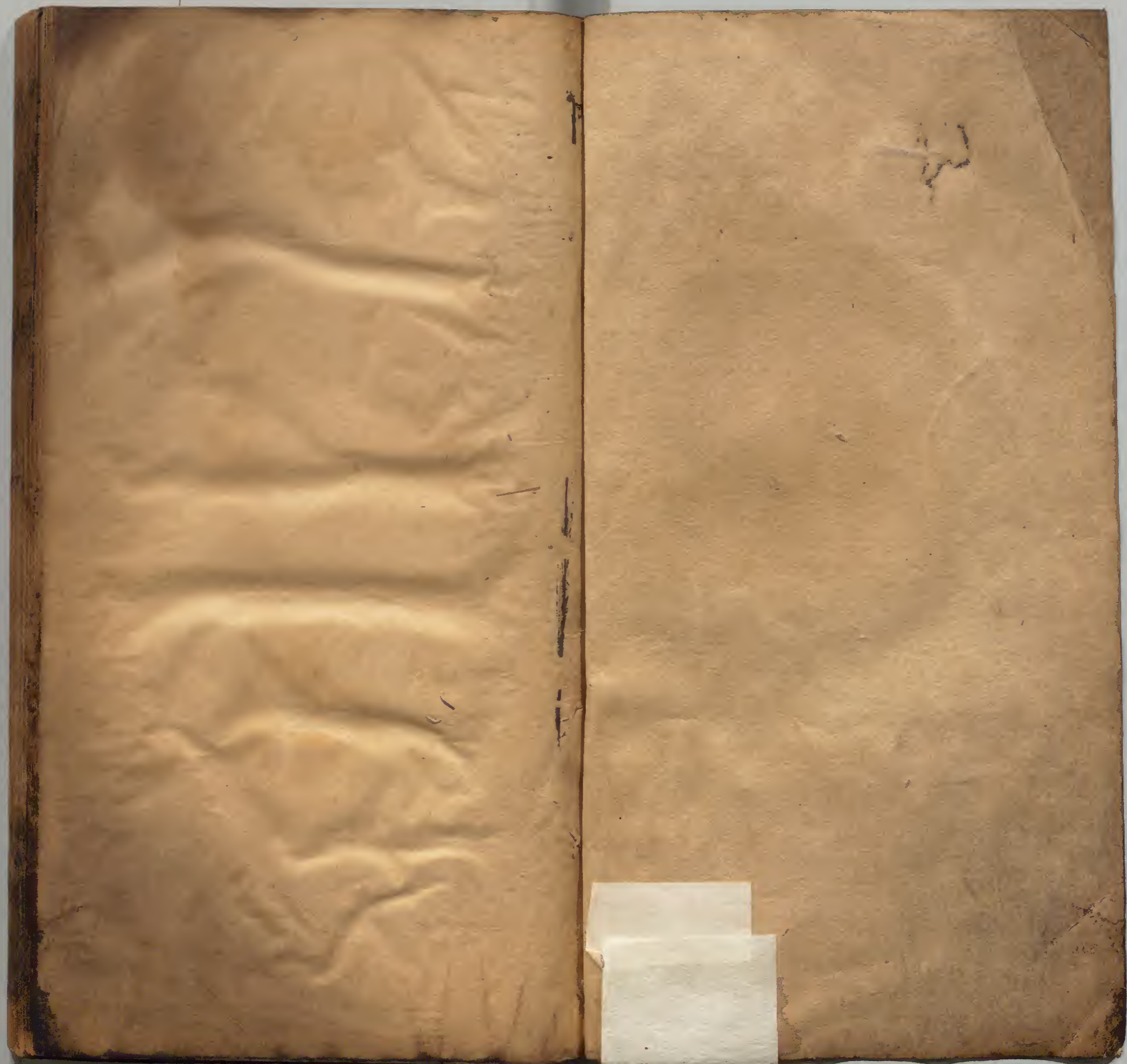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 號	漢 4212
冊 數	6 ( 1 )
函 號	273 70

273-7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07-824





人象詞析

不敢商儲勸道

備虞翔弘顯幸

編次

之傳也

有電

自我而

女...考...元...高...丁...孔子所作亦曰...

卦而一正一反  
等謂之彖辭及詞

開列取象諸體

正體

馬大畜之乾曰良馬

坤為

巽曰喻



卦變訟云自

鴻字從江從鳥之類

半體

小畜上巽得坎之下半體坎為雨因不成坎又巽為風

體

正

蒙

上之兌故為

體

中虛似離大過中實似坎故頤初曰靈龜取象丁離為龜也大過上曰涉取象于坎為水也

反體

如謙上曰鳴謙反之為豫故初曰鳴豫之初即謙之上也

大過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反之為姤故姤三亦曰臀无膚其

且始之三即夬之四也損五十朋之龜反之為益故

上羽之龜益之二即損之五也

周易目錄

卷一

乾 坤 屯 蒙

小畜 復

有遇六偶有門象故曰于門隨之初前遇六  
故曰出門凡居上為首居下為趾之類

此數條說卦傳不載无據但其中多有巧合僅錄一  
二其餘諸體不一以多冗雜不敢錄入

卷七

困

損 益 夬 姤 萃 夬

卷八

豐 旅 震 艮 漸 歸 妹

巽 兌 渙 節 中 孚 小 過 既 濟

未 濟

卷九

繫 辭 上 七

卷十

周易會通卷之一

繆昌期當時甫閱

熊秉鑑元明甫

程策猷可甫訂

汪邦柱砥之甫

江棟楚餘甫全輯

易論

汪都山曰易字先儒謂日月象也。日月坎離精也。六十四卦皆坎離。則六十四卦皆日月而謂之易也。日中一奇。月中一偶。對待之體也。日常盈。月常缺。日在上。月在下。日有往。月有來。則消息流行。



之。机也。交易變易。義無不具。而造化人事之理。畢於此矣。易之名。不易也。上經首乾坤。天地之大開闢也。自屯蒙以次相承。氣運漸開。世道漸變。至于太否。乃造化一大交會也。自同人大有以次相承。世道升降。賢才進退。至於剝復。理欲消長。事變日煩。至於坎離。又人道一大交會也。首乾坤萬物之大父母。終坎離天地之大索鑰也。下經首咸恒。人倫之有夫婦。六。乾坤也。至損益。人事之有興衰。亦否太也。至震艮。人心之有動靜。六。剝復也。而終于既未。人情之有離合。亦坎離也。上經乃一陰一陽交會之大端。下經乃陰陽一消一息。千變萬化交會之節目。又合上下經觀之。天地父母之尊也。坎離夫婦之別也。震艮兄弟之義也。巽兌姐妹之序也。天尊地卑。君臣之道也。六子用事。六卿分職也。首乾坤。天地闢闢。陰陽各三十畫。至否太者。天地之交。而萬物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交者。一坎離中。昼精氣之相通也。首咸恒。少男少女之相配。長男長女之相守。夫婦之小天地也。陰陽各三十畫。至損益者。少男少女之通氣。長男長女之相薄。乃夫婦之交。而人類之生出無窮焉。其所以交者。既濟未濟。六。中二昼精氣之相通也。三十年為一世。六十年為花甲一周。天運循環。大抵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人事消息。大約机括。六。不過此。而一消一息。如一日之有晝夜。一歲之有寒暑。人事之得失憂患吉凶禍福。其相為代謝。即一晝夜一寒暑可知也。上經父母交。六子不交。至下經始交。上經

乾坤之交居中而六子交于下經前與後者猶父母居室處堂上之正中而六子之夫婦其居室對列于堂下之左右有尊卑自然之法象焉。以一日論則上經猶昼下經猶夜以一歲論則上經猶春夏下經猶秋冬止經之初坎震用事春之象也上經之末離火用事夏之象也下經之初兌澤用事秋之象也下經之末坎水用事冬之象也。上經三十卦共六十卦體而離居六十體之最末下經三十四卦共六十八體而坎居六十八體之最末上經陽體也終之以離者陽極而一陰生也下經陰體也終之以坎者陰極而一陽生也。陽極陰生上經所以轉而為下經陰極陽生下經豈不可復轉而為上經乎。

程敬承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故文王之身首乾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恒坎水也離火也既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洪奩山曰易變易也六十四卦本自伏羲而謂之周易者以夏連山首艮商歸藏首坤自文王更定而係彖周公係爻而後易之用始大孔子十傳皆所以推明贊乎此者耳故別之以周以著代也。

上經

乾   乾下坤上

陸庸成曰乾六爻皆為龍坤合卦乃為馬故乾爻曰六龍坤馬曰地類然則龍馬負圖之說有取於龍馬以其為天數地數即乾之

龍坤之馬也。出于河，天一生水，而地二成之也。蘓子曰：變化而自用者，龍也。馴服而用於人者，馬也。故乾坤象焉。

乾  乾 

乾元亨利貞

純陽至健，故象天而名乾。乾，天道也。君道也。人君而得乾之道焉，則至健而無不通矣。至健而無不正矣。但見才力有餘，足以搃攬振刷，而豁達無礙，當得大通而為元亨。且其元亨者，又皆利在正固，純以精而無偏倚駁雜之累，非徒恃其神謀雄斷，而以意氣用事者也。此健中自然之作用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卦辭俱根健來。元亨者，健足有為也。利貞者，至

非

用其健也。天地間凡柔者不足有為，惟剛健則能有為。况乾又健之至者，凡柔者必邪。惟剛健則無私邪。况乾純陽至健，又正之至者。元亨利貞，是一時事。合下自然元亨，自然利貞。如時說元亨矣。又必利貞，非也。夫不貞何以得元亨乎。主君道言，王道四達，不悖即亨也。王道至正，無私即貞也。孫賓菴曰：元亨即後萬國咸寧之謂。利貞即後時乘六龍之謂。

潘雪松曰：乾健也。天之體以健為用，運行不息，應化無方。此天之自然之理。聖人作易，欲人法天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係以元亨利貞，以贊乾之無所不統。而此四字於六十四卦無所不貫。季彭山曰：凡易中卦爻，所主有重於發揚者，則但言元亨，有重於收斂



者則但言利貞。惟乾則陽剛不已。無一毫陰柔之雜。所謂純粹精者也。故四德渾然相為體用。而其行則由元達亨。復歛利以歸於貞。非若他卦陰陽有偏勝也。唐凝菴曰。乾何以言健也。以元亨利貞言也。四德周流循環。運無停機。自元而貞。固乾之一始終。貞下起元。則始而終。終而始。未有紀極矣。此乾德所為。健也。人君以天德用事。而始終無間。則善體乾為治矣。

六爻合旨

李九我曰。龍陽物也。靈變莫測者也。六爻皆有聖德。故稱龍焉。其有潛見惕躍飛亢之不同者。時使之也。初其夷之清乎。二其尹之任乎。三其周公揖政之時乎。四其舜禹河南陽城之避乎。五其堯舜中天之日乎。上其堯舜遇子之不肖。湯武遇君之不悛乎。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以陽在下。德足潤澤生民。而時尚隱於側。微象龍之潛焉。宜晦處靜。俟勿輕出。以求用也。

程敬承曰。易卦首乾。易爻首乾。初而旁頭。稱一潛字。何也。氣先專翕。心初微隱。潛字中疑。蓄許多變化。聖賢大學問大事功。俱自潛出。耳龍以不見為神。其見惕躍飛神。靈不測。非以初之潛耶。潛之精神不露。故曰勿用。非兀然一無所用也。無用之用。用之所以為妙也。陸庸成曰。勿者我勿之也。毋微露其可用。而使人物色也。勿之精神。孰能窺之。蘇紫溪曰。潛便勿用。不潛便輕用矣。取象

龍不便用。勿用。占。

乾體純剛象龍初始伏於地下象潛

胡雲峯曰乾之初九復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意護微陽也坤之

初六垢也履霜堅冰即女壯之意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

用勿者禁之之辭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者危之之辭

程子曰舜在側陋時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

於大麓時便是躍初地道之始故曰潛三人道之始故曰君子

五天道之始故曰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際出潛離隱之時行且登運龍飛沛澤

寰區如龍見於田霖雨及物也此固盛德大人天下所快觀乎

君民皆宜見之也

重德上利見以其德也陸庸成曰遯世曰潛出世曰見天下有道

則見見猶未得位以時常用出而聽人之用故在田也大人惟九

五二念稱之者與五應故耳利見有行其德之意非徒觀見也

取象初與二俱為地道二在初上故象田陽大陰小九三畫中為

人位九居二故象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權勢過盛豈不稱厲哉然性剛能懼

是君子而能振刷精神憂勤志慮者有終日乾乾雖至夕猶惕

若烏則夙夜匪懈處置自周大臣之責塞矣雖危何咎

九二即之  
大人九  
他日大  
五利見  
且申精  
不言

文惟  
交露  
卦名  
三乃  
人心  
至乾  
即乾  
強不

重剛者龍德之純也不中以時位言居下之上正不中也不必以  
有性之偏說乾惕大臣心存憂懼也乃心體自然如此毫不着力  
若認做慮患避禍便非矣程敬承曰終日乾乾非空自憂懼也終  
竟此日合上乾下乾而健以行之無息不體此乾故曰乾乾乾自  
不已體乾者自不息如下文反復道是也連用二乾字即係詞連  
用二存字大抵禹臯事業皆由心造九三能打起精神如此磨礪  
做出事業自然萬全無失故雖危无咎王註謂九三為動心忍性  
之學而能補過者也王伯厚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勞之道也  
虞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  
取象以六昼言三于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下

乾終而上乾終故曰乾乾居下卦之終有終用  
陸庸成曰六爻不言凶亦不言吉純粹之中雖一象不得也有  
言便有凶對矣故人道備於三四止曰无咎可無天過其惟聖人  
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四以陽居陰本為能疑之人居上之下又處可疑之地是聖  
人時值改命而圖度夫天人去晋之間不敢遽進如龍之或躍  
而猶在淵焉如是而進則順天應人何咎之有  
主授受之聖人言或者不是猶豫狐疑乃審之又審不輕進耳躍  
者飛之漸或則未便起也朱子曰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地淵則通

全會通  
卷一

故天或  
堆而遽  
于淵  
是聖  
行權  
不可  
處

乎上下一躍即飛在天夫既言躍則不復在淵矣猶曰在淵者四  
或躍乃應初在淵而起也潘雪松曰淵龍所宅也在淵故能變化  
飛騰安其身而後動審慎如是故无咎重進一邊 纂言曰見龍  
在田者謂已見而在於田飛龍在天者謂已飛而在於天皆言其  
已然故為已定之決詞而稱龍或躍在淵謂將躍而猶在於淵蓋  
言其將然故為未定之疑詞而稱或 取象已離下體故象躍猶  
在上體之下故象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制禮作樂以  
立臣民之極者澤施普矣如龍飛於天霖雨天下焉德位兼隆

之大人也天下慶風雲之會沐膏澤之恩此其時矣臣民快觀  
不亦宜乎

蘊 曰飛者龍之正行天者龍之正處 以九居五龍德在天  
大人之道亨也見者尊仰之也利者被其澤也 取象六畫之卦  
五為天故象在天三畫之卦五為人故象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極於上是撫盈成履盛滿亢龍之象聖人處此固有道  
矣若不善處而與時俱亢則招損階敗能无悔乎

新說悔字更看得佳時講亢龍就作處極而不知返說非也亢者  
時也聖人寧有亢哉時亢而聖人值焉聖人不能却也然而聖人

是聖  
妙用  
龍既  
思

上至會通

卷一

理也

故必悔

有悔道焉。程敬承曰：六爻始乎潛，終乎亢，而乾道豈遂以亢終。此時有復歸潛之機焉。而其妙在悔。識時通變之術，從有悔得也。陸庸成曰：悔，猶天心之復也。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悔。亢而有悔，龍德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堯禛舜舜禛禹伊周之復政，厥辟皆善處亢也。取象窮高曰亢，陽極居終皆亢象。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乾之六爻皆用九，則剛變為柔矣。是為君者，高明行以巽順果敢出以渾厚，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人見其无也。吉之道也。陽數進於七，而窮於九，窮則變矣。占用其變，故用九。乾六爻皆九。

以在用上爻聽變化時乘龍也

六爻皆變而為陰矣。要玩一用字，本剛而用之以柔，非剛之外別有柔也。只是善用其剛，不以剛為物先耳。无首者，乾以剛健為體，而其用則屈伸變化莫測，其所向乃用之不見其首也。見人見之也。蘇軾溪曰：此兼承六爻言，故不曰龍而曰群龍也。爻者交變之義，龍者變也。之物如以潛龍為首，則一於潛而不能見，如以見龍為首，則一於見而不能潛。其何變化之有。純乾聖人，渾身天道。潛見惕躍飛亢，當其乘其物无少止息。如天道之動靜無端，陰陽无始也。安見有首耶。羣龍未嘗无首，只是見到群龍无首則吉。陸庸成曰：乾剛惟能變，故无復為潛終，則有始非有始也。无終也。乾之四德迭用不已，故貞下起元，非元始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上至會通

卷一

見其首。得无首之說矣。敬仲曰：已私不形，意慮不作，洞然自然，不見其為首也。意慮微作，則為私為己，好剛好進，安得不為首。唐疑菴曰：六龍各極其盛，並不言吉，必至无首方吉，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游廣平曰：乾以純陽，陽極而亢；坤以純陰，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用九，則陽知其險而變，故无首吉；坤用六，則坤知其阻而變，故利永貞。項氏曰：乾主知，故曰見言吉在。見此理也。坤主行，故曰利言利在行此事也。

彖曰：大哉！元之。此贊乾元之大，而及聖人體元之功焉。通章重

元。天地間只一元氣流行，造化統天而生成萬物，聖人御天而生

元字為

成萬民皆元也。當與乾元者始而亨，章參看首節是冒資始即資為性命太和也。統天即統其終始變化也。雲行節元統乎亨，變化節元統乎利，貞亨利貞皆元所統。此元之所以為大也。大明節聖人體元以亨萬民，首出節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此聖人所為善法乾元也。

大明終  
如與見  
群龍元  
自意非

程敬承曰：凡天下有始者，未能為始也。乾惟无首，故无始。惟无始，故能資始。始者終之始也。故曰大明終始，始時也。語六位為時，成語六龍為時，乘時終始，是惟無終無始。此乾道之變化也。各正保合，變化之時。時至利貞，又復為元。而乾之始物者，肇焉。故曰首出，即德无首中出也。聖人體元首物，則終始惟時，變化在我，而

萬國咸寧矣。程傳曰：元大也。在天為始物，在君為首物之德也。大明終始一句，是此章大關鍵。御天首物，非大明者能之乎。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之詞曰：元亨利貞。夫乾，天也。元亨利貞，天生成之德也。自今觀之，大矣哉。乾之元乎，何也？天以生物為心，而元即其生生之心也。故化机一動，而物之生理生氣皆此發端。是萬物資始，元以始也。然此元氣流行，初無間斷。物之由始而終，皆其貫徹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成是元非止為萬物資始，乃統貫天德者也。此乾元所為大也。然乾元之運始，則必亨。當將

亨時雲行雨施，而品植之物與化機相觸而流，形形色色莫可遏也。則乾之亨也。夫天之元亨，固乘時生物矣。聖人者代天而生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元亨乎？彼天道貞下起元，終而復始時焉而已。聖人心通造化，大明此始終之時，則見易理即是天道。六位終於上，始於初者，亦不過以時而成。由是乘此六龍變化之妙運，諸南面張弛閤闢，與時偕行，而天道之終始自我御矣。此王道之行，有以開咸寧之基，即天之資始流形乎萬物也。人之元亨也。

首元氣之始也。即太和之氣載性命而出之者也。元無始就萬物所資以為始，乃見元也。蓋陽氣初動，太和氤氳，萬物資之以兆。

統元  
一天

始。非元去始物也。一始。萬始而生而成。天之發育皆摠於乾元。故曰乃統天。姚承菴曰。天生生不息。而元之初動直貫終始。而不息。是盡天之造化。皆此元之統括也。乃字承資始。來見其始。直貫於終。而終。又為始。故下有終始之說。程敬承曰。元者萬物所資以始也。原自無始。六復無終。春而冬。冬而春。摠是一箇發生之氣。貫通其間。故曰統天。惟資始。乃為統天。惟統天。乃見乾元之大也。

二節乾之亨。即在流形上見。雲行句輕。非以雲行雨施為亨也。蓋萬物資始。乾元之後。內有亨机。迎雲雨之化。而自爾流形耳。流如水之流。有生。生不息之意。流形者。流其形。對氣言。資始時。還是氣到此。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者。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資始曰萬物流形。曰品物始。猶渾淪形。可區別也。

三節聖人之元亨。只在乘龍御天上。時字最重。終始原非兩截。終即始之終。終無其終。始即終之始。始无其始。終始時也。時即天也。天即一元之統也。謂之大明者。貫資始流形。變化各正而言。直會一元之統天。而默契之也。六位即六龍也。折之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摠之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龍。蓋位者一定不可踰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妙其不一者。以應時。則統天者在我。天地之猶有減者。我得以先後而左右之。夫是之謂御天。要知天不外乎時。時乘六龍。即是

大明句  
取重聖  
存此元

天與  
天相

上經會通

卷一

十二



御天。蘓氏曰：有得於時，即有得於易。固非趨時之外而有乘六龍也。有得於易，即有得於天。亦非乘六龍之外而有御天也。洪覺山曰：明者知也。乾知也。御者行也。天行也。然不曰行而曰乘，曰御者，上下進退之時，其幾在我耳。耿開封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如心之御五官。

程敬承曰：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以元之始起於貞，元卒不為首也。由終而始，又由始而終，變化不息，故曰乾道變化，六龍之變化也。此由元亨說到利貞，而貞則還元，是終又復為始矣。所謂終萬物始萬物，此終始之說也。大明終始，非心通變化者孰能之。

直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天道之運，不自元亨止也。通矣而復由變而化，以鼓萬物之入機，由是萬物之資始流形者，莫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焉。蓋元亨時，生機在外，理猶未實，氣亦未滿。至此則華者以實，實者以成，而物之生理截然各足，不相假借，凌奪各正而不偏也。而就此各正中，太和之氣克滿完固，無少欠缺，滲漏渾然保全而凝合也。此皆乾道變化為之，故於此乃見乾之利貞也。夫天之利貞，萬物固咸寧矣。聖人者，代天而成萬民者也。豈無所為利貞乎？蓋聖人當御天時，教養已敷，至此復何為哉？端拱庶物之上，以觀化成而已。如乾道變化而無為也。但見久道化成，萬國之民莫不遂生復性而咸寧矣。此王道之成，有以收御天之

效。即天之各正保合乎萬物也。聖人之利貞也。

乾道節乾道即乾元也。六龍六氣之運乾元乘氣不為氣所乘。故曰乾道變化元亨為變利貞為化自變而化從元亨而利貞也。性命太和共是萬物資始時所受於乾元者。各正保合不可平。大凡萬物之生必具此理而後有以成其形。至于成形質而物之生理全矣。保合太和從各正上來。非兩時事。潘雪松曰各正保合是乾之德能各正物之性命以保合此太和。一元資始之氣。凝聚於形質之中。而返於無迹也。陸庸成曰資始之時理隨氣具。由變而化。氣隨理足。故物之性命各正不偏。便保合太和。太和即資始時一元之氣也。性命原合太和而來。惟各正故保全而復相合也。

乃利貞乃字承各正來。由物乃見乾之利貞也。貞以含元而。又開萬物之始。天地生生不息者。保合太和也。洪覺山曰各正性命以保合太和為資始之端。是天道之利貞所以終於元而始於元者。也。流形變化之交。後坤戰乾勞坎之際。非剛健无息者。不能故復揭乾道言之。而曰乃利貞。各者分辨之意。不相假借也。正者止於其所意。不相侵奪也。保者守護之意。不使漏洩也。合者會聚之意。不使欠虧也。性命以生生之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生生之氣言。而理在其中。但各從所重言耳。二句重太和。邊蓋天地間搃一和之元氣耳。時說以各正屬秋時為利。以保合屬冬時為貞。分作兩時看者。不可從。

鄭氏曰、人物之生、只是一團生氣而理寓焉。此生處即是性。即是天地之氣流行而賦之命。此性命即二五中和之氣。以其網緼所為以漸而變而謂之太和。分之曰性命太和。合之。只是一箇生生之元氣也。

首出節、聖人利貞、在萬國咸寧上、首出庶物、不是兀然无為。是恭已正南面意。乃自還其性命。自復其太和之後。生靜如此也。咸寧則無一民不安。其性命復其太和矣。程敬承曰、首即乾元所謂始也。聖人體元以統天之道治天下。故云庶物之首。首萬物即能終萬物。變變化化。自然物各得所。而咸寧之業成。御天之功畢矣。  
又合首 揚誠齋曰、何大乎乾元也。乾之大者、以元而大也。何謂

元曰是不可言也。其陰陽未形之初乎。肇而一謂之元。故萬物衆矣。資取於此而後始。天大矣。總統於此而後立。性命妙矣。保合於此而後利貞。其變也。新故為無常。其化也。消息為無迹。謂有物耶。雲行雨施。莫見所自来。謂無物耶。品物流形。何為而有是象。莫見其所自来者。其物之始乎。何為而有是象者。其物之終乎。始而終。終而始。始而復始。終而復終。始終變化而未已。此陰陽不測之妙也。大明於終始之道者。非作易之聖人孰與於此。是故體此道以居乾爻之六位。則時行時止。而聖德成。執此道以乘乾之六龍。則時飛時潛。而天位正。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者歟。  
夫一源曰易之道。盡乎乾。乾之道盡於元。元也者。統六龍之道。而

貫乎亨利貞者也。孔子雖分為四德，而元為善之長，則亨利貞皆其支派也。元以長人，則合禮和義，幹事皆長人之一德也。是故元統天者也。萬物資始，此元也。品物流形，此元也。終始一元之終始也。變化一元之變化也。達於元而易無餘蘊矣。苟泥於乃利貞之言而不察其首尾，互相發明之意，遂以流形為亨，各正性命為利，貞以乘六龍為聖人之元，亨則雲行雨施，非變化即物既流形，非正性命即物資始於元，則性命太和在其中矣。流形則各正保合在其中矣。此元之賦於天為命，此元之受於物為性。此元之渾然不相悖害為太和，各正者萬物各具一元也。保合者萬物統會一元也。故利貞即乾之性情，而以美利利天下。一乾始之大也。聖人

作易其示人體元之功乎。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兩象皆天運行不已，何其健也。人心從乾健兩象，原自不已，欲間而息，則失其健耳。惟君子絕無人欲，而全天之本然，則強自我勝而純亦不已，如天行之健矣。

不曰乾而曰健，健即乾也。此君子以聖人言自強，不是工夫，據見成說，自字要分曉。人心惺惺之體，本自強，猶天德之德本自健，自強不息者，如其本然，乾體而已。蓋無欲則心體自然流行，自然不息而同一天行矣。宜一串說，不息者常自強也。

程敬承曰：天之健正於行，處見人之健亦於行。處見君子行此四

元即  
御天  
笑

德始而終終而始乃所謂自強不息也此心有一息不行即非天  
行天行為行則天亦自我御矣要以自體即健體自強乃真強非  
純乾君子孰能之楊止菴曰不息則天有息則人天人之分係  
於一息幾微如此取象自強體乾象不息體重乾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何謂潛龍勿用也言有聖德而側陋在下也故與時俱隱耳  
周用齋曰陽在下也以下以人事言陽氣潛藏以下以天道言蓋  
聖人於乾道合天人而發之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何謂見龍在田也言以聖德而際明時遍及寰區而所施普也

澤物在德九二未得位而德已著聲望顯聞天下咸戴其德施普  
即德溥而化也不可如時講德以位顯云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終日乾乾豈為無益之憂哉大臣有當盡之道正以重復踐行  
之耳

道本無止息體道之精神亦與道常運蓋大臣居高履危全憑此  
心之運量也一說道即乾道也乾道不可一息不行片念稍息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躍在淵則審而後進進必當可何咎之有

上經會通

卷一

加一進字斷其疑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飛龍在天者言以大人之德興起在天子之位所謂乘龍御天萬國咸寧者皆吾身親見之矣

程欽承曰語稱天地曰造化曰大造造者天之為聖之事也聖人居天位行天道所造於天下萬世者大矣故曰大人造也造字內有制作意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龍有悔者蓋處盈責謙時亢而心自盈豈能久乎必有悔矣此即亢也以心言不可久即有悔程欽承曰亢也時所不能違者

處亢之道在不盈耳盈虛迭用易之所以變通而能久也或曰亢盈也知悔故不久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爻何用九哉蓋以陽剛天德固不可無充不可先充則純任剛矣恐缺折而不可為也故皆變而用九也

病在一為字為則有心於剛便純任矣豈知潛見惕躍飛亢雖皆天德之用事然其中自有時乘之妙而非可人為者不時乘而自為主天德便不全矣故揭不可為三字示用九者所當知呂東萊曰乾者萬物之首非有心於首萬物也雖有首而實未嘗為首也蘇紫溪曰天德不可為首以天德本無首也德本渾渾全全也

詠一用  
子便不  
為首矣  
非用  
用九者  
則純身  
天行

引之莫知其始。要之莫知其終。更無可為首也。使天德而可為首。則分六龍為六截。豈成片段。用九者全體。天德如環。無端。聖人之自強不息。不過如此耳。惟不為首。則能屈伸變化。方完天德之妙用耳。楊氏曰。人為資才所使。是為九所用。不能用九。能用九者。中虛無我。何思何慮。是謂本心。是謂天德。意動則為首。則有我。是謂人而非天。

文言全直。潘雪松曰。文言以天之四德屬於人性。而歸之體乾之君子。故結之曰乾元亨利貞。明天人一體。非故一之。欲二焉而不得也。李九我曰。上彖傳以天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天。而以元亨利貞為天之四德。此以人道明乾義。則以乾為君子。而以元亨

皆合  
元德

利貞為君子之四德。首節言四德在入中。節言君子行此四德。末節言行四德者。惟健也。君子即是健。健則所行皆天。而四德能全體不息矣。夫始而具四德。天之未始不為人。終而全四德。人之未始不為天。天人合一。君子所以貴。自強不息歟。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四德。雖有分屬。要以一元為主。元者本來生生大德。萬善之所始也。嘉即善之通。生機發越。物物休暢也。利即善之宜。生理充足。物物各得也。貞即善之成。生機完。物物歸根也。故體仁者德完其所大生。嘉會者禮合其所自始。乾始之利在我。故可以利物資始之脉。於此收藏。即於此培植。故足以幹事。穩之自元而貞復自貞而元。一元生生不已。君子之行四德。亦生生不已。只一體元。

盡之矣

文言一篇有六節皆申彖傳象傳意文什也言舊文也即彖爻詞也乾坤加文言以乾坤之道大耳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文言曰四德運於天矣獨不備於人乎元之在人也為吾心之慈愛未有衆善而理先具既有衆善而理兼該與乾之始物統天者一也非善之長乎亨之在人也為吾心之秩序天理之節文於此備具則人事之儀則胥以萃聚與乾之品物流形者一也非嘉之會乎至於利乃吾心裁制能辨名定分則親疎貴賤各得其安而毫無乖戾矣是即天道之遂物也義之和也至於貞乃吾心靈覺能洞徹理道則事至有主而成始成終皆依之以立矣是即天道之成物也事之幹也是四德在天者未始不在人矣

此元亨利貞當仁禮義智看但不可添出仁禮義智字俱就人性本體說不可涉下節用功意

善之長善字不外四德長兼得之最先統之甚大二意吳因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天地之仁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然後有此身是仁乃吾之命根若禮義智不過與生俱來不若仁為身所自出此謂得之最先惟仁為身心所自出故有生後舉身心所感觸



著見都是此仁流注。人若沒了這一點生理。則四端萬善一齊滅絕。此謂統之甚大。

嘉之會。嘉是美。就善之通處。有許多嘉美也。會是聚集。潘雪松曰。萬善皆嘉德也。惟亨則嘉美於此而會。如朱明之夏。百物休暢。孫頊菴曰。時說都把禮儀威儀品節儀文之著見為嘉之會。竟不知講了三千三百之禮。却不說得吾性中之禮。此嘉之會。惟就性體無文上體認。不可涉外面儀文上。蓋性中有無體之禮。所謂天理之節文具在吾心也。吾心有自然之節文。而體之為齋莊中正。出之為恭敬辭讓。三千三百會聚於此。故曰嘉之會。

我之和。各得其宜之謂義。無所乖戾之謂和。非我而後和。和則義慶。

即是和。蔡虛齋曰。生於和而生於嚴。和自利生也。程敬承曰。利者因物宜物而不過物。即能諧物者也。故曰利乃義之和。以見私利非義。悖義非和也。吳一源曰。人知天地網緼之氣太和。而不知其所以為網緼者。物各付物。截然有定本。嚴肅也。人知天地嚴肅之氣為義。而不知其所以為嚴肅者。各因其分而遂其所宜。本太和也。是故人得天地之利。以為義。義也者。所以利天下。所以和天下。而非所以拂天下也。

事之幹。貞者靜而正也。但此貞字。當智看。若以知明守固說。恐犯下文。王伯厚曰。貞者元之本。貞下起元。是後來生生化化之根。抵人將此實理見得透徹。心有定主。不為是非動搖。隨他萬事萬變。

口說  
九善之  
長則宜  
利貞宜  
根元矣

成始成終。何者不根抵於此。所謂葉落歸根。故曰事之幹。按亨利貞皆善也。使非元為之長。孰為會聚。孰為調和。孰為植幹。信乎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四德在人。能行者鮮。惟君子即仁為體。貫內外而悉元善之渾融。則善之長在我矣。是能愛之分量也。豈不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從性初而完無體之品節。則嘉之會我。得之矣。是經曲之自合也。豈不足以合禮。因物處物。而使物各得其所利。則安生於定分。和生於能均。義之和我。得之矣。自足以和義也。知其正理

此長字  
應前長  
字

而固守之。則持循有地。而應變無窮。事之幹在我矣。自足以幹事也。此君子之盡性也。天道之元亨利貞。其悉體矣。

體仁不是體這箇仁。自家一身都是仁也。程敬承曰。天大德曰生。此生脉即仁體也。君子體仁。渾身都是生机。一體萬體。一生萬生。故足以長人。鄭氏曰。仁原是人體。仁者得其所為人而已。仁原是長長人者。還其所為長而已。一說不以君長言。謂足以出類拔萃也。

合禮  
嘉會  
不佳

嘉會。程敬承曰。嘉之會。性體之本然也。君子於嘉之會。處毫無增減。適符其本然性體。此便是合禮。禮不在嘉。而在嘉之會。處。君子得其所會。則何所不嘉。故曰足以合禮。按時講嘉會。皆指外面

件件做得恰好，非也。蓋外面經緯縱橫做得好，不過禮之散見，而非其會聚也。若會聚處，則在吾性中之亨。所謂無體之禮也。三千三百皆從此而發布者。君子於吾性之會完完全全，莫不嘉美，則秩序之精已葆，任他經曲儀制已合於本來之天則中矣。

物利者宜也。物以人言，利物者辨名定分，使物各得其宜也。利物即義，物而既利，即是和。然義本自和，非是以利和之也。利物得乎義之和耳。汝吉曰：以已制物戾也。裁物適已，屬也。得和義也。美，利物處，須知君子能完吾心之義，而廓然大公，故能因付物而利物也。葉爾瞻曰：禮統天下之同，而衆美咸萃，義辨之異，而衆遠俱調，此致中和之意。

貞固程敬承曰：上言貞者，事之幹，此加一固字，何也？蓋凡事之幹依理以立，理之所在不可搖動，只怕情識用事耳。乾之貞，本自固貞。固者猶云固守，此貞也。天下事千枝萬葉，不離一貞。貞固而根深矣。故足以幹事，謂事以有幹而成也。按造化至冬時，不將實理收斂，疑固則春來之發生不茂。人心不將實理固守，則萬事何所依以立乎？夫貞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四德惟君子能行矣，所以行者由君子。天德之剛極，天下之至健也。否則欲得間之，何以能全體哉？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屬之乾者，此也。

字即  
羅字

此章以人道明乾義故此節直指君子以明經文非以經文証君子也天以元亨利貞生人生物而人得之以為生則何人不具此四德惟君子能全體者以君子之心自強不息也行以心言有流注不息之意非外面行也四德無處不流行此心稍有間斷即歇息矣洪覺山曰乾健也天行也知天行之行則君子之行其至矣行四德就是健不是健了然後行四德

君子  
是仁  
守直  
行健

又總意陸庸成曰分為四德統為一元故論乾之四德者必首元以統天則君子之行總是以行之可知矣苟又有箇健以行仁是元為善長而更有一善為長之長也觀傳中說元便說乾元其旨深乎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自古隱者石隱憤世高隱為名皆非聖也此則以聖德而隱者是故以龍德自守不受易乎世以龍德自晦不求成乎名惟不易乎世必為世所遺矣而有龍德雖遯世无悶也惟不成乎名必為世所訾矣而有龍德雖不見是亦无悶也此豈以隱為高哉其心以為使時可樂則以龍德兼善天下令時可憂則以龍德獨善其身確乎所守之堅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此龍德而隱之事非特尋常隱者而已

在  
卷一  
二十一

以為潛龍也

此六段乃二節中象傳者何謂子曰設為問答此節中陽在下之意龍德是摠綱不易以下句句是龍德而隱之事不易二句只見得隱的意思无悶兩字見得心體實無芥蒂所以能不易不成也樂行三句是隨時變化之意龍德全在此處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不易不成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无悶之心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遠而不

樂行三句是隨時變化之意龍德全在此處程敬承曰龍德而隱惟有龍德故能隱也不易不成謂其無心於必易必成則可謂其有心於逃世逃名則不可无悶之心即可樂可憂之心其憂樂皆為世道也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其心則固非必於憂遠而不

神靈不可測初之隱也亦時行時遠而變化不可知故曰龍德而隱樂行憂遠根无悶來蘓紫溪曰凡人之學問不深而潛者自炫聰明自任見解一切世味一切好名之心馳於胸中得不勝喜失不勝悶此身精神全在外隨時轉動如何不可拔不易乎世者胸中原無世味不成乎名者胸中原无名心無世味則忘進退矣無名心則忘是非矣可行則行而亦可以遠可遠則遠而名可以行吾之胸中原無加損也此之謂不可拔此之謂潛而隱也汝吉曰潛而憂遠與樂行並稱表龍德也龍德天德而人者之成心盡亡也不可拔者乾健之志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



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二有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者也夫曰龍德則靈變不測似別有神奇矣不知聖人所致力者止脩其庸言庸行而已是故言無忽於庸而信焉行無忽於庸而謹焉謹信則吾心之誠存矣且无邪之可閑矣而惺惺之心猶恐未謹未信而閑邪以存誠也即善蓋一世亦且謹信自如若不知存誠者為已至也而不伐焉此所謂龍德也由是以龍德而正當潛躍之中但見普博周遍君民孚化有不

知誰之所為矣此所謂正中也故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蓋

言九二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此所以為大人而為人利見也

此申德施普之意前講猶照舊說以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而下為正中新說更佳程敬承曰此節歸重德上據本文曰龍德曰君德曰德博而化謹信存誠不伐皆語德也其曰正中不過以此別於潛龍耳時說重時誤矣又謂不伐以上為龍德德博以下為正中亦誤矣閑邪存誠非待有邪而後閑也庸信庸謹奇袤已點而入於誠碩誠有信之謹之而不能盡者必閑之益密存之益純乃可還乾始之元而歸性命之正動變而化所自来矣故閑者閑於無可閑而存者存於不待存此至誠無息境界所稱龍德而為大人之利見也

庸字根龍德來二之字不可以二亦字代蓋人知龍德之變化而不知龍德所以變化處只在平常日用之間謹信即誠也不謹信即邪也閑邪即是存誠誠之純粹曰善善之被及曰德不伐是無一毫自足意若說誇張便淺句句要自然意鄭氏曰善蓋一世而不伐忘乎善矣聖人固不自知其善非有心於遜之也聖人以吾之所以謹而信者庸言庸行而已矣原無善也原無可伐也此德之所以為廣博而深厚也而人被其德者亦化焉而不知聖人未嘗以吾之善為能有所及於人人心安能知吾之善一出於聖人而不與之相忘也夫德能使人化此君德也蘓紫溪曰聖人之德則曰龍德聖人之學則曰庸信庸謹此乾所以為易知也世原未嘗損何悶之有善世原未嘗加何伐之有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三君子終日云何謂也子曰君子乾惕豈過慮哉蓋居危疑之地非德業進脩不能勝也故日乾夕惕者正欲德之進業之脩耳德何以進忠信之實心乃所以純天理而日進於高明也業何以修脩省言詞使吾心之誠植立不搖乃所以敦實地而使居於大業也何以實用其功哉蓋德之極至謂之至而幾

即至之微妙也。誠知至之所在，而主忠信，以至之真心實意，必詣極而後已。則心與理會，而凡幾微之妙，皆吾心所默識者，可與極深而研幾也。幾知而德進矣。業之歸宿謂之終，而義即終之散殊也。誠知終之所在，而修詞立誠，以終之躬行實踐，期止是而不迂，則身與理安，而凡當行之理，皆吾身所經歷者，可與豫存而時出也。義存而業修矣。進修如此，安往不宜哉。故居臣民之上，自能履盛滿而知戒，何驕乎。在一人之下，自足當大任而不惧，何憂乎。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以畜進修，則雖危无咎矣。此申反復道之意。君子一句是綱，忠信四句是進脩條件。知止四句是進修實功。居上以下是進修效驗。程敬承曰：日乾夕惕，蓋

是空空憂慮，任大責重處之最難。惟是進德修業，可以免咎。德何以進，忠信其所以也。業何以脩，修詞立誠其所以也。此只論大要耳。忠信工夫全在知至至之內用。修詞立誠工夫全在知終終之內用。至於可與幾而德進矣，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其終日乾乾夕惕，若之精神全注於此。以故德業日盛而已，不有夫何驕。進修日勤而人不忘，夫何憂。提約之存誠之一念，立誠之一事，而以處上下之間，無難矣。雖危何咎。蘓紫溪曰：九三一文，是古人學問大源頭。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俱不出此。進德便是明德，修業便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德非外來，是吾身固有的。業非鑿空，是吾身合做的。世有一種虛



假學問外飾而中漓陰非而陽是豈惟無得且併其固有者失之矣。又有一種虛談的人聽其言論聖賢無以遠過而全無一毫實事。吾儒掀天揭地事功豈可以空言取辦耶。忠信是一片真心全在天理上更無一毫夾雜亦無一念虛設。即心是理有日長而無日消矣。修詞非在片語上用功也不言而躬行既言而預行念念皆實亦事事皆實任他治平事業只是真心做出去而已。知至知終是忠信立誠之功必做到盡頭處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至者天理之至極大學所謂至善終者事理之歸宿孟子所謂終條理知至至之必至之而後為知至也以口耳為知者非真知也。知終終之必終之而後為知終也以見解為知者非真知也。與幾

其知幾之神乎。神天德也存義其天德之化乎。化天道也。

看來理一也得於心為德。至與幾皆德體於身為業。終與義皆業。通節還重德邊以忠信為主業根德末誠即忠信也。孫氏曰天下事皆由心上做起存心不寔未有幹得事成者故有忠信之心心之誠也。然使徒有是心不能實實去幹事則此誠心亦未有安頓成立處。又何事業可居。故必修省言詞只在行事上用功使吾心之誠樹而不搖則行有實功故可以居業。修業居業一意業如屋宇未備則修之既備則居之。程敬承曰誠者成也立誠便做得成做得成便是可據之業不成不可為居也以忠信奠其基址而無以浮華搖之則業完而居安矣。

以忠  
為至  
詞之  
為業  
非

姚承菴曰知至而必至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個忠信。知  
終而必終之。一點實心直貫到底。此方是脩詞立誠。德而曰道  
必造到極致之地。而后可故知至。猶虛也。在實有以至之。夫至極  
處。即真幾微妙處。幾非親履其域者。不可與也。與幾正見其幾至  
耳。業而曰居。必止得歸宿之所。而後可故知終。猶虛也。在實有以  
終之。夫能止歸處。即義理安頓處。義非畢了其事者。不可與存也。  
存義正見其能終耳。吳因之曰。與幾不是知幾。蓋知至之所在  
而至之。則吾心思意念已造到至極田地。而胸中所得幾微妙。  
不可以一象測。不可以擬議窺。此是玄通境界。精義入神光景。德  
豈有既之終。

程敬承曰。終之是完備得十分事。便收拾得十分理。存有時出不  
窮。終身取足之意。因業用居字。故義用存字。時字當味。因時而  
惕。故可及時而進。

乾象天乾六爻。達天矣。達天之學。始非潛不入。中非庸莫依。終非  
乾惕不行。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  
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或云。何謂也。子曰。此聖人相時之心。未可以迹論也。彼  
在田安下。在天安上。皆有常也。九四不安於下。而六不遽上。以  
迹論。似闇奸天位。而為邪者。然其心非為邪也。進為飛退為見。

皆有恒也。九四不安於退而六不遽進以迹論似不安。擲相而離群者然其心非離群也。果何心哉。君子德業交修原不為一身為天下正欲及可上可進之時行此於天下耳。此所以雖无為邪離群之心不暇計其迹也。如是則時迫之而動不待已而起焉。何咎之有。

此申進无咎之意。通節重欲及時三字。上下六句。總是原其心。而字與欲字相應。經緯曰。君子德業達天何動。非幾何幾。非時時。其靡常。徐起而赴之。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者是機會。一日。先不得。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便屬蹉厲。後一日便屬固滯。及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重在不後。一違終是欲進欲上。

本旨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曰飛龍云。何謂也。子曰。欲觀聖人先觀物理。聲之同者。此唱彼和而相應。氣之同者。此感彼應而相求。水性潤下。濕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燃。龍興而致雲。從龍也。虎嘯而風生。風從虎也。感應之理在物。且然况聖人乎。故聖人作而興起於。亦從為之感。臣民爭快覩者亦自然之理也。豈有心於其間哉。六。惟其類而已。試觀動物本乎天。首皆親上。植物本乎地。首皆

親下所以然者以動物得陽氣之多親上者陽從陽之類也植  
物得陰氣之多親下者陰從陰之類也然則聖人中天地而興  
人類之首也萬物尊聖人如天地人類之應也作而觀也又何  
疑哉

此申大人造也之意重聖作物觀句要審二同字一類字同即類  
也正所謂各從其類者同聲六句是起下本乎天三句是足上都  
是無心意

潘雪松曰此廣陳利見之義蓋大人所以為大人者已詳於九二  
閑和而誠德博而化丑之飛龍在天則至誠之變化也物無不從  
其類者萬物感應皆出自然一毫人力不與焉觀之者親之也

聖人作則為萬物造命而精神氣脉與物貫通自足以繫萬物之  
心耳朱子曰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  
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龍虎耳若是真龍虎必生風雲也  
吳氏曰鶴鳴而子和一雞鳴而衆雞應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  
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鉄之母而可以引針同氣  
相求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  
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亢時貴善處也苟時亢而與俱  
亢則尊為天子非不貴也不能長守其貴貴而无位矣首出庶

物非不高也。天下畔之，高而无民矣。賢人在下，非无輔也。不信仁賢，誰其輔之？所以動而有悔也。

此申盈不可久之意。有以二无字乃上九自无看更佳。張幼子曰：无者自无之也。既謂之貴，自是有位，但志滿不能小心，以慎有位。故曰无位，既謂之高，自是有民，但志滿不能虛己以任賢，无無民，既謂之賢人在下位，自是我輔，但志滿不能虛己以任賢，无輔耳，皆无意也。應邦升曰：九五當位宜動，上九不當位不宜動。夫吉此悔吝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順時不動，焉能有悔？爻詞但曰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有悔，言上九非决有悔，緣妄動則悔耳。聖人處此便无悔，只是不動。按貴而无位三句不平。

要者動字方与无字合意

對下二句皆根无位来惟无位故无民无輔也

三四節大旨

龍德而隱，節重德上下也。節重時位上陽氣潛

藏，節重時上要一節深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潛龍勿用，豈德不足哉？時居下而未得位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見龍在田，德施雖普，猶未居君位而大為時用也。

二有君德，豈為時所棄？第時方出，潛尚非正位，故曰時舍非不足於飛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上在會通

終日乾。豈徒憂哉。有志於進修而行所當行之事也。事即進修之事。曰行即天行不息之意。

○或躍在淵自試也

或躍在淵。正審夫天人之際。自試其時之可進而進也。

聖人明進止之義。豈不諒可否而試哉。特以禱受事大。姑試其可耳。重進意是試。其可為非不為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上下進退之宜存乎吾心。非他人能與。故曰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飛龍在天。豈虛位哉。蓋五居上。操三重以出治也。

重居上方。切飛龍在天。語意或曰。龍德在上而天下化之。以德而不以刑政。故上治也。上治猶云盛治。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

以功。皆治之上者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龍有悔。則時當其窮。故有災也。

程敬承曰。窮則變。變則通。災之免也。其惟聖人善處亢者乎。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君之象。元君之德。乾元用九。是體剛而用之以柔。則恩威迭用。天下无不治矣。

用九而曰乾元者。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純是剛健不息。故謂之乾元用九。敬仲曰。非乾元則豈能用

九而不為所用。能用九則隨時而應。各得其所。在初而潛。在二而見。在三而惕。在四而躍。在五而治。在上而不亢。故曰天下治也。元包四德。故舉元以盡君道。程敬承曰元仁德也。乾以元君萬物。故雷霆而濟以雨露。則物生。聖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濟以渾厚。則天下治。揚止菴曰五爻言上治。用九摠六爻言天下治。天下上下六爻之象也。唐疑菴曰此一段所謂六龍時成也。因時曲當。不相假借如此。

潛龍七節全直。按此數節重天之氣運。立說陽氣潛藏。是天道晦冥閉塞之秋。天下文明是世道雍熙太和之候。終日乾乾者。時當進修。故朝乾夕惕。不敢懈也。或躍在淵者。時當改革。故現變。幾不敢輕也。飛龍在天者。乘時撫運。乃天命之歸於有德。亢龍有悔者。與時偕極。乃天命之厭乎滿盈。乃知大道未嘗過元君道。不可過剛。故又曰乾元用九。摠之六爻皆時也。六爻之時。天時也。各當其則而已。故曰乃見天則。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賢人出處。關氣運之盛衰。潛龍勿用。豈獨以在下哉。亦以陽氣潛藏。正天地閉塞之會。而賢人隱遯之時也。

○玩一氣字。以世運言。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見龍在田。雖曰時舍。然天下被德博之化者。已成文明之俗矣。

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德施普者已德及於天下文明者天下被其施普之德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終日乾乾固行事矣然危疑之地時當惕也亦與時偕行耳六爻皆時成也惟處危者時尤加謹故行事一隨乎時不息而進修亦不息也不終日乾乾則與時偕極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或躍在淵固自試矣然天命人心斷乎有歸乾道於此而乃革故不得不審而進也

前云自試如武王觀兵孟津之時此云乃革是戎衣一着之時

一乃字見不敢輕意六位皆道所在位革則道亦革紫溪曰進德修業乘時者也所不得變革也上下進退趁時者也所得變革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飛龍在天而能居上以治下者乃以天德而居天位位乎天德也

潘氏曰龍潛見惕躍皆非本位惟在天乃還本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裂德與位為二者位非天位德非天德位以德居斯為飛龍在天此非無德而據尊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上至會通

卷一

三十六



元龍有悔所以不免於災者蓋元時已極而我與借極故有悔也

時行借行可也時極借極是為不知變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柔適中天道自然之則也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者豈元見而然哉乃有見乎天則耳

用九冠以乾元謂以統天之德而妙用夫九也乾元者其體九者其用體與用合而成六龍之變化即是乘龍御天也則者有限制而不踰意以龍之變化豈其膠於一定不知至無定之中有一定不可易之天則為如當潛當見皆則也不膠於一定而不失一定

之則耳 而以為時中也造化四時之運不過如此故曰乃見天

則 元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之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

登之曰 元而用變正是貞之極而歸之元元之所為終始相因

而元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 蘓子瞻謂天以无首為則也

唐虞卷曰此一段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天則之見正无首之

見也見其无首則交交皆見其為天德亦交交見其為天則矣六

龍之乘因時變化不相膠滯又如此

乾元者合旨 此章總是申明乾元之大與首章大哉乾元相應 惟大故聖人用其道以平天下也前四節是分合以贊乾元申大

則見 元而用變 登之曰 而元首也 首為則也

哉乾元雲行雨施乾道變化三節。後二節是聖人以經體元申大明終始首出庶物二節。天道也。治道也。摠歸元始一脉者也。程敬承曰。此章提起乾元作主。即就乾始而贊其大大故。足以盡天道也。亦足以盡君道御天即統天者之為也。信乎乾元大也。六爻段不重。在天道而因及聖人。不可以四德運於天。具於易體於聖分作三項。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文言復以天道申彖傳之意。以為乾天也。天有元亨利貞。為而乾元者。主萬物之始而亨者也。一陽初動而物自死而有自有而著矣。利貞者。主萬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而物之有者向

無無者含有矣。

不曰元亨而開口便說乾元。則聖人本意。只把乾元為主矣。乾元亨利貞。四德而資始。惟一元。乾元乾始也。惟无始有始。斯亨自阻。過不住。始而亨者也。觀一而字。可見亨物者。元亨之。這一點生意。直貫到底。到利貞時。物自有箇性情。此皆是元始之氣綿延不息。以至於此。故第三節以乾始作主。直承上二節以贊乾元之統天也。始即萬物資始。亨即品物流形。性即各正性命。情即保合太和。生理完足。為性而後來生。不息之机。即此胚胎為情。即性所含之情。舊說謂四德无形難窺。生物有迹易見。善言天者。驗諸物。如此似以物為主。多一轉矣。宜以氣机言。將乾元一直說

不必在物上認  
出四德  
以乾元  
員下更  
立時

下。提之元氣流行始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下又起元。何一息間斷。故而字直貫到性情。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然孰非一元統之彼乾元之始。不惟物之亨者。恒於斯且能以嘉美之利天下。而物各得宜。不相凌奪。物之利也。恒於斯。又能藏利物之用於無言。而神功歛寂。人莫能窺物之貞也。恒於斯。乾元之功用如此。不其大矣哉。

上二節說得元統四德之意已了了。故此承而贊之。更不費力。只看上文贊他便是乾始天之元也。已包亨字。利天下是使物各得其性。各得其形。利也。乾始之遠也。不言是自成其性。自成其形。而莫知其所以然也。乾始之成也。要者能以二字。據本義則把

辭不言句妙

四德逐句分貼。若據程傳。則曰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所不利也。指名也。如此則始亨性情俱包在美利一句內。甚渾融。紀聞曰。止言利不言所利。其利大而不容指一事也。說言利便有利有不利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然元之大孰非乾之大也。大哉乾乎。何以見其大也。專言其體則元始亨通利遂貞成專一不撓。何其剛也。兼言其用則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迭運不息。何其健也。自其行之也。元亨利貞不愆其序。見其中矣。自其立之也。元亨利貞各一其氣。見其正

元字承上不作一層是

矣且剛健極其剛健不雜陰柔而純焉中正極其中正不雜惡而粹焉且純者又純乎其純粹者又粹乎其粹超聲臭之表有非名言能盡者若是其精也至於精則所謂始亨性情者其化不可測所謂一元之運者其神不可知此乾所為大也  
前言乾元乾始摠是一箇乾此即承上大矣哉而贊之但乾德之妙非一言形容得盡故著剛健中正等字不必推高一層以上為四德統於元此為統於乾蓋元即乾乾即元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正以元之運而元端統天德而始終也孫奭卷曰剛健等字只是就他氣机運動而為元亨利貞處細細想像出來剛就體段說如春夏便生長秋冬便收藏一毫過他不住何剛也健就功用說如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年年運行不息何健也中是元亨利貞之運行均適而不偏勝如春夏秋冬各三箇月是也正是元亨利貞之立位分明而不相混如春只管生物夏只管長物是也純是純一不雜如元之時純是一段始物之氣用事亨之時純是一段生物之氣用事至利貞莫不然更無一毫陰柔雜焉粹是粹美無惡如元本冲和之氣始物矣至亨利貞皆極其冲和之美更無一毫邪惡雜焉精者元始亨通利遂貞成皆維天之命至微至妙上天之載無聲无臭有不可以粗迹形容者取義乾陽故剛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語乾之大而至於精更無復可言矣。聖人寧無以發之哉。蓋天道不外乎時而說天莫辨於易。惟夫六爻發揮而潛見揚耀。飛亢變動往來則凡元亨利貞為流行之情。剛健中正為統體之情。悉曲盡於時成中矣。然則聖人法乾為治。寧外此哉。於焉乘六龍之變化。運諸南面。隨時變易。天道自我御矣。由是政教洋溢而與天之雲行雨施者同其仁。天下以養以教者各得美利。各足性情而平矣。夫乘龍御天即元之貫四德而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也。雲行雨施即元之始而亨也。天下平即萬物含元。各足性情美利不言之化也。天道聖人一元盡之矣。

此二節六爻節輕如六位時成。則承上起下也。重時乘句此皆元

聖人休  
元處全  
在乘龍

仁貫徹其間亦猶乾始統天之妙也。此聖人之治所為純粹以精也。程敬承曰語乾元之大而摠歸一精。故不容名言。惟聖人以乾六爻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無餘矣。何者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惟此六龍足以闡乾之精。惟時乘此六龍足以御天之道。時之變化即精之妙。用妙用在我。萬化歸元即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矣。不必拘以時乘雨施屬元亨。以天下平屬利貞。自始至終只是起初一點德意流注。默令人遂生若性而元氣太和。盎然於宇宙間。豈不是蕩平乎。情是乾之情。微言之則精。顯言之則情也。情而曰旁通六爻足以貫萬變矣。一卦足以周萬用矣。乘龍御天即此發揮旁通者通之。

一經會通

卷二

四十一

乎天下也。以乾之情通之乎天。行雨施也。行之施之時之乘也。六龍之妙用四德之幹旋也。此便是生意之流通。此便是美利之各足。利貞性情不即在始亨範圍中耶。故乘龍御天而天下平。惟體元者能之。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文言復申六爻之義。以為德業常相頌也。君子德已成矣。以措於行。則不日之間。可見功業之成也。今初曰龍非成德乎。宜日可見之行者。乃曰勿用。何哉。以初九時方潛耳。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機會未逢。故行而未成。事業未發。是以君子弗用也。

重隱而未見。句。惟成德者能為用。亦惟成德者能為弗用。初非德不足。阻於時也。以時而潛。則非有意長往者。易爻至五為行成之地。行而未成。事業未著也。時當潛而事業未著。以舜之側微當之。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何以為成德之大人哉。亦由學以成之耳。理有萬殊。非學罔聚。則多聞多見。博以聚之。合之盡其大也。聚則混淆。非問罔辨。則廣詢博訪。問以辨之。析之極其精也。辨明矣。豈遽會於心乎。則優游以俟其化。而居之貴寬。居矣。可弗體於身乎。則純篤。

五重  
行仁  
是德  
行方  
貴故  
仁  
君德

以踐其理而行之貴仁然後德成而大人之名成焉易曰云云  
蓋言九二未居君位而已備君德所以為大人而人利見之也  
就聖學言釋九二為大人也曰大人則備君德矣君德蓋以學問  
寬仁而成者庸言之信至不伐是德也此則其德所由成也程  
敬承曰此言君德與龍德正中節何所分別蓋前節曰信曰謹曰  
誠在心體上言其所謂誠即仁也然聖人雖是性天德亦豈能廢  
學問不事故此又從學聚問辨說到寬居仁行裏面來此精一宗  
旨博約全功也始之學問皆為求仁設至仁行而其心純焉即誠  
也是學之成也仁是心無私欲行只是此理流行無間仁行即天  
行也心之全德生不窮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也德必至體仁  
而後德斯成故君子體仁足以長入仁以行之便是君德

周用齋曰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有自強不息之意乾道也故以直  
內義以方外有收斂慎密之意坤道也其皆德所由成乎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必日乾夕惕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懼之資處不中  
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上時當懼也  
故乾因其時而惕以勝上下之任所以雖危无咎也九四  
必或躍在淵而後无咎何也蓋以重剛能疑之資處不中之位

上不在天則元后未陟非定於為君也下不在田則脫迹百僚非定於為臣也中不在人則德崇業廣非定於進修也此正改革之際故上不遽上進不遽進或之也或之者正審夫天人之去留而疑之也故无咎

乾卦以乾重乾三四在重卦之間故曰重剛是德至健也有能懼能疑之資也不中以時位言上不在天數句正所以不中也時位之可懼可疑者也胡雲峰曰下乾以二為中三則重剛而過乎中上乾以五為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無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九不在天不在田與三同而曰中不在人非謂人事已盡可以德天正見天人交際之會進亦不可輕時亦不可失也或以迹言疑以心言疑即審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九五之大人為人所利見者豈獨位哉以德為耳蓋德莫大於天地而天地之德本諸乾元日月所以明而不晦四時所以序而不惑鬼神所以吉凶而不爽皆資乾元以為之者大人既全體乾元則與天地合德矣惟合德則見徹萬形日月合明為閤闢互用與四時合序為彰瘁得宜與鬼神合吉凶為此皆在合

合德根  
於乾元  
未極是



德中自然得之非待擬之而後合也。以之御天或先天以開人天不能違乎大人也。或後天以立政則大人亦惟奉若天道而已。何也。我得其所以統天者則天固不出我之範圍。何先後之有間也。是天且弗違矣。况於人者。天之所主。况於鬼神者。天之所運。且得而違之乎。以之理幽而鬼神其依以之治明而物各從類。固大人之餘事耳。何疑於利見耶。

舊說以合德四句論聖德。先天二句論制作。看來宜以合德句為主。潘雪松曰。德合天地合乾坤之元德也。明合日月序合四時吉凶合鬼神乾道之變化也。皆大人上治之功如此。存之為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為天道。故曰後天。總在上四句都包有了。下面抽出重在弗違上去耳。非合德之外又有先天後天之功也。吳因之

先天即

曰。先天後天。總是一件。只要狀他橫行直撞與天為一。故分先後形容之。如堯舜禪受湯武放伐。分四時別五常。制禮作樂。網罟舟車。一切開先創造者。總在天地間未有之事。然畢竟是天地間原有之理。以其創乎事所未有。則曰先天。以其本乎理所原有。則曰後天。摠見得大人渾身是天。登之曰有開必先。先天之學也。妙用皆在後天奉時中。楊止菴曰。舊以先天為意之所為。然總有意便是後天。程子曰。聖人心通天地之先。而用必後天。事起天地之後。而智必先天。先天者後天之體。後天者先天之用也。二之則非。惟見天則者。能一之。天下有道。庶人不議。天下有道。其鬼不



神大人握先天之柄。故莫之遠也。况於人言制作當乎人心。不必說利見况於鬼神言。屈伸往來變化生成之理。舉不出大人範圍中。不可說卜筮恊從。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亢龍有悔。何言乎亢也。身有進退位。有存亡物。有得喪。亢備惟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失所以處之之正。所以動而有悔也。求其善處而不至於悔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極必退。存極必亡。理勢之必然也。聖人知之而處以道。非先時警戒。則隨時變通。若此者。眾人昧之不知。賢人知之未盡。惟聖人之德誠精而明。則能燭道員而神。則善處故亢而無悔也。

吳因之曰。進退存亡得喪相因。此必然之理所易明。彼以亢致悔。往有絕人才智。何故獨不明此。只為他欲進欲存欲得之心。勝故只見這一邊。不見那一邊。聖人胸中無物。原不曾留念進存得之心。故這一邊障蔽他。不得原不曾有窺避退亡失之心。故那一邊如燭照計數。語云。身在塵中不見塵。此語最有味。知進退存亡。不是在進退存亡上。看出來。不失其正。不是在進退存亡上。處得來。聖人自是大綱畧成。天地間只有一箇消息。盈虛道理。天地之闔闔。日月四時之禪代。鬼神之屈伸。世事之進退存亡。總是此理。聖人一身。渾是造化。自作止語默之間。以至出處行藏之際。那

聖人即  
始大明  
時成

上全會通

卷一

四十五

一件不是陰陽消息盈虛之理流行變化于其身而善處進退存亡者自在中耳。此事從天下看聖人處得妙。遂以為神化莫測在聖人直如家常茶飯不足異也。搃之胸中不着利害兩字。只在天理上起念。天理未有終亢者。所以能燭照計數。隨時負轉。而善處於進退之間也。蘓紫溪曰。衆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人。聖人之制進退存亡也。以天。天有盈虛。况於人乎。知進知退。聖人之胸中原無進退也。知存知亡。聖人之胸中原無存亡也。靈覺所照。何所不知。中本自得。何所於失。故曰不失其正。歸於不失。天道之正而已。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始於元。終於貞。二曰仁以行之。乾道之始也。上曰不失其正。乾道之終也。至謂乾元用九則貞元之妙。如環無端矣。張幼於曰。潛言君子者。再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亢言聖人者。再必聖人而後不至於亢也。不言得喪者。知進退存亡則無得喪矣。

坤  坤下  坤上

○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純陰至順。故象地而名坤。夫坤地道也。亦臣道也。又臣而得地之道。為則順。而無碍。可得元亨。且所為元亨者。利於常守此順。如牝馬之貞。為。何言乎牝馬之貞也。論陰之分量。則居先非順。而居後為順。主義非順。而主利為順。往東北非順。而西南為順。

有泛說  
不指臣  
道言者

故君子而有攸往也。如以身而事君，歟先以倡謀，則迷而闇於臣道。惟居後則王事無成於臣道，有得焉，主於斷制則非臣之所主。惟主利則順以從君，乃臣所當主焉。如以人而事君，歟往西南而柔順是借，則同道相濟而得朋矣。往東北而剛暴是與，則異類相悖而喪朋矣。此皆臣道之貞也。君子能安之不變焉，則可以得元亨而吉矣。

坤順也。通節俱重順字。順者順乎陽也。以臣道言，順則無礙，故曰元亨。元亨亦據順之分量得為者言。與乾无所不元亨異。牝馬之貞不必入健字，只是守此順不變，即貞也。君子以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之貞，先後不以一事首末言，只是任已先物則致迷，居後從人則不失主利。字乃順利之利，順其自然，而無造作之謂對。斷制者非財利也。西南二句看二朋字，以朋類言，安守而不變也。安貞即利牝馬之貞也。此句摠上文而言。

朱子曰：坤減乾之半，故就前後言沒了前一邊，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胡雲峰曰：乾言利貞，則無所不利矣。坤言利牝馬之貞，如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下文曰：後得曰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喪朋，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坤但得乾之半，故乾無不利，而坤有利有不利。

看來坤配乾者也。故亦有元亨利貞四德，但其四德即乾之德。柔順以承之而有終耳，亦合下便是至順則無不通，至順則無不正。

一說照  
象元亨  
以地道  
言君子  
以下指  
入法坤  
之德言

而時說以牝馬之貞作戒詞者似非其作戒詞者謂坤又於君子  
以下重言貞也豈知君體元故乾重元臣調元而無成代終故坤  
重貞也陸庸成曰元亨利貞雖乾坤有同德然乾重元以元為統  
坤重貞以貞為安故乾之文言由元者善之長說起坤之文言由  
至柔至靜貞字說起何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然乾元始物而  
無其始故用九曰無首坤貞成物而有其終故用六曰永貞坤之  
元皆是乾之元故曰順承天曰承天而時行然坤之貞亦非坤自  
為貞故曰以太終曰無成而代有終

取象 陰有牝象乾為馬坤為牛從乾而稱之故曰牝馬 龍變  
化而自用者也馬馴服而用於人者也為人用而又牝馬順之至  
也順之至即健也故曰牝馬之貞 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

後天卦位巽離坤兌居西南乾坎艮震居東北坤道行於西南則  
陰與陰為朋故曰得朋行於東北則陽非陰之朋故曰喪朋

彖曰全旨

全章以地道明坤義在柔順利貞截上言坤之德下

言君子法坤之德乾以天道言而配以聖人坤以地道言而應以  
君子此乾道坤道之別 程敬承曰坤元之至全在乃順承天一  
句德合无疆即從順處合也德惟順故厚 故能載守此順德而  
不變曰貞攸行 此順也先迷失此順也惟後則順惟往西南而  
不往東北則順者一於從陽之謂坤德惟順故能厚載而配天  
君子惟順故能安貞而應地此一章大槩也 鄭孩如曰資生者

元也。而曰乃順承天。順承其氣而行之。連亨利貞俱串了。含弘者利貞也。以含弘而為光大。則由貞起元。而馴至元亨地位也。摠之順承一乾之氣。自始至終。有常而不息者耳。故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非專言利貞也。乃由柔順之德。始物亨。物而底於利貞者也。乾主於元。坤主於貞。君尊臣卑之分也。故下文應地无疆。獨以安貞為言。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大哉乾元。固資始統天矣。坤之元。雖未如天。然就其分量。殆至極而無以加者乎。當萬物資始。不過有氣之始。尚未有形也。惟地之元氣發育。則形者始形。而物生肇端。用不資於是矣。然所以生之者。坤未嘗自為也。天惟陽氣一施。坤特順承以生耳。非別為一氣也。坤元之至順如此。斯以為至乎。何以見坤之亨也。天之亨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德无疆矣。而坤德之厚。比物之資。始於乾者。悉囿於負荷之內。其德亦无疆焉。但見人生之時。化机之含蓄甚弘。而物生意無不包括。由是發露於外。而所光者。大盡物物生意。無不顯出焉。而品植之物。莫不暢茂而亨通矣。夫含弘光大。可以觀厚德焉。合於乾之雲行雨施也。品物咸亨。可以觀載物焉。合於乾之品物流形也。此之謂德合無疆也。其坤之亨乎。

天地原  
自合德  
故既云  
順承天  
又云德  
合无種  
見坤之  
配乾相  
須為用  
也

既在上  
二句認  
出含字

首節造化原無兩箇元也。天地間萬物生成只是一元之氣。坤元特是後乾元一截耳。玩一至字已見他由元亨直到利貞極處。朱子曰：萬物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初然氣机方動，便是乾元。萬物得之有生意，便是資始。氣動處施及於物，便是坤元。萬物得之有朕兆，便是資生。非乾既資始，坤方去資生也。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而坤順之耳。二節厚與順非有二也。厚即順所積也。張氏曰：提順字於坤元元統四德，則四德摠歸於一順。是順非淺薄之德。實配乾而同其悠久者。故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此其所含，可謂弘矣。惟含弘故光大而品物隨之以咸亨。宜串說咸字從大字來。正萬物繁齊相見時候。程敬承曰：乾元統天，本无疆也。坤之德何以能與之相合為用，蓋乾坤共一元。乾之所始，即承之以生。實與乾同運並行以成化而無界限。故曰德合无疆，何以見其厚也。彼資生時所承天以付於物者，渾淪磅礴，無減乾元之初故也。含弘光大四字，正形容厚德之妙。坤虛而受其含弘，坤美而章其光大，而資生之品物於是乎咸亨。亨者通也。通於外，未有不充於內者也。故含弘先為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其吐納之中。不謂之厚德而何。陸庸成曰：坤以藏之，不獨利貞時可見。即元亨之至於藏，故元獨醞釀之也。至咸亨處，盡發越矣。而正見其厚，必曰含弘曰含萬物，蓋其厚德所藏，非發越能盡也。若乾則主施而已。故曰雲行雨施。

取義各爻一陰有順象六爻皆陰有孚象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之利貞而曰牝馬何取哉蓋馬而曰牝陰物也乃地之類而性順矣然行地致遠又无疆焉是順而未始不健矣而坤之柔順利貞象之守無為之職順承天施固柔順也而順天者直至遂物成物各正保合而後已何利貞乎所謂順而健也牝馬之貞所由取也君子見坤之貞即吾人之貞也不徒體其順而行之不拂且體其健而守之不渝而坤之柔順而利貞者惟君子攸行之矣攸行何如陽以居先為道坤而居先則失坤之道宜其迷也陰以居後為常坤而居後則得坤之常宜其得也此攸行者所必居後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者西南陰方乃其類也東北陽方非其類也陰從陰類固得朋矣苟知東北之非類轉而與柔順同事不終有得朋之慶乎此攸行者所以往西南也此皆貞也知後與西南之為貞而安之則有得常得朋之吉矣不可應地之无疆乎蓋柔順利貞地之无疆也惟君子安貞則安與地同順矣貞與地同健矣无疆之德地固上配於天君子亦下配於地矣所謂君子攸行者如此

牝馬節重柔順利貞句地類二句引起之詞總是順而健意柔順利貞亦順而健也要着攸行時說重貞邊君子攸行法坤貞以行

行地之即  
健字  
意仕行



故健也

也。乾之君子行此四德。坤之君子止曰安貞。至於應地无疆則貞同於坤矣。

先迷二節。根攸行來。發明君子之柔順利貞以見利牝馬之貞。看卿曰先迷後得。先之迷失柔順利貞之道也。後之得。柔順利貞之道也。非君子豈能審於先後之分耶。曰東南得朋。西北喪朋。一得一喪。皆柔順利貞之則也。故乃終有慶。非君子豈能審於得喪之間耶。凡此皆安於牝馬之貞而吉。所以應地无疆也。地以其順而應天之无疆。君子以其順而應地之无疆。歸於天道之无疆而已矣。唐凝菴曰。乾本統天。故體乾之君子可先可後。坤本承天。故體坤之君子但可後不可先也。天言御若天不能為主而君

為君子本於坤之承天也。地言應若地自為地而君子自法之。

鄭孩如曰。人君法天當法其元。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人臣法地當法其貞。故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之形勢高下相因。至順極厚。坤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地。非厚無以載物。德非厚何以載民。於是擴民胞物與之量。弘深仁厚澤之施。於以載物而使之遂。生復性亦猶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咸亨矣。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程敬承曰。地之厚德惟含弘。

君子之厚德亦惟含弘。生意滿腔。靡不翕聚。靡不包納。其載物无疆。與地何異。陸庸成曰。地勢非厚德。乃厚德之形也。東西南北無喪無得。混一之規模也。博厚配地。君子之心極乎。

六爻合首

蕪荻溪曰。乾健也。坤順也。夫健非過於有為之謂也。

為其所當為也。順非一無所為之謂也。為而無所作為也。健而不拂。則健亦順也。順而不弛。則順亦健也。古君子之事君也。如地之承天也。載物在君而已。無名。事業在君而已。無功。寧含其章而不敢專。天下之成。寧括其囊而不敢傲。天下之譽。時而處後。時而亡。明固順也。時而正直。時而執方。亦順也。矜伐可克。而遠不忘弼。几可挹而誼。不忘規。茲其為坤道之純乎。至於貞為而永。大為而終。則順亦健矣。坤亦乾矣。引之於前而莫知其首。推之於後而莫睹其終。茲其三極之至妙者乎。

程敬承曰。坤雖減乾之半。然想牝馬之貞意思。他量已量人。錙銖不爽。一切好勝客氣。終始一毫不起。如這事未槩到我。做憑他滿眼風波。按定不動。若論自家分量。上便會趨時如赴也。決不挫過了機會。除了純陽至健。旋乾轉坤手段。就是他了。天地間也只有這兩樣異人。

初六履霜堅冰至

初六一陰始生。是小人用事之始也。夫一小人進其端。雖微其勢必至於黨。與極盛陵君子而禍國家矣。如履霜而堅冰必至。

一經會通 卷一 五十四

也可不防其微哉

重謹初意履霜者防龍戰之漸。龍戰者成堅冰之禍。取象履即

初象曰霜曰冰皆陰象履霜象初堅冰象上六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六履霜而又曰堅冰者其初不過陰氣之始疑耳豈一旦為

堅冰哉惟馴致其陰道之盛所以至堅冰也然則一小人進而

衆小人俱進皆君子馴致之耳使防之早國家豈受其禍哉

張雨若曰象只提履霜堅冰四字下三句只是什他意思重始字

戒於初也其道與上六同以理勢言馴有狎順意古今只為一馴

字壞了許大宇宙爻曰堅冰至慮其終也傳曰至堅冰防其始也

至危之辭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二柔順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而廓然大公無

邪曲之私外方而物來順應有至當之矩且又極其盛大而无

念不直無事不方此二之德所以无不利也豈有待於習哉吾

知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一出於自然而已何學習而

後利

直者心之本體方之溼也方者心之妙用直之發也大者心體之

渾全直方之極也利就是直方大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

為而為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一說單以直字為主人之生也

上經會通 卷一 五十五

陰柔取  
易滿人  
利致字  
中妙要  
防微

直以方  
以直  
以直

直其本性也。直則施為舉錯自无不方。直方則大不習无不利矣。是一串語。象曰直以方。看一以字當以方字屬動。惟內直故動於外者方也。唐疑菴曰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无疆則與乾並其大。惟以乾之德為德故不習无不利。坤以簡能也。與乾之利天下不言所利同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之直方亦惟動而即直以方耳。有不動則任其自然之性而舉念即直舉事即方也。此正不習无不利也。儼然地道之純矣。吾見天光發於涵養之餘德輝著於踐履之熟全體呈露大用顯行矣。其道不亦光大乎。

直如  
直出  
則方  
方故  
大而  
化習  
化習  
地道  
萬物  
而含  
化光

動而即直以方正是。不習无不利處。正是得坤道之純處。故曰地道光。字應動字。程敬承曰六二得坤道之純故直指其道為地道无不利。字即孟子以利為本利字意謂自然而直。自然而方無矯揉也。習則有利有不利。不習便无不利。夫无不利者坤之所以合乾而君子之所以應地也。地道光大六二純乎坤道則大而光矣。光者思為不擾性體獨呈之謂。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人臣之能代君終事者固在於才亦無樂乎以才自見也。六三以陰含陽是華歆素具而深自韜晦。此非臣道之貞可守為常者乎。然居下之上則責任難辭而王事有屬故或以此章美時。

通節一  
即在无  
成有終  
處見

出而達大事亦不過以無敢專成者輝煌帝治而代之有終耳  
時說有以上段作士之窮下段作臣之達者非也上下俱以臣道  
言重含章二字无成即含也有終即章也含章便有无成意含章  
即是可貞或者時至而自戩也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无成有終重  
无成上有終特帶言耳陸氏曰非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无成  
即於有終處見之其不敢專成者正其代君以終事而不為始也  
是即安於后得主利之貞者歟

蘓紫溪曰人臣非無才智之患而才智太過則露才揚已天下國  
家之事未免漫為而嘗試如之何其可以為貞乎惟有章而含之  
無智名無勇功恂以不能言斷其無他技臣道之正也无成  
有終正是含章君得而臣和君先而臣後臣之章皆君之章也至  
何功之有焉取象章從含取含從陰取无成從以陰承陽取有  
終從下卦之終取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含章可貞豈終隱不發哉正欲俟時而發也及其以時出而從  
王事能无成有終者由其章美素具智識光大真知分不可越  
而職不可不盡也

爻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此恐人悞認可  
貞為韜晦故以時發二字表之吳因之曰尋常人欲含晦者多  
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盖不曾去根

發而以  
時止是  
善含

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總有一功一善。便無安着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故惟知光大。故能含晦光。謂見得明大。謂見得大。程敬承曰。彖言含弘。故光大。象言光大。故含章。互相發明。總之。重含意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四重陰不中。短於才。墮是大臣過於謹密。不輕有為者也。象為括囊。如是則安分自守。雖無敗事之夫。亦无勳名之著。无咎亦无譽矣。

括囊非專在言語上。以默為主。一切經綸。俱韜藏不露也。是主靜之至也。凡動俱有利害。故咎譽半焉。此則出乎利害之外。咎譽兩無所涉。大抵世人因好譽。故輕動。以致咎耳。

不可以无譽者。得不好。无譽正是好處。所以无咎者。以此譽也。

程敬承曰。君子處亂世。不可有咎。亦不可有譽。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譽而殺其軀也。抑不獨亂世然也。乾初六曰。不成乎名。者人之所競。亦人之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大都君子不樂居其名。胡氏曰。三含章。四括囊。皆以韜晦不露為義。然含則有時可發。括則無時而出矣。取象陰虛體。有囊象。重陰結閉。有括囊象。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无咎。无咎則不害矣。然以慎而不害也。此所以括囊也。

從此无譽

諸氏曰慎不害言其无失也不言其有得也得則譽矣

○六五黃裳元吉

五居上之中而以陰居尊是精一執中之德積於中而溫良樂易之德著於外以中德而暢於四肢則徽柔發於事業則渾厚黃裳之象而極治之道也何元吉如之

凡易稱八吉皆始得終得吉  
蘓軾溪曰此當依文言解黃所謂黃中通理也大中之德積於中也裳所謂正位居體也大順之治彰於外也有以中順俱就治講文在中俱就心講亦可從但與文言之旨似悖黃中色中德所發自是謙卑遜順故曰裳以黃為裳猶言以中為順是居中處下之意耳取象天玄而地黃原是坤德上衣而下裳原是

坤體象曰文在中坤為文五居中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元吉者蓋順者致治之迹其文雖著於外而中者運治之精其文則涵於中也王道本乎天德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文在中即美在其中意言中固所以為順也三五皆陰麗於陽故稱美焉然三曰舍章五曰文在中此之謂闇然之章不顯之文甚矣聖人之不貴文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為理也上六陰盛之極則亦不顧名分而與之爭矣為龍戰於野之象夫勢在則陽固不能自全而理在

則陰亦不能獨勝又為其血玄黃之象小人志何利於抗君子

玩文言  
撫于元  
陽二句  
則龍宜  
指陽言

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微於陰故與陰俱稱人上講依舊說而新說更佳謂陰盛之極陽所不堪非陰與陽戰乃陽不肯讓陰而與之戰也野戰言非常度也畢竟陽為主陰為客然陰雖盛豈能獨傷陽哉兩敗俱傷而玄黃莫辨矣胡雲峯曰坤陰卦也臣道也六三曰王亦不有君也上六曰龍亦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與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也堅冰者防龍戰之禍於其始龍戰者著堅冰之戒於其終也取象龍陽象上有郊野象血陰象玄黃乾坤象

考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陰本非陽敵敢於戰何哉蓋由君子不能防小人於微使陰道至於窮極而然也若當始疑而早制之安有今日之禍哉此與初之堅冰相應二道同上六已窮之道即初六馴致之道其積陰非一日也見禍始於微而成於著卦終陰極陽生陰陽交必戰其戰在龍則坤終而乾又始矣朱穆所謂陽道將盛而陰道負也程敬承曰亢龍曰窮龍戰亦曰窮則必變故乾用九坤用六取其變也變者窮之通也

用六利永貞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人臣之正道也坤之陰柔若不足於守者



今六爻皆用六則變而為陽能永貞矣是其宅心制行確守忠貞之節持之久而不變也

此用六與乾用九同乾以君道言此以臣道言故高明者易亢惟无首則吉沉潛者易弛惟永貞為利永貞非順之外更有健只是常守此順即所謂利牝馬之貞也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定分也陰小似不能固守今用六而能永貞則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无別是能以大終也

大終即是永貞非始小終大之說坤以代終者也乾以大始而此以大終不失乃順承天之意

程沙隨曰乾以元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本所以大終乾主元終始故曰用九又曰不可為首重元也坤用六永貞又曰大終重貞也貞下起元即大矣此大終所為發也程啟承曰陽之極不為首是无首也陰之極以大終是无終也此見天下未嘗一日無陽陰極之終復為陽之始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用固如此

文言全旨

胡雲峰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通章總是一意不必拘定首釋貞次

二至

卷一

六十一

釋利又次釋亨末釋元也。以柔靜剛方貫居後而含萬物即柔靜也。有常而化光即剛方也。末以順贊之順非一無所為之謂承天而行無為而無不為乃為順也。此之謂坤道。程敬承曰此章總是贊坤道之順以承天耳。至柔至靜其本體也。承乾而動氣至即發剛只是柔之剛。乃見柔之至承乾之施隨物各賦方只是靜之方。乃見靜之至。惟至柔至靜也。則后而不先為道之常。翁而能含為化之光。要以乾先而坤特代之終。其后得也。順也。乾施而坤因作之成。其化光也亦順也。然則坤道其順乎。其承天而時行乎。於時行見其剛方於承天以行見其至柔而剛至靜而方。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利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文言復以地道明坤義以申彖傳之意曰坤地也而元亨利貞則坤所以成萬物也。以牝馬之貞言之當其歸根復命時退然無為不任知始之權固至柔矣。然代天有終沛然莫禦動未嘗不剛焉。寂然無事不見造作之迹固至靜矣。然賦形有定確然不移德未嘗不方焉。夫至柔至靜順也而動剛德方則順而健矣。此坤之貞也。由貞而遯其利則見夫乾以美利天下矣。坤則佐之居後為得而主利天下之物者亘萬古而有常焉。又由利而遯其亨則見夫乾以雲雨流形品物矣。坤則佐之含萬物生意而宣洩其化者又光明而莫掩焉。然則坤之道其

順矣乎。蓋先天以有為後天而不為，皆非順也。坤則天有所始，坤即承之以生，不先時有為，亦不後時不為，斯固坤之元直貫於亨利貞而無間也。總之一順矣。

有動字與

首節就成物時說，動非動關之動，氣之入机即動也。德方在動剛後一步，動剛是說化機，方則在物上見。剛方正柔靜之至，不是柔外又有個剛，靜外又有個方。虛齋曰：剛方固是健，皆承乾而來，非自為健也。乃順之健耳。二節就收物時說，後得主利是柔

有常或得陰之常

詞有常是什詞，無專成處即是後得，無作為處即是主利。蓋知始者乾，故坤不得先施，斷制者陽，故陰不得專主。有常是不變也。三節就長物時說，含非飲藏之謂，只是元之後亨之前光景。

謂化機指在坤者言也。末節就資生時說，總結一順字，承天時行，正是順處。坤合德於乾者，正在此。

程敬承主此

前講猶分貞利亨元，以便解耳。其實不必拘也。或以二節承柔順三節承剛方亦可。

陸庸成曰：柔靜厚德也。坤德惟厚，故化育俱從厚出。然厚中之發生又總承天之施，故特別出一時字。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天下事未有不由積漸成者，試以家言之，如為積善之家也，不



惟身受其福。雖子孫必有餘慶矣。如為積不善之家也。不徒災及其身。雖子孫必有餘殃矣。殃之大者。臣弑君。子弑父。撥厥所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来。必以漸矣。使為君父者。於其漸辨之。何至此極哉。由其分辨之處。而辨之不早。故有弑逆之禍耳。夫一家之禍福。由於積弑逆之大。故生於漸。甚矣微不可不慎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君子之於小人。當辨於微。毋使積漸而著也。

首四句重積字。臣弑以下五句重漸字。謂之漸。則其幾微之間。有先見而人莫覺者。乃禍福之所由分。而辨不可不早也。此責君父當謹微也。早字重。上辨字是分別之處。下辨字是分別也。順當真看。或曰。順即馴。致之義。霜而至冰。惡而至大。皆順長而馴致也。人當辨於早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二之詞曰直方大。直者言此心廓然大公。本體之正也。方者言此心物來順應。裁制之義也。此君子已成之德。大而不孤矣。何以成之哉。君子知敬者。心之主宰。以敬存心。則私意不容。內自直矣。知義者。事之裁制。以義制事。則矯揉不作。外自方矣。敬義既立。則內外交養。理之得於身心者。各極其盛。不期大而大。德不孤矣。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言二有直方大之德。則涵養

純熟矜持渾化不求利乎內與外也自然全體呈露大用顯行坦然而之無疑矣此大而化之之境也何假於習哉

無所回互之謂直以本體言確然不易之謂方以應用言正義是人心生来自有之本體妙用也直方二句是說君子已成之德然

由他有聖修工夫故涵養成就到此敬是精明純一無一毫私念義是把吾心做應事應物之尺寸區處調停無一不合權度也以

字不是着方字非以敬去直內以義去方外內本直敬則本體嘗惺自然不失其直外本方義則妙用時措自然不失其方敬之精

明條理處即是義之整齊嚴肅處即是敬之義原自合一放倒不得一邊所謂立也立字最難體認人只一心被許多人欲牽扯

便覺立脚不住內直則旁引不得外方則移動不得不能引與不能移合更無東西走作去處是之謂立敬義既立其德盛矣德不

孤也此所謂大也疑是滯碍也如欲直未能直欲方未能方何等滯碍念由工夫未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就是敬義工

夫不疑所行字就是六二之動字則字直說下不作推原蓋方其敬義之初敬有矜持之意義有比擬之迹不免於習而未必

利惟工夫夾持日純日熟至於不孤之地敬無其意義無其迹從心所欲任運而往行何有疑碍而有不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開口說  
陰字  
宜玩  
含故宜

六三之陰雖有美德乃含之不露以從王事弗敢專成者何以故豈其才不足哉乃其分所限耳若三何分耶以天地言乃地道也以夫妻言乃妻道也以君臣言乃臣道也夫地道不敢專成惟順承天施而代之以有終也如是則妻道可知况臣道乎宜含章有終也

當以含之以從王事為一句爻言无成此言弗敢成盖原其含之心也敢字當玩操懿養温之惡皆一敢心成之耳爻言有終此言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敢有耳

○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言謹也

君子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彼天地變化世運通泰則和氣薰蒸

雖草木無知亦且蕃盛况賢人有不出乎天地閉塞世運衰微則道隨時否賢人為之隱遯矣肯輕出以取咎乎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者盖言當天地閉塞之時賢人隱遯之際謹密而不出耳

變化閉塞即數百年內大氣運乃泰否之謂草木蕃者所謂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也唐凝菴曰乾初之隱於無位坤四之隱於有位無位則在是非得失之外而不易不成也易有位則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无譽也難非其戒慎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謹非徒能隱其身也隱其美也然觀六五方云正位則知六四亦猶乾之九四雖出而未當事任時猶可以括而括也

不必增  
出順

君子黃全旨 此申文在中也之意。專重黃中作主。通理黃中自  
通理也。居體暢發。俱是通理。處惟黃中。故能正位而居體。惟黃中  
故能暢四肢而發事業。美之至也。極贊中德之妙。不必如時說拘  
定首二節祈言末節合言黃為中裳為順之謂。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  
至也。

六五有黃裳之象矣。何取於黃哉。黃者中色也。君子涵養純粹  
中德完美。是以中德在中而統體渾淪。時出不窮。合之盡其大  
也。脈絡分明。條理不紊。析之極其精也。此取象於黃也。又何  
取於裳哉。裳者下飾也。六五正人君之尊位而居謙冲之體。是

其謙恭下士不挾貴以驕人也。愷悌臨民不恃勢而傲物也。此  
取象於裳也。合而言之。黃中之德。通而且理。何其美也。美德  
充積於中而暢於四肢。則温良樂易。順在一身矣。發於事業。只  
優游平中。順在治化矣。則所謂美在其中者。原合身心貫德業  
以成其美者也。蓋信乎其為通信乎。其為理。豈非美之至哉。所  
以得元吉矣。

首節蘓紫溪曰。黃土色。居中是歛其至色而渾然在中。乃不顯之  
文也。然一中可以貫天下之道。雖渾然中存而條理備具。故曰通  
理。通是統體。理是統體之節目。朱子謂冲漠之中而萬象森然。畢  
具萬象畢具。處是通。萬象森然。處是理。通理二字不平。陸氏曰一

體正體  
體是

心之內。具有彌綸。方成為中。是至順之所出也。

二節居體以居。人君之體。看更佳。道存謙抑。政尚和平。為上之體。

宜如此也。此帝王執中之治。程敬承曰。正位居體。雖云至順。要以

五居上卦之中。正位乎中也。安見宅中。建極之主。而不御下有

體者。體乃條々件々。恰好正當之謂。已含下面四肢事業。乃居中

之體也。本義下體下字不必泥。

三節承上文來。中美德也。黃而曰中。是美德在中也。在中之美。其

精神益然。其經緯森然。鬱而必暢。積而必發。四股事業。通理之符

也。無美之美。乃為至美。之至是贊通理之妙。

胡雲峰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內直外方。故其正

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五之黃。中通理本於內。直外方。故其正

位也。雖居乎五之尊。而其居體也。則不失乎二之常。二之內直外

方。是內外夾持。兩致其力。到五黃中通理。則內外貫通。无所容其

力矣。三雖有美含之。六五文在中。而曰美在其中。一也。至於暢

而發。正所謂以時發者也。蓋美積於三之中。發於五之中也。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為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不敢抗陽者。分也。而上何以云戰耶。蓋陰盛之極。勢與陽敵。

此所以必戰也。當其時已無陽矣。而稱龍者何也。蓋天下不可

一日无陽。周公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為以扶陽也。既曰龍

...

...

...

...

...

...

...



矣。又稱血者何也。蓋陰雖疑於陽，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為以抑陰也。至於血而曰玄黃，何耶。蓋言陰陽俱傷，天地之色相雜也。明陰之无利於抗陽也。此固變耳，而原其定分，則天之色，玄地之色，黃豈以雜而變之哉。

天地間陰陽自有定分，陰陽均敵，陰若混於陽矣。然陽終不能无，而陰終未離其類，則分不可易也。天地之雜，陰若雜於陽矣。然天玄地黃，則分不可易也。戰者，陰亢而陽與之戰也。為字，嫌字皆從周公說，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玄黃雜明陰之無利於亢陽，玄黃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而易。陰疑於陽，道其變也。天玄地黃，則至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在。蓋

陰於是乎終而乾又始矣。蔡汝楫曰：在初曰辨之不早，在上曰陰疑於陽，辨則不疑，則不辨也。

**摠論**

程敬承曰：上下皆坤，順之至也。順則利於從陽而不利於抗陽。初言當慎，防其微也。四言當謹，惧其害也。從陽故三含其章，蓋臣子之職不敢成也。抗陽故上疑而戰，然玄黃之分不可易也。二居下之中而直方合焉，故其道光。五居上之中而通理涵焉，故其德美。是中也。六順也。倘所謂順之至者，其二五兩爻乎。嘗取坤之六爻合乾論之，各有相配者，象潛龍護微陽也。象履霜防微陰也。謹信蕪成，與敬義夾持，寧有二德乎。體乾道而惕，守坤道而含，寧有二心乎。重剛故當革而疑，故无咎。重陰故當悶而括。

政并元譽九五居乾之位而曰飛龍曰上治乾大之義也六五正  
坤之位而曰黃裳曰至美坤至之義也陽窮於亢陰窮於戰其窮  
則變則通之時乎用九而无首用六而大終其貞復元陰復陽  
之妙乎合而論之陽欲其常存陰戒其漸盛而坤之六爻猶惓  
謂其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屯 ䷂ 震下 蒙 ䷃ 坎下

陸庸成曰乾坤之後即繼以屯蒙何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

於寅三才之始也惟天地開闢之初而人值其時為洪荒之世故

曰屯為混沌之民故曰蒙屯者世之蒙者人之屯可見屯非兵

爭雲擾之謂乃未開治之天下故曰草昧蒙非私個物蔽之謂乃

其師道主坎之一陽天祐下民作之君師也君師之道皆利於貞

屯 ䷂ 震下 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下坎上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是天地初闢而大難方殷故名

屯夫屯若難亨矣而苟有能動者經綸其間終當推陷廓清而

得元亨然時尚在險遽欲有為以犯大難何以得元亨乎故必

從容觀變不可輕試利貞勿用有攸往焉非不為也不妄為也

然不建侯為主何以聯屬人心又必求人望而立之君使有統

治則屯可濟矣何元亨之不得耶

不可以  
貞並建  
候看為  
二件

屯就世道言元亨在能動上取混沌初開震為長子始出用事以  
濟屯主初一陽言也重在利貞蓋貞正所以善用其動而建候正  
所以善用其貞所以元亨者在此程敬承曰元亨利貞元德也  
屯為人道之始人始生而五性具故亦有其元亨利貞但陰陽已  
具不可分為四德有大亨之道而利於貞耳惟貞故能以至正  
天下之不正也不貞非獨苟且凡躁急不寧耐亦是利建候將  
以求往也當其時則不可往得其人則可往

彖曰合旨

全彖重貞字建候正是貞屯者始難之卦也天地之

始闢萬物之始生國家之始造皆至難之時故曰屯者物之始生  
也物之克物事之繁劇亦人之所難處故又曰屯者盈也蓋未自有

寄也程敬承曰彖中連用二動字總見坎之貴動也君子經綸正  
其動乎險中處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  
草昧宜建候而不寧

卦名屯者卦體震陽動陰下是剛柔始交也坎陽陷陰中是難  
生也乾坤初闢即遭世亂故名屯何以曰元亨利貞卦德震  
動坎險是當大難方殷而奮發有為動乎險中矣夫能動則才  
優經濟故元亨而在險則時值多艱宜利貞也何以利建侯  
哉卦象雷雨交作滿盈於天地之間是即屯難之世天運閉塞

雜亂晦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立君統治此其時也故濟屯者  
宜建侯以正名分而定天下可也然君侯始立治理猶踈又當  
常存戒懼不可以侯既建而遂以為安也  
屯之主爻在初九故始交指震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  
得坎為難生合震坎之體而為屯也動乎險中動未便能出險  
之外只在險中而能動不為所束縛耳雷雨之動滿盈是天  
造草昧之象不曰天運而曰天造者始初造出之時也此天地  
始造之時草雜冥昧衆力並爭民無所定宜建侯以收拾人心然  
不可道建侯便了更須戒懼不自以為安寧則可蓋建侯之後尚  
有有言始便日夜縱情聲色也必如是而後可大亨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交作雜亂晦冥屯之象也其在天下則為大綱未張萬目  
未舉正君子有為之時也故先經以引之正其規模次則綸以  
理之舉其節目此所謂動乎險中也屯難之世不將變為清寧  
乎。

屯難之世人皆惶恐喪沮不敢有為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經  
綸是借用字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絲也此開物成務之道綏綌圖  
為以解世之紛結者雲雷屯則醞釀濃然後雨澤降而天地霽經  
綸密則謀慮熟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經綸即定天下明名分裏

面事宜串講。國主於侯。人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所以治屯也。惟不寧。故經綸。

六爻合旨

蘇紫溪曰。夫屯豈易濟哉。無志者既重戕而喪功。有志者又輕為以取敗。無才者既不足為天下用。其有才者又剛愎而不能用人。此屯所以不濟也。三之欲往。豈曰無志而輕舉妄動。是賈禍也。上窮則變。豈曰无時而萎蕩不振。是自貽伊戚也。五則時不利矣。勢不便矣。即有守貞不字之援。而竟不足相濟矣。必也其初之得民乎。其四之求士乎。凡卦必有所主。此卦初為震主。故眾利建之為侯。而諸爻之不從初者。皆不獲吉。惟四求婚媾而往。則吉。况不往也。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則曰利居貞。五則曰大貞凶已。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九陽居動體。能濟屯者。但屯難之初。未可遽為。故必盤桓而居貞焉。乃為利耳。然惟能居貞。方可有為。故眾共建以為侯。則可以收天下之人望。而成出險之功矣。何利如之。

舊說殊費轉灣

舊說謂君子濟屯。要有才。有志。有位。有助。初陽是才。而在下則無位。居動體是志。而應陰則無助。以故遲回却顧。象為盤桓。人情到此。便易失守。一失守。非惟無以濟天下。而先失所以濟之具矣。故利居貞。然天造草昧。君子豈能忽然從人望而建以為侯。則可收拾人心。而平世難矣。看來宜一氣說下。盤桓難進。即是居貞。不必

多一轉建侯正指居貞之人衆共建以為侯非初自建也。居貞  
直即利貞勿用有攸往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為侯也。爻  
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以為侯也。更無兩樣。程敬承  
曰居貞者時之所限不可躁也。建侯者民之所屬不可違也。建侯  
非躁動者所宜。惟居貞者利焉。則居貞乃濟時之本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貞者正天下之具。居貞者居之以待時而行耳。非忘世也。故初  
雖盤桓而志則在於行正也。惟志欲行正故能以貴下賤而盡  
心力以濟下民之屯。夫屯難之世民思其主之時。一有聖哲君  
子能為之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且  
大得民也。故利建侯也。

張雨若曰行字對居字說有不欲屯膏之意。貴以蓋世之德言下  
賤根志行正來大字從屯字來所謂今時則易然也。

陸庸成曰象曰勿用有攸往故初之居不輕往也。二之班不得往  
也。三之幾不可往也。四之班如而曰往吉者蓋其求婚媾也。所謂  
建侯非乎。求得其人可以往矣。故象獨以明歸之也。凡陽為馬初  
三五皆陽而乘之者皆有乘馬之象。故二四上全取焉。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二五君臣正應也。下乘初剛是時當屯難或有竊據豪強欲強  
而臣事之故不能進與五遇有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之象。然初

之求非害二也。不過以二德具中正親之以建功耳。但恐喪其所守終不能與五遇也。果能守正不許。至於數窮理極終必君臣相遇戮力草莽之朝矣。不猶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耶。  
六二亦欲進以濟屯者。六二之屯乃事之屯。非世道之屯也。為初九難曰屯難而不得進。曰遭乘馬班如。正申屯遭之意。匪寇句非寬初之罪。言來意之厚。見女子不字之難。著十年句見女子不字之堅。乃字甚有味。非至十年之久不得字也。貞之至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三五相應理之常也。六二屯如之難者。以乘初剛。故遭非道之求。失其常矣。至於十年乃字。則君臣會合。不亦復其常乎。

二應五而為初所難者。勢逼於近也。以位言。初求二而終與五遇者。理復乎常也。本德來。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既無才德。又無應援。乃不量力度勢。率意妄進。益陷於險而已。象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此无他。不知幾故耳。君子知妄行有取困之幾。不如舍去。寧居貞而已。不字而已。苟往以求濟。能免林中之陷耶。吝。

即鹿就貪功言。无虞不自度也。有作无虞人重無助。邊者亦可入於林中。則不可復救。惟當未入之始。幾而舍之。幾字最緊。固與辨之不早辨。字相似。幾正是辨處。三之既困林中。其著者也。當

二之躁  
動由居  
幾極來

六三昧  
于居震  
者故醒  
之以幾  
害即居  
貞也

冀无虞即鹿之始。而林中之困已寓。其微者也。幾不在著而在微。禍福分途全在於此。然此幾原非難見。只為心有所迷。當面往焉。故象以從禽二字提醒之。

仲虎曰。卦下體震。動也。初利居貞。戒其輕動。二貞不字。喜其不

輕動。三不中正。上無應而妄動。幾者動之微。六三互體艮。聖人於

震之動而猶庶幾其知艮之止。故勉之曰。不如舍。欲其止也。慎之

曰。往吝。戒其動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利害之幾。人所易曉。何六三躁進妄行耶。以其心逐於利。便思

其害。而履勢之何如。而冒圖耳。此君子見幾舍而不往。非棄天

下於不願。正為無其具。而欲冒其功。必取困窮也。

從者以身徇之。謂從禽。心貪於功名也。爻言不如舍。辨之審也。

傳言舍之去之。決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四以大臣任濟屯之責者。陰柔不能以往。為乘馬班如之象。為

四計者。惟有求賢而已。初九守正應已。乃四之婚媾也。屈已求

之。而往以濟屯。則資其才力以輔不逮。罔弗濟矣。吉无不利。

求字最重。初為得民之候。非俯躬求之。安肯為我用乎。吉以剛柔

相得之善言。利以濟屯之功言。

象曰。來而往明也。



卷一 七十一

六四求賢而往。是知柔德不勝。不自用而用人。可謂明也已矣。四與即鹿无虞者。智愚異矣。故以明贊之。所謂君子幾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有德位。然當屯時。陷於險中。則國勢將危。六二正應才弱。初九得民於下。則人心不屬。故不能拯溺亨屯。以施其膏澤也。為屯其膏之象。時勢至此。天下事無能為矣。僅以偏安求濟。而以正行之。猶可吉耳。安能大有濟乎。蓋恢復之業。恐非屯膏者能為也。雖貞凶。

時說紛。有以小大作。小大人言者。有以小大作屯膏。如節恩

澤之小則吉。如鹿臺瓊林之大則凶也。皆不如舊說為安。但屯膏

作自屯其膏。更佳。非欲施而不得。乃吝嗇而不施也。胡氏曰。六爻

惟二五言屯。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可以施而不施。自

屯之也。姚承菴曰。五有可施之膏。而屯歛不發。所謂聚財殖貨之

君也。于一身之計得矣。如天下之大計。何以小貞吉。形出大貞凶。

來無兩意。程敬承曰。君子經綸大人之事。而以望於屯膏之五。

必不能也。何者。大事以得人心為本。屯膏則無以收人心。而安能

濟大事。小者必正而吉。大事雖正亦凶。甚言不可為也。取象

膏者。坎為雨也。屯膏者。居中而掩於上下之二陰也。象曰。朱光者。

九五本陽光。以陷於坎中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此解新

言不  
對是

三至... 卷一

人君膏澤下民其道乃光若屯其膏則澤壅不流視帝浴輝煌  
著荷如所施未光也

施字當澤字看澤未得施即未光非謂得施而但求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陽剛在下初之所以得民濟以已也。下求婚媾四之辭以往吉  
萌以人也。上六無才無輔人已兩無足恃雖在屯終執將濟矣  
何救於時事乎。但見憂懼皇天無益於敗亡也。故為乘馬班如  
泣血漣如之象。

卦有三陽初陽在下而眾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隨  
於險時之已去者也。四應初故乘馬而吉。二應五故乘馬而適上  
乘五故乘馬而泣。泣者無聲而出涕血者出涕如出血也。漣如

泣貌此與比後夫凶同。取象血者坎為血卦。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泣血漣如者屯極之時不能轉而為治喪無日矣何可長乎

蒙 ䷃ 艮上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利貞

卦象有蒙之地卦德有蒙之意故為蒙夫蒙者其知若蔽似難  
亨矣然混沌未鑿而真明可達有亨之理焉然蒙者之得亨以  
明者之善教耳使蒙不我求而我告之是為枉教求之不誠而  
我告之是為輕教求之既誠而告不以正是為繆教蒙可得亨

乎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則自重而不枉教而蒙可亨必初  
則告再三續則不告則迎機而不輕教而蒙可亨又必其所告  
者皆啓之以真明保其天性不以曲學散渾一之璞則養正而  
不繆教而蒙可亨是蒙之亨皆緣教之善也

稱而未達曰蒙亨蒙者亨也不終於蒙也匪我以下皆發蒙事  
得蒙所以得亨也童字最好通節只是全得童蒙之初體而已程敬  
承曰童蒙求我蒙非童不求也初筮告蒙非童不初也曰利貞蒙  
童不能範之于正也此雖是語教者亨蒙之道其實蒙惟童則  
亨此童蒙所以吉也

加於蒙也蒙者所性不昧皆欲自明如鄙夫之問正其志應而  
我之處且天性所鼓動者自有一段懇切的意思初筮初字最重  
蒙之初心惟一者誠也再三則非一之初矣真已鑿而然之續  
矣然而不告未必非教也揚誠齋曰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  
而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而達則悅再三而不告則憤知憤者  
之達不深於悅者乎貞就良心上說是童蒙原有的養之勿使壞  
于邪也鄭氏曰蒙而未明固有時明而用之于非正遂與聖人  
分途故作聖之功在此養正也取象續者坎為水為續者衆  
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人心混淆則再三矣  
彖曰合吉 全彖要看得蒙體即聖體而得力在亨行時中蓋非

亨行必不能養正。非時中必不能及其蒙而養之也。陸庸成曰：蒙非蒙昧也。昧何以亨。蓋蒙者人之初也。其覺性在中。初心至一聖人之全體已骸而領矣。但內若險而外若止蒙而未開也。有以開之。則即險之處逢不竭之源。即止之處寓不迂之極。故爻曰：發蒙。發其在中者。使著耳曰：包蒙。包其所固有者。使自得耳曰：擊蒙。擊其所本無者。使全其良耳。就童心可証聖體而養之以正。便是聖功。是真能以亨行時中者也。亨得其時之中則行。不得其時之中則不行。時中者乘其鬱極所通而施當其機。因其深淺而各隨其候之所至此先覺之任。非剛中如二者不能矣。養正之功全是極育机括。非督責之謂。故狀蒙之象則曰：山下有險。象蒙之功則曰：山下出泉。出於山下其源也。達於四海其流也。聖功不於其流於其源。此果行育德之功。養之必於蒙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卦為蒙者，蓋卦象山下有險，是上峻以絕，下沮以深，莫知所行。蒙之地也。卦德險而止，是心既暗昧，行又膠固，蒙之意也。在人則為知能方蒙而未啓，故名蒙。蒙何以亨也，以九二德足亨人之蒙而教之所施適當其可，以亨行時中也。何以見之，如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我者，以五之志應於二，因其應而與之。

非有求於蒙也。否則為枉教矣。如所謂初筮告者。以九二剛中。剛則敷教有具。中則施教有節。故必待其誠而告之也。否則為瀆蒙矣。至謂之曰利貞。則因其求之誠而告之者。無非開豁其知能之良。而聖人之無不知無不能者。功即在是矣。此以作聖之功。迫之也。夫必待求而應。必待誠而告。則時中之教也。而告之者。莫非至正之道。作聖之功。則亨行之實矣。蒙亨以此首節山下二句。程傳作一意者。謂山下有險。過險而止。蒙。然不知所向。蓋非愚昧之蒙。乃童稚之蒙也。今依本義作二意。首句為蒙。象下句為蒙意。但二句不可對。首句不過引起下句耳。而下句貼蒙者身上說。方不犯重。彥陵氏曰。人心惟危。知識稍開。便墮深壑。而內良為止。則純一未發。不為物欲陷溺。故成其為蒙。

二節主明者言。重亨行句。蒙雖知識未開。而天真具在。有可亨之道焉。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中耳。下文俱是亨行時中處。志應只是五之志。應二。然君子教人。雖不區。先求學者。但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故下一應字。剛中不分更佳。剛而且中。自然告而有節。而瀆則不告可知矣。中即未發之體。無心之机。懸以待人。聽其自取。譬如洪鐘虛懸。實叩則應。未有誠心求之而不竭者。瀆蒙者。初筮而告。發其未發之初心也。再三則心非其初矣。如能靜以待之。猶有可清之理。若彼瀆而我復以言瀆之。難以導而還於一矣。故惟不告則不瀆。不瀆其心。使之一於誠也。不屑之教不

可謂非亨蒙之道也。養正即是聖功，非他日也。不曰以正養蒙，而曰蒙以養正，全重蒙字。蒙初自有良知良能，元來是正的。養者養此也，非蒙有不正而養之正也。蒙心完然一聖人，聖人亦不失其蒙心而已。程子曰：人皆知學為聖人，亦皆知聖學不外於正，却不知惟養正於蒙，纔是聖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源未遠，其流未達，蒙之象也。君子觀其流未達而有必達之勢，則以之果決其行，更觀其源未遠而有可養之機，尤以之涵育其德，果決而加之涵養，則其體盛而其用周，作聖即在是矣。自養其蒙之道也。

養正  
相合

不曰水而曰泉，正是有源之水。且水之初出其水最清，不失坎之真體。正如赤子時節，故曰蒙。果行育德，不可平對，宜重育德。過真西山曰：泉之始出也，消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靜止，故泉之出無窮。有止而後有行也。育者靜止意也。育其所本有，猶泉之本生者，乃德也。果者剛也。育者中也。初則果，再三則不果。一則育，二三則不育。潘雪松曰：天命之性，山下之泉也。溥博淵泉，盡性之事也。果行育德，作聖之功也。虛齋曰：揚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育也，而非吾所謂德。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六爻合書 程敬承曰：發蒙教之豫也。包蒙容之廣也。發之弗喻，容之弗入，則用擊。亦道之順也。此為教者言也。若以受教者論，五之童蒙赤子而可作聖者也。初六蒙始而易開，法猶可懲也。六四蒙困而思憤，机猶可通也。獨六三蔽於利欲，童心盡喪，蒙質盡瀆，發之不可容之，不可象取，勿用棄之也。不屑之教是教之又一術也。擊者正擊此耳。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六居初，蒙之甚也。然氣稟雖拘而世味未深，其真心可開。發者君子遇此當發其蒙，然以最下之資，非用刑人莫知警也。故利用刑人，然而刑不可專用也。說桎梏以俟其悟可矣。若執此

以往寧無愧於亨行時中之道乎？吝。

此發蒙之初教法如此。重初字，初六之蒙乃真性未鑿者。發蒙者發其初心也。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乃亨行時中處，即剛中也。吝者鄙其教未盡善耳。敬承曰：蒙之初曰發蒙，初故易發也。家人之初曰閑，初故易閑也。彖云養正而初曰正法，以濟其養之所不及也。要之用說以觀其後，則養之意自寓于法中矣。用刑人果行之道，說桎梏育德之道。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聖功攸始，不正法無以發蒙，不用刑何以正法。故笈楚之威，非暴也。於以正其教法，使心有警畏而教易入也。

法即規矩準繩法正而後教行慎初所以保終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二為卦主是大君命以掌邦教也然剛而不過則敷教在寬有教無類如包蒙然而賢愚僉受益矣吉且包蒙之中雖質有昏愚亦兼收不遺如納婦然而不肖均荷曲成矣吉此則能任上事克盡臣職不猶子克家乎

潘雪松曰九二得中所謂以亨行時中者也發蒙全貴能養包蒙者養蒙也明足以達蒙之心包含而巽入之吉道也納婦者又從包蒙中抽出一項所以明包蒙之意專就惡邊言二吉字就明者言曲成不遺故兩稱吉而以子克家與之愚見此節二應五蒙宜指五通節以啓沃君心言更與卦旨相合取象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六五性陰有蒙象陰陽應有婦象位尊有父象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克家者豈徒才所能致亦以二剛而五以柔接之耳是人君委任極專故二得行剛中之道以成發蒙之功也

此正五之志應處接不但禮貌直是順以巽之謂 質卿曰人之至親無如一家至愛無如婦而至所親信者莫如子包蒙者以納婦之心處之何蒙之不受其益任人者以親信其子之心信之何發蒙者之不能克家

聖柔接亦由二之剛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女可取者以不失身蒙可教者以未喪心蒙如六三君子亦棄之而已不欲置之包納中也如勿用取女焉何也以其徇欲喪心如女子見利失身取而葬之紙傷吾教何所利哉

二包蒙如納婦得亨蒙之道也蒙如六三葬之不能包之不可非可納之婦矣故戒之曰勿用取女示不屑之教也蓋質弱者猶可教而為利誘者難與入道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何以勿用取女哉蓋其縱欲喪心自暴自棄而行已不順也如是之人上且擊之二何取哉

凡才必作慎字看蘇氏曰蒙卦凡三言順五之順在從人上之順在禦寇若為利欲所誘則本性之拂逆多矣赤子之順乎性者也利欲之誘逆乎性者也

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不以蒙待之故不言蒙蓋蒙者氣稟雖蔽而真性猶存若喪心則并失其蒙矣故不言蒙

○六四困蒙吝

六四既遠於陽無嚴禪之師又無正應無切磋之友因衡而不能振困於蒙者也何吝如之

言外要  
他求道  
困之法

質。鄉曰。欲自擢之。則限於師。反之无助。欲自安之。則病於心思之。未寧。惟求通故。知困。惟思。明故。知蒙也。人心不通。明即為鄙吝。然知困亦一機矣。止曰吝者蒙。體猶存也。苟能降師取友。則困知者與生知學知者。豈有二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九二有陽剛之實德。足以蒙蒙。四獨遠之。是自外於賢人君子。果行育德。誰與迪之。故困吝。獨遠見他爻不然。實陽也。指二。

○六五童蒙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一真不鑿。多欲未萌。虚心受教。童蒙之象也。則賢人得盡師保之功。而君德成矣。吉。

童非幼小也。取其純一無偽之心也。楊敬仲曰。童蒙是內無知識之萌外。無聞見之雜。蒙者之來。而有初筮之誠者也。好處全在一童字。惟童故赤子可以作聖。亦惟童故能虚心一志以聽九二。唐疑菴曰。童蒙不待擊。上不必更有所開發。只保其本然。遂可為聖矣。故吉。取象童艮為少男也。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之吉。以順德在五。而惟賢人君子之是巽也。順是赤子之本性。惟順故巽。所以能一心以聽受。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治蒙過剛為擊蒙之象夫蒙至於用擊似乎施以難堪  
有害於蒙而為寇也。不利矣。但由此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  
擊之者所以成之也。得養正之宜矣。何不利耶。

擊是威嚴意非鞭朴也。擊蒙即是為寇為寇之寇在我禦寇之寇  
在蒙玩利禦寇句則擊蒙不可說壞了。還是擊所當擊。蓋包者容  
其發之所不迪。擊者攻其包之所已窮。發之之蚤而包之之極。然  
猶蒙而不化。則不得不擊之矣。時講擊蒙謂不當擊。不利何謂責  
以難知難行。甚不合旨。張甫陽曰。諸爻皆蒙。其不蒙者惟二剛。  
二以剛居中。包蒙以開其善。上以剛過中。擊蒙以懲其惡。包荒則  
擊寬而有。三匪人間之。于中即治之以猛。亦相濟以成教者也。

或曰擊蒙擊三也。三陰柔不正。心寇也。為寇不利於蒙。故擊之。擊  
者攻而禦之也。寇禦則蒙利矣。取象三坎為盜而上應之有寇  
象艮止能止坎水有禦寇象。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利用禦寇者。蓋以嚴禦寇。上之教者順蒙。且因其嚴而禦寇。下  
之學者亦順也。上之順非益其所本無。下之順乃還其所本有。  
所以為利。

程敬承曰。蒙之初利用法。防寇於早也。法而曰正。雖過督不妨教  
化矣。蒙之極利用擊。持法於終也。擊而曰順。雖過剛不碍包容矣。  
發蒙者利於初。過此以往。其習已深。其勢必至於桎梏也。故剛

之於初者正法以示之而有餘。正之於後者干戈以禦之而不

周易會通卷之二

需 ䷄ 乾下 訟 ䷅ 坎下

潘雪松曰：需訟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光為亨。訟

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訟者需之反也。陸庸成

曰：需訟均曰有孚。乾一而實坎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皆

得乎義。二卦乾坎互為皆。有孚也。然均之涉大川也。需何以利訟

何以不利。以健遇險。不徒貴不陷而貴能往。乃可濟以健乘險

貴在能惕而不貴於入。則自陷矣。需貴有恒。故爻言終吉者二

訟貴謀始。故爻亦言終吉者二

需 ䷄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以乾遇坎乾健則知險能守不遽進以陷於險有待之義故為需夫君道已盡而治化未臻此正當需時也然不本於中心之安非能需也故必需待之心至誠而有孚焉則功利不障然後胸中光明洞達而光亨而行險微倖之事必不為矣何貞如之由是久道自然化成雖踏來之危亦當舒徐濟矣不吉且利涉

川乎

王道說需者寧耐之意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者心誠安於義命而需也人有寧其心自然意必俱空毫無窒礙而光亨併無行險之事而貞此

有說就涉世言者亦可

皆需之善物吉道也雖涉大川何不利之有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有孚最重不可如舊說亨貞平對取象有孚坎體中實也大川坎象也利涉乾健象也光亨乾晦於坎下以五有孚故晦者光而亨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卦名需者須待之義也何取哉蓋不遇險則不必需處險而至困窮不可言需卦德坎險在前時當需也乾健臨之則知險能待以義揆之當不至困窮矣故名需需而有孚遂光亨貞吉者以九五位乎天位正而且中也夫位乎天位則勢足自逞而

有正中之德。正則規模宏遠。其念不雜。中則本體貞靜。其氣不  
囂。故能需而有孚。有孚則光而亨。貞而吉也。由是而涉大川。自  
能沉毅。觀變慎密。蓄机成出險之功矣。何不利乎。

首節見需非柔躁者所能剛健。則沉毅有守。所謂乾天下之至健  
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其義不困窮矣。困於陷則窮。無所往。惟不困  
窮。乃見能需則待之義勝也。

二節程敬承曰。正中。天德之純也。然必本位乎天位。說來者。猶言  
位乎正中。即乾九五位乎天德之意。又要曉得需而能孚。惟守正  
執中者能之。而先亨貞吉。俱從此得。時說以正貼貞。中貼孚。又並  
重孚貞者。俱謬。

廣畑曰。天下之人。只見奮發有為者能。有功。不知能需者之往却  
亦有功。只能需便是氣力。氣力全者。未有不能濟天下之事者也。  
故聖人特發有功之義。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于天。待其自雨。需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治天下。政教脩矣。  
至于治效。不容強者。但優游安養。以俟太平之自至耳。如飲食  
宴樂可也。

以治道言。分田制產。與之以飽煖。使斯民樂其樂。而利其利者。王  
道也。期治於必世百年之後。而不為近功。有須待之義。故曰需。  
需非空待。惟存此守正。執中之實心。以俟亨利之自至。即所謂孚。

而貞也。若清淨廢事，又非矣。洪覺山曰：豕利涉言有為象，宴樂言不過為也。先有為，後可不過為。如雲氣升於九天之上，而後雨。可需若本無雲，何需之有。項氏曰：飲食宴樂，皆有陷溺之禍。惟自強者，以剛制之，取其剛健而不陷也。宴謂身安無所營，為樂謂心恬無所謀慮也。

六爻合旨

下三爻有停待之義，故雖居乾體而多危。上三爻無可待矣。有濟時之義焉。故雖居坎體而有功。若以待為主，則失時。以濟為主，則入險。乘時濟險，中心光明者，能之。

陸庸成曰：乾之剛健不可遠也。坎之險地不可狎也。故乾之于坎，遠之則无咎，近之則致寇。坎之于乾，順之則出穴，敬之則終吉。是惟乾能不陷於險者，還須乾以濟信乎需，非陰柔者所能為也。然

處需之道，又莫如敬。故聖人於三上皆以敬示則焉。

蘓紫溪曰：甚矣世故之難處也。以其一蹶而難振也，故稱泥焉。以其一傷而難平也，故稱血焉。以其深入而難出也，故稱穴焉。然而古聖賢履險若夷，則其天定耳。是故于郊亦可於沙亦可，於酒食亦可，泥可脫也，血可去也，穴之入而不可出也，豈世故能攬耶。然而世故之險，猶可言也。人欲之險，不可言也。此心之中，稍或不定，而嗜好功利，潛入而奪之，則方寸之中，便成塗泥。堂奧之間，皆為致寇。雖欲需之，而不知所以需矣。然則險何足為人患。吾心之自險耳。

初九需於郊利用恒无咎

卦以坎為陰、臨陰者貴需也。初居卦下、去險尚遠、是朝廷之變、方殷而彼優游、畝需于郊之象也。此置身於利害外者、但恐自信不堅、不能恒耳。果能從容寧耐、恒而不變、則身名俱全、而无咎矣。

此如伯夷、太公隱處海濱、以待天下之清。恒字即有孚意。用恒始終不變也。无咎終不罹於難也。取象郊從初取恒從九取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者，言去險尚遠，故能超然遠引，不冒難而行也。利用恒无咎者，處需之道，以能久為常，於此能恒則不失其常矣。故无

是常  
是常  
是恒

咎

剛健之才，不難於濟難，而難於犯難。夫天下事只是當需而不需，是犯難而行。犯難二字最妙，難亦人所時有，但不與之相犯，難何足困我。常者吾心之至一乎。常乎也。明常明也，正常正也。常固常變亦常也。烈風迅雷而天之常自若，世故紛錯而心之常自若。夫常則何變之有哉。

顏卿曰：人惟中無常主，或為才能所使，或為事勢所激，或為意氣所動，不覺便犯難而行。所以不失常最難，飲食宴樂不失常也。若能不失常，更有何事。顏子一簞一瓢，直比禹稷。

九二需於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漸進近坎。位居王臣而當國事之艱。與需于郊異矣。故嘗遭流言之謗。是吾之徐挽夫國難者。有深意在。而群小以為束手待斃。肆然議之不顧焉。為需于沙。小有言之象。使急於自明。禍且隨矣。惟靜以俟之。終能身國兩全。成涉川之功矣。吉。此如狄仁傑事偽周。來俊臣輩以反誣之。亦陷矣。非彼用晦而從容制變。安能有濟。可見豪傑維持國難。切不可因人言而動心也。但能寧耐。俟時終能有濟。何必爭一時是非耶。惟需于沙。所以有言語之傷。而時說以小有言。是需于沙正意。似非。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二需于沙，已近險矣。幸以剛居中，寬裕以待自定，故雖小有言，終能有濟，而以吉終也。

○中

衍即是剛，以剛為衍者，蓋衍非剛者不能。初曰恒，二曰衍，即有卑之義。紫溪曰：人之處世，非直變故之衝，易以震撼，即是非口舌險如風波。要之求全之毀，無損於日月之明耳。衍在中者，此心寬然無入而不自得，與不加密，毀不加踈，終之所以得吉者，以此。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三去險愈近，身當患難矣。豈若初之遠而未近，二之近而未迫乎。需于泥之象也。使以剛中能需處之，猶不陷矣。乃過剛不中，非能需者，則去行取困，寇害之來自已致耳。於人何尤。此如陳蕃竇武當漢末造宦官弄權之時，欲去皇甫節，机事不容。

卒為所傷是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需于泥者言其災即在外禍已在目前也過剛處之則致寇者自我耳此由不知敬慎也若能敬慎豈妄動以取敗乎君子勿謂處險遂無可救之術也

災在外尚可善救故以敬慎開之敬慎即有孚意惟敬慎不敗故能與下二陽出險而並進以得終吉然不敗固善何如早不及泥之為愈乎孫賓菴曰二不如初之高致三不如二之見幾

吳因之曰三切近災矣而敬慎猶可不敗四需于血矣而柔正或可得出上入于穴矣而能敬猶可終吉可見天下無不可挽回之勢賴人力何如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入坎體是大臣身當國難而周旋其間有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晦處靜俟孚以待之終必持危定傾保身濟君矣不有出自穴乎

六即血之地以其入則曰血以其出則曰穴非有二也 不柔則好剛使氣柔而不正則又躁妄欲速惟柔而正故能需而不進然不是束手聽命其間必自有委曲挽回之道但不妄動耳所謂敬慎亦是如此 取象血陰傷也出穴四在坎體之初有出穴象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需于血矣。而出自穴者，以有柔正之德，心無躁兢而聽時之自  
然，所以雖入而能出也。

順即柔得其正也。聽謂聽時，即需而不進也。惟順而後聽，惟聽能  
出自穴。蔡虛齋曰：剛之能需，乾之健而知險也。柔正者之能需，  
坤之順而知阻也。在陽為衍在中，在陰為順以聽。故剛柔同歸於  
能需。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居尊中正，治道當為者，无不盡矣。至此復何為哉？惟恭修  
玄默，俟化洽俗美而已。需于酒食之象，此貞也，所以坐致太平  
者也。何吉如之？

食取養  
天下之  
象需于  
酒食天  
於此  
養也

陸庸成曰：象象之義，其備於九五乎？曰：需于酒食，君子以飲食宴  
樂也。曰：貞吉，有孚光亨，貞吉也。曰：中正以中正也。雖在坎中不言  
涉大川而利可知矣。成康文景似之，貞字宜玩。若飲酒濡首，則非  
貞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需于酒食貞吉者，以其德惟中正，中則無偏而喜功之念不萌，  
正則無邪而僥倖之心不起，所以需合于貞而吉。

中正，俱以心言。武帝好大喜功，由多欲耳，不可以中屬心，正屬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陰柔無才，而當危急之極，有陷而入于穴耳。幸下應九三，

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感時事之衰不召自至有不  
速之客三人來也上能敬以待之則因人為功轉危為安不終  
吉乎

沛公鴻門之見得遇項伯以解于難此文似之敬之一字是于死  
中覓生路也入穴窮困望人救援之心甚切故喜其來而敬之終  
吉者以三陽至健知險可以拯溺也程敬承曰九三敬慎不敗已  
出險而來矣其意正欲借彼二陽共來濟我之敬之亦敬其恒  
者衍者敬慎者之足以濟我也大抵上三爻在坎中所賴三陽之  
進不小四能順陽故出穴也上能敬陽故終吉也五居尊位為三  
陽主三陽有為五不必為也其曰貞吉以此取象四與上坎中

二陰故皆言穴猶坎卦初與三皆云坎窞也但六在坎終有入穴  
象自陽呼陰曰寇自陰稱陽曰客速請也亦對需字言不速者剛  
健能需之人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不速之客來而能敬之終吉者蓋陰居險極雖為不當其位而  
無才以濟然敬以下賢豈大失也

訟 ䷅ 坎下 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以坎遇乾剛坎險以上下言為相猜以內外言為相濟以人  
已言為相敵皆訟所由成也故為訟夫訟豈得已哉必其情真

受誣理直見枉有孚而窒塞不得伸者耳當以何道處之心存  
憂懼辨明則止而惕中焉則窒可通而吉若終極其訟則其禍  
不測而凶矣又必見大人則是非不枉情得以伸而利若理本  
實而駕虛求勝則冒險僥倖取敗而不利矣  
通節以有孚窒為主惟有孚見窒然後可訟耳倘得少伸訟便可  
止而不必終必言惕者惟惕故中止也終訟以求全勝不惕故耳  
曰惕隱然有內自訟之意見大人以求伸是亦惕也若駕虛求倖  
則不惕之尤矣惕之一字是消磨勝心之良法以此處訟可終歸  
於無訟矣

陸庸成曰訟者公言之也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故謀始  
上也中止之猶吉也終則凶矣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亦  
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  
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卦名訟者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制下則下有不堪下  
險伺上則上為所勝以一人言內險則操術艱深外健則才力  
雄悍以二人言已險則能挾彼之短彼健亦能為我之敵所以  
成其為訟訟曰有孚窒惕中吉何哉卦變九二剛來得中夫  
剛來為柔所掩是有孚見窒矣而惟得中則必能兢惕存心不  
主於求勝者所以吉也曰終凶者訟非美事匪特損德抑且構

剛柔句  
與相解

怨不可成也。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以中正為尚，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則臨事而得裁決也。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為險，陷淵之象也。乾以剛實乘之，在訟者為情真而駕虛，必為虛所敗也。

首節義與卦同，有不拘註作三段而曰：上剛下陰則險而健，矣訟之道也。一串說與蒙彖語同，首句引起下句，險而健方貼人說，更佳。

二節剛來得中與險健相反，此句舊說什惕中有孚窒三字帶說，程敬承以剛來居險是實而陷於陰，有孚之窒也。而惟得中則能惕而中，亦佳。得中雖什中義而惕在其中，不可成只據理言，不可二字當玩尚中正尚字，有作五自尚有作訟者尚之，俱可虞尚。田遇文王而後決，鼠牙雀角見召伯以求伸，大人當見從來然也。淵字取駕虛之義，入字要者冒險求勝如自家投入一般。剛一也，剛而在下則能興訟，剛而在上則能聽訟，剛而得中則憂惕而吉，剛而不中正則剝懷而凶。當以義理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君子內自訟焉，斯得之美。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上水下相違而行，訟之象也。君子觀象以為訟起於人情之違也，故防其訟源。作事必謀慮于始，合人情則行，違人情則不行，如天水同氣原不違悖而訟端絕矣，此無訟之道也。

訟字全在違字上取。天道西轉，水流東注，象人彼此乖戾，故致訟也。訟雖行，違於終實始，謀之不慎，或以是非求勝，其界別于毫芒，或以利害相攘，其隙開於微眇。如女子爭桑而吳楚連兵，羊斟爭羊而宋師敗績，可鑒也。謀之于始，自訟於心也。翟中泉曰：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於終，雖有鞶帶之錫，禡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於中，雖不永所事而訟之已興，亦晚也。孰若謀於始乎。謀始以杜訟端，而中與終不必言矣。然謀始尤莫先於謀心。內自訟者，絕訟端之本也。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塞訟之道，謀始上矣。其次則莫如不永訟。

不克訟，守舊而不訟。安貞而變，其欲訟。夫至於變，其欲訟之心，幾平無訟矣。而正本清源，則在九五。彼以中正之德，化乖爭之俗，所謂使民無訟者，大人在上，豈險健之徒得逞而倖勝哉。即或錫必禡之美，象所以惕中則吉，見大人則利而終則凶也。蔡汝楠曰：訟卦以惕中為戒，爻以不訟為美，不貴九五聽訟之才，而尚其中正之德，皆使民無訟之意。

吳因之曰：訟卦六爻，聖人全不向訟裏邊判他曲直，只是訟便惱他。不訟便許他。統觀六爻之義，人只該如三之守舊居貞，不可有訟。若有欲訟之心，就該息了此念。如二之自處卑約，以免災患，萬一其訟既舉，則當隨發隨已，改過自新。如四之復，即命渝安貞，而初之不永所事，又不足言矣。諸爻中不曾有箇作事謀始之君子。

不若論後邊改過則莫如九四之勇。四可謂能復。馮厚齋曰。初  
不見訟杜其始也。上不言訟惡其終也。觀訟一卦之詞只是訟不  
可成之意。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人之終訟必有才勢者能之。初六陰柔居下則才弱勢輕故可  
止則止不終永其訟。但小有言語之辨求伸其窒而已。是始不  
免有言終則理無不伸而吉矣。

凡訟皆自言語始。小有言為初象。不永猶未說到完結也。訟始而  
未成謂之事也。雖不得已而有言乃亦平心觀理而已。故以終吉  
與之。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什。故終吉。一需小有言。人小有言  
也。訟小有言。我小有言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求所事豈特屈於才勢之不足哉。訟非美事。於理不可長也。  
所以雖小有言辨明即止也。

既辨明矣何必永所事哉。辨明方是事結。正是終吉慶。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為險之主。豈不欲訟哉。上敵九五而屈於勢。故不求  
勝於訟。退處卑約。象猶不克訟歸而逋于三百戶之小邑。為此  
遠害之道也。何眚之有。

克字非比能字。乃逋而不求勝於訟。非既訟而勢不克也。吳因

之歸  
痛知蒙  
之不可  
也豈但  
屈于勢  
哉



之曰九二只有欲訟之心，不曾發出來，然止得無青九四已成訟而止之者也。乃得吉，何也？二屈于勢，乃歸逋竄，他只為免禍計耳。心下原不乾淨，故止於无青，四審於理，翻然改絃易轍，起初一點好勝念頭已自掃得潔淨了，故吉。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逋竄者，何故？自下訟上，其勢不敵，禍患之來，乃自取者，所以歸逋而不克訟也。

程敬承曰：人生涉世，只管進前求勝，孰肯退後讓入？曰：歸是退後一步後，其身而身無患也。惕，故也。不然，患之至也。自掇之矣。能无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以安正理，而且惕厲存心，不與人競，有食舊德貞厲者焉。則終無訟端而吉矣。豈特處訟然哉？即或出而從王，亦務謙順而已，敢以成功自居乎？

舊說厲為見侵於人，從王為聽訟，無成謂明斷不足，不能折獄，非也。通節是一意，食舊德是一味退讓，不以勝心改其素守，舊即是貞，即是厲，无成句只論其人如此，非抑之也。仍是守舊居貞之意。蘓紘溪曰：食舊德者，安其分之所當得也。不與人競，利也。從王事无成者，分之所不得越也。不與人競，功也。盖一有爭競之心，亦謂之訟。為臣下者，與人無競而已。程傳曰：當是時，爭功忌能之

貞厲即  
吳惕中

說直  
概

不可泥  
自主  
以  
總  
言

風熾矣。故或從王事則功成不居者貞。厲之用心也。居貞即有惕。厲意非以受人侵侮而謂之危也。陸庸成曰：食舊德者安其自有。復即命者聽其固然。苟為吾舊三百之邑可耳。苟非吾命繫帶之錫何羨。此三四之所以貞而吉與。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食舊德而何以吉哉。一於從上而不自居其事，則兢心消鎔盡矣。所以吉也。

從上即是食舊德。或以從上指君，或以從上謂凡才智賢于我者俱可。程敬承曰：訟上則患從上則吉。摠見居卑處後訟之善道。故食舊曰德。爭辨曰事。聖人貴讓不貴爭也。如是。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以其居柔能以理自屈，不克訟焉。故不惟改行從善，復就正理，且能洗心滌慮，安處於貞，則寡過日新，乃成君子，不亦吉乎。

不克即命安貞，一時事。命即天命之性之命，之所在即是貞。二不克訟，屬於勢而必屈於理。四不克訟，屬於理而又屈於心。潘雪松曰：四不克訟矣，然無訟而訟心未化，亦非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在乾健。一惕聞耳，前念之悔，即為後念之貞。兢心之忘，即為道心之正。爭心於是乎絕矣。下三爻險體象戒其毋訟，猶之利害禍福之較然。四乾體曰復，命曰安貞，進之天矣。此非

還惡不遂而后反者。以剛居柔，自有觸事知反之理。所謂柔克者耳。

程敬承曰：初六不永，猶言也。九二不克，猶逋也。六三无成，猶厲也。至四則不但從上而從理，不惟貞而且安貞矣。非畏亦非厲，無言併無心，故直以吉予之。无菁終吉，不足言矣。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能復即命，渝安貞焉，何失之有。程敬承曰：九四以不克訟為復，非必既失而後復。只不克訟便是即命，便是安貞，便是不失。曰吉，亦即不失意，蓋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得失為吉凶也。

以下四  
止是  
中正

九五訟元吉

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訟者遇之情得上達，有孚不至於見窒矣。元吉。

此所謂見大人而利也。元吉主訟者言。

雲峰曰：古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初不永訟，三不訟，四二不克訟，在下皆無訟。此九五所以於訟為元吉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訟何以元吉哉？以九五之中正也。中則聽於未斷之先者無偏主，正則斷於已聽之後者無過當，故元吉也。

中正者，通天下之人心者也。乃使民無訟之道。若但以聽訟盡善

元吉  
九五即  
之意  
此說佳

為元吉則亦小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剛居訟極終訟者也凶其固然設或飾詐取勝然是非曲直久當自明不踰時敗矣况未必勝乎象猶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成亦毀也得亦失也何貴終訟哉

錫帶出於或然見無取勝之理終朝不免於三褫見有必敗之時終訟之凶明矣或假若也未必然之詞終朝奪之速三褫奪之衆以訟而勝自以為榮故取象命服也

蘓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然且終於无膏與吉也上九訟而勝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訟之道也夫使勝者自多

勝者褫服不勝者安貞无膏止訟之道也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本無取勝之理縱幸而勝亦不足敬也况必敗乎

周公以為必見奪夫子以為雖不見奪亦已不足敬矣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

師 三三 坤上 坎下 比 三三 坤下 坎上

陸庸成曰地中有水曰師地善容故水忘其險焉行師者如水行於地中而莫知也地上有水曰比水善下故地與之順焉善比者如水比於地而相安也師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比以九五一陽為

衆陰所歸故皆以剛中也。貞者尤師比之善物也。戒不貞於師之初莫如律。戒不貞於比之初莫如孚。而師以小人亂比以匪人傷師之五利於田禽之執比之五貴於前禽之舍師欲其有名比欲其無意也。

師 三三 坎下 坤上

師貞夫人吉无咎

卦德象寓兵於農卦體象命將出師故名師夫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師以貞為主必為奉天伐暴而後興師動衆也。然君不擇將以國與敵又必得老成練達之夫人與之帥師則名義之順已足增士氣而隔敵心而有能之將又能宣王威而制亂外斯有戰勝攻取之吉無窮兵黷武之咎矣。

以貞字為主。貞者仁義之師。夫人者仁義之將。吉者無敵於天下。无咎者雖屬冬殺不失春生。海内元氣未嘗耗損。按師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且无咎。其三代之師乎。既曰吉又曰无咎者。王註曰興師動衆无功罪也。故吉乃无咎也。

楊誠齋曰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吉且无咎乎。為民禦寇為中國攘狄為天下除殘去兵不可也。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咎矣。謹之至也。李隆山曰師止言貞而不言元亨利者。兵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若以利亨誨

天下懼其貪功困生靈也。惟守一貞足矣。

彖曰合吉。前彖詞專以君用師言。此彖傳通以將帥師言。全彖

重剛中二字。能以衆正。二之剛中以之也。惟剛中。故其才德見信

於君而君應之。下順於民而民從之。此吉而无咎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

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卦名師而詞曰貞者。何哉。蓋師以衆而起。五陰順從九二。是為

軍旅。率徒而環衛。攻擊者。皆下之人也。非衆之謂乎。貞以正為

義。九二以剛居中。是為仁義。節制而紀律。禁令各以其道也。非

正之謂乎。夫為將者。能左右衆人。皆歸於正。則為王者之師。无

敵於天下矣。命將者。不可以王。即此師所以貴正也。然而能

衆正者。亦在行師者之德耳。故詞曰夫人吉。无咎者。以夫人有

是德也。卦體九二剛中而應卦。德坎險坤順。是為將者威而有

惠。勇而有謀。又且得君之信任焉。但見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

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皆順夫民之心。此有德之夫人也。以此德

行師。雖不免征伐之毒。而民相率從之。所以有克敵之吉。無窮

贖之咎也。

首節衆字正字。只釋師貞字義。能以衆正處。方屬九二身上。以者

將以之也。可以王。是命將者王也。以正字與彖不同。彖以君師

出有名言。此以將節制為正言。能以衆正。不是專靠號令嚴明。將

使隨伯

元一王  
子見得  
正者之  
必以  
止不正  
便隨伯

之心即王者之心故能使三軍之心即將之心若止僅一節制何  
可以王二節提出剛中二字正見所以能衆正處舊兼重才德  
宜單重德為是而應以下俱根剛中來行險句不可與上句對毒  
天下毒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  
痾堅癥不輕用也民從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處也至於而  
民從之則天下無敵矣

潘雪松曰聖人喜生惡殺說一師字胸中先自戚然但捍外安內  
有不得不用者就這裏仍要討個太和元氣則有得正任老成而  
已貞固是出師有名然湏是必不可以德懷必不可以仁義化天  
時已迫事已極然後大旱之後時而遇降若兩階干羽可格聖

聖識得  
土者用  
即原是  
好生之  
心便見  
又人當  
任亦以  
其能休  
下者之

人也不興師夫人不是小可說的若說深謀長計只是一謀將若  
但謹厚不生事只是一忠厚之將彖傳說能以衆正可以王以此  
毒天下而民從之是能佐君服天下成王業者此等人如何當得  
王者如天地之好生其用兵出萬不得已夫夫人是體天地好生之  
心體王者萬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不尚勦戮而尚征誅不尚威武  
而尚恩德不尚智謀而尚信義不計一時之功而計萬世之功不  
使人力不贍而服而使人心悅而誠服所過能使婦市者不止耕  
者不變報捷之日能使百姓安堵如故此皆夫人之德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中有水寓於地猶兵寓於農也君子觀師之象知吾民即

上至會通

吾兵也。以容民而畜衆，烏制之。田里樹畜以養其主，教之孝悌忠信以養其性，則無事而任土。以居衆固民也。有事而列伍以出，民即衆也。取兵於兵，猶有限。取兵於民，則兵無限矣。

容民即是畜衆，俱以平日言。兵農合一，全在一容字。陸氏曰：人

但知選兵練徒補卒，蒐乘為治師之要，不知先王只是容民。容者

不使窮於無所也。以井田容之，而此伍之籍具。以蒐苗獮狩容之

而擊刺之法存。以講射讀法習禮養老睦俗之道容之，而敵愾之

氣在。民容而衆畜矣。不曰治而曰容，樂利之意。寬不曰用而曰畜

窮殫之情少。按地中有水地能容也。容則畜而聚，師衆也。容民

則民聚，民聚則衆。本義云能養民則可得衆，宜玩。

嘗觀周禮司馬掌兵者也。而言掌邦政何也。貞之謂也。九伐之法

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於

六卿，弗謂軍。將藏於六卿，弗謂將。以蒐苗獮狩隱其振旅，菱舍治

兵大閱之名。以比閭族黨州鄉，易其伍兩卒旅師軍之名。以井邑

丘甸縣鄙諱其車馬甲士步卒軍賦之名。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

司徒，以軍禮而掌於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徇於刑官之士師。

此正寓兵於農之意。唐人府兵似得井田之意。然井田寓兵於農

府兵寓農於兵，而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宜將驕卒惰之為患，歟

按後世析兵農而二之，令民出費以養兵，民不聊生，兵於何畜，悖

矣。



六爻不  
外貞聖  
丈人之  
象

六爻合旨。潘雪松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與奉詞伐罪，旋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與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之詞而不自為詞。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然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登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致其憂於其喜之後，吝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無後患。

陸庸成曰：聖人論師，第一義曰貞。夫八百諸侯，三千臣心，皆欲伐紂，則伐紂非武王。諸侯王皆欲擊楚，弑義帝者，則擊楚非高帝。貞，則在衆人之心也。衆所欲往，先聲奪人矣。黃髮之尚父，元老之石叔，其夫人乎。然非五之懷萬邦，而三錫命，非五之專任使，而不參於弟子。雖夫人亦不能收師中之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三軍之命，懸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紀律。初當師始，可不謹哉。為將者，必號令嚴明，部伍整肅，則有制之兵，不可以敗。師之臧者，也不然。號令不行，而士卒驕，部伍不嚴，而節制亂，無制之兵，安不敗乎。凶。

此就師之始上論箇行師道理，見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重出字，師出以律，只是能以衆正內一件。蘓子瞻曰：以律

正勝也。不以律奇勝也。以奇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師休之日乃見之矣。故曰凶。胡氏曰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以律乃出師之常勝負未可知也。出而失律凶立見矣。象義曰坎為律師貴人和失律則不和太史公作律書先言兵即此意蓋律為元聲軍法紀律皆取法於此故曰律。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出必以律一失其律敗亡立至寧免凶乎。

下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為失律也。吁陰謀秘計可謂律乎。幸而勝君子不謂之臧。楊氏曰有謂秦之銳卒不足以

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愚謂仁義之

兵苟無節制亦不能以取勝。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二當將帥之任者也有剛中之德嚴而有惠勇而有謀以此而在師中必能制勝萬全吉矣何有窮兵失律之咎哉然非大君信任之專亦何由成功乎惟王者三錫其命則權無中制而師有成績吉无咎所由來矣。

此所謂剛中而應也。在字有不動聲色威足鎮服意三者頌數之詞命是勅之類非弓矢等物也。三錫只是恩禮優渥專任為將非褒功時事。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二在師中吉者非獨才能也上承天寵得專閫外故得盡其才而有功也王何以三錫命哉由其萬邦為念故既為天下用兵則不得不為行師重將也

承天寵即是王三錫命天謂王也即春秋王必稱天之意人知用師為威而不知用師正所以為懷有不忍一人自外意若徒威不軌猶非用師本心卜子夏曰王者天下為念用兵非以怒也

平寇非善殺也三錫命非私也安萬邦而已矣程敬承曰君以懷萬邦之心而任將師之正也將體君懷萬邦之心以帥師能以眾正也此二所以上得君心下得民心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三才弱志剛不中不正是無才無德不能審己量力輕敵冒進以是行師當有輿尸之理而凶也

或者言有此理也如趙括不量時勢舉四十萬之眾而盡坑之秦是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戰而不勝已无功矣况輿尸焉豈獨无功哉下殘民命上損國威大无功也

大者甚之也可為輕敵寡謀喪師辱國之戒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四陰柔無克敵之才而得正有自量之智度不能勝而完師

承天寵

師本意

是負

印字

三象

相

以退堅壁以待其會。有師左次之象，愈於覆敗遠矣。无咎。兵家尚右，為前，左為後。左次謂不前進而退後也。此惟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則不失師之常矣。所以无咎。

此恐人以退為怯，故曰未失常。

貞，卿曰：無事，呼吸安危之際，最易於失常。一失其常，則顛倒錯亂，何能審強弱之勢而決進止之機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柔順而中，非好兵之主也。但或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不得已，聲罪致討，猶曰有禽，不容不執也。何有禽？兵之咎乎？然兵貴有名，君當擇將。九二剛中有才，德之長子也。用以帥師，斯有成。

功若使三四少年之弟子參之，則權分於多將，必至輿尸而歸矣。雖為執言之責，安能免於凶乎？

五君位用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

意長子帥師，是主人意。弟子輿尸，是假設之辭。蕪子瞻曰：夫以陰柔為師之主，不患其好勝而輕敵也。患其弱而多疑耳。故告之曰：禽，暴汝田，執之有辭矣。何咎之有？既長子帥師，又使弟子輿尸。

主之此多疑之故也。故戒之。

洪覺山曰：禽，害穢者也。將以行師，五以出命，但言執不言戰者。

命其執搏夫害稼者耳非窮兵也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  
謂之田有禽不可矣。胡氏曰三曰師或與尸危之。詞而不忍  
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曰弟子與尸蓋謂用五而用三必至如此也。  
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與尸貞凶。甚言任將不可不審  
且專也。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參以  
新進雖貞亦凶。可見與師貴貞。夫能擇將又能任將方可成功。  
取象禽坎陰象長子五應二剛中之象。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長子帥師者以二有中德而行師則勇謀兼資恩威並著君當  
用之也。以此帥師所使得其當矣。不然弟子與尸乃人君使之  
不當也。伊誰咎乎。

一使字係民命之生死國家之安危使不當罪六五之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終則武功成矣順極則天下定矣論功行賞此其時也  
故大君有爵賞之命其功大者則開國而錫之疆宇其功小者  
則承家而授之土田此惟君子可以當之若小人雖有一時之  
功可槩予以國家乎勿用

大君有命賞有功也開國拓其疆土也承家世其德業也一說不  
以國家分大小錫之王朝曰國受之私邑曰家然用師之時凡有  
才畧者皆可用不必論其德苟治定功成之日而用之以預國政

則又開多事之隙矣。故戒以小人勿用，非不賞其功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李九我曰：開國承家者，所以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勿用者，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遠。

倪伯昭曰：六五之征伐，征其亂天下者也。然有名之師，無能之將，則無以戡禍亂。故任將不可不專，上六之封建，封其定天下者也。然立功則易，居功則難，故欲以定太平，則賞功不可不慎。

一說：小人勿用，非至此始不用也。古者兵農無二道，文武無二途，禍亂共定，平安共治，非定亂用一等人，平安又用一等人。師中之吉，必於長子不使，弟子尸之，蓋已慎於始矣。故爵賞之命，終無小

分此看  
人師  
人

用有國家在人，君則為負功，非聖人公天下而吉。師以衆正，其成功也。以正師出以律，其成功也。以律皆師貞之夫人，小人於時安得有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之成功不一，或謀畧者，或勇力者，有大小焉。故大君有命，正此而已。若小人有才無德，使與朝政，必恃權恣惡而亂邦也。豈王者懷萬邦之初心哉？故勿用。

張雨若曰：正功不可以國家分大小，蓋國家中亦自有差等耳。正者，塞其僥倖怨望之心，豈嫌於別白哉？師之始則在於懷邦，師之

禽所不取也。始以正行師。終以正論功。師之貴貞也如此。

蘓子瞻曰：夫師始終之際，聖人所甚重也。師出則嚴其律，師休則

正其功。小人無自入焉。小人之所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

律然後能以奇勝。夫能以奇勝者，其人豈可與居安哉？師休之日

將錄其一勝之功，以為諸侯大夫則亂，自是始矣。聖人之師其始

不求苟勝，故其終可以正功。

比 坤上 坎下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卦體有一人而撫萬邦萬邦皆親輔於一人之象，故名比。天地

則為人所親輔而吉矣。然以一人而當天下之比，非德不可。

必再益自審，果有元善之仁，德足以長人，且是元德，果能持

之久，無間於始終而永與行之正，不流於姑息而貞與，必有是

德然後可以作民元后而无咎。由是至仁遠播，其未比而有不

安者，方來不已。彼後至者自外生成，徒取凶耳。王者何容心哉？

通節重德，上人主無德不成其比，而比天下之德，只是一仁。所謂

元善也。然不永不貞，摠不得為元善之德。其何以比天下？故再益

自審，只是一箇修德。夫我德既脩，人之應遠，又何計哉？自是來者

自來，後者自浚。吾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此不來，比吾不

問也。吾只原筮元永貞而已。

此方是 王者人 公之道 五所以 為顯比

上 至 會 通 卷 二

程敬承曰元天德也永貞坤道也人主必合乾坤之道以比天下  
而後得无咎故曰原筮元永貞敬仲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乃體  
元居貞同天不息此是純天之德便是體仁長久之君所以能比  
天下不寧方來比我以求寧也後夫是乃負固不服者如萬國朝禹  
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也於王者奚病哉萃比下  
同坤體萃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於五言比下無分權者故元永  
貞於彖言取象蒙之剛中陽在下卦初筮得之也故曰初筮比  
之剛中陽在上卦再筮得之也故曰原筮蒙之筮問之者也不一  
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墳鄉曰初筮得坤  
絕陰民象也再筮得坎一陽在中位乎天德君象也方來四陰順  
從象後夫上六後於九五象一說原者依原如初之意原筮言  
必如初之勤而常自觀察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之為言輔也卦體五陰順從九五  
是天下臣民傾心向化有  
親輔之義故名比詞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其有是三德者以  
此心之剛中也蓋卦體九五剛中是人君有天德之剛而又協  
皇極之中故存此不刻即為元運此不息即為永守此不雜即  
為貞純王之心即為純王之德也所以比而无咎也其曰不寧  
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應乎九五  
是君有剛中之德而臣民親



輔孰有一人之敢後乎彼曰後夫凶者蓋以有德之君而負固

為以理言之必至困窮而為聖世所不容也  
首節比吉也三字不作衍文亦可以輔訓比以下順從訓吉眾共

歸往大一統而王也從而曰順無所勉強無思不服之謂也吉首

也  
二節剛中德足為人比也上下應歸其德也其道窮自棄其德也

剛中即是元永貞不是兩層蘊於心而本無屈撓曰剛本無偏  
倚曰中所為元善以此長守貞固亦以此一說謂剛者德性常用

而天理流行所謂元也中則無間斷之私無偏倚之累所謂永且  
貞也此本程傳分貼曰永貞即元的永貞中即剛之中還是渾說

不分貼為妙 吳因之曰剛是性體堅剛強毅陽主生陰主藏陰  
多躁動而無操剛多沉毅而有守陰之所向常在私邪剛之所向

常在公正中是養得十分純粹人只是養得不能純便殘忍間斷  
私邪一時都有統養得純自無三者之雜蓋元永貞總是天理條

件殘忍間斷私邪總是人欲條件中者天理之極致也其為元永  
貞無疑上下猶言臣民非以上六為上上六乃後夫不言應也

應即所謂順從是也其道窮自致困窮非王者以威力窮之也  
後夫雖自取凶然聖人豈漠然置之度外元永貞之德當必因此  
又檢點一番但畢竟自省無愧當正法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上 卷二 二十九

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之象也先王以為天下大矣安得人  
親之於是建立萬國使為諸侯而制巡狩述職之禮以親諸侯  
為則以天下之心親諸侯而諸侯各親其民矣是親諸侯者所  
以比天下也

要得親天下意親則合為一體親諸侯而各親其民則合天下為  
一體方見比天下而無間意理齋曰先王建國有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之殊相制相維以相聯屬建國愈眾民愈不  
疏遠矣親諸侯者所以親民也巡狩述職上下相親如水地相比  
也呂涇野曰萬國曰建視天下猶一家也諸侯曰親視天下猶  
一身也卒之感應合情分接而天下歸於一統是所謂大道為公

之世也親諸侯即所以比天下非諸侯推我之德意以比也

推之德  
意六元

陸氏曰為天下比者有元善之本有封建之制則德澤流度其  
備矣乎

胡氏曰容民畜眾井田法也可使民自有合而無間建國親侯封  
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無間

六爻合旨程啟承曰元永貞所以比天下之大本建國親侯所

以比天下之大機顯比無私所以比天下之大道盡得其所以  
天下者則天下非五之比而誰比耶初比以孚二比與四比以貞  
比得其比故皆吉也六三不比五而比諸陰所以有匪人之傷上  
六怨不比而終無比所以為后夫之凶趙汝楫曰凡卦六爻貴

於正應惟比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為義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初六比君之始也而能精白一心有孚比之自今日言可免欺君之咎矣猶未究其終也積之至於無念無事無非忠赤如缶之盈焉則精誠感格而寵任之隆出望外矣終來有他吉

此只在初比論箇道理當如此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也缶者素之器臣子精神只是自盡其心若為感格君心之故然後有孚即此便是欺處故吉而謂之他字正從有孚生來有孚者自真誠體國之外更分一念不得統是謂盈缶在初雖無他心在理必有他吉

不分初  
終直截

一說盈當實字看缶當質字看言誠心充實而不虛淳質而不飾也程敬承曰盈缶非初之孚尚淺必積而後滿也有孚之心徹表徹裏此便是盈滿處盈缶方是有孚稍虧質素便減真誠非盈缶即非有孚矣有孚之心安望獲吉哉無心於吉而吉自來他吉之謂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益仕在初考終亦在初既有孚則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於初已卜矣

時講小象俱與爻無異宜以初字作主比君之初終身大節所係也初來念頭稍欺根基已壞後邊世味日濃汨沒日甚豈有復反

於忠誠者。惟初能有孚。根基先好。故能盈缶而有他吉。此欲人  
堅此初念而勿失也。方獻夫曰。比上之道貴乎誠。比下之道貴  
乎公。比之道於初五見之矣。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二中正應五。知君之可比。內出潛養。以比之家。脩而廷獻者  
也。比之正也。道可行而吉矣。

自內是自內所有者比之。達不變塞也。如時說由側陞而上。達太  
淺。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達而離道失之枉已。比之自內則窮養如是。本意亦如是。豈自

失哉

不自失即自內意。自字最可玩。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無德妄比。入於不善之黨者  
也。為比之匪人之象。

此苟於從仕者匪人。何世無之。願吾比與不比耳。曰比之乃責他  
自家。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之匪人則敗名喪節。自貽伊害。不亦傷乎。

爻不言凶。而象剛然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

然有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以柔正比五，是大臣致身事君，更無內顧之念，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外比者也。比之正也，何吉如之。

外對內言，內比是以潛養為達施，外比是能忘私以徇國。蓋四不內應初而外比五也。故曰外比如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外比九五，固以其賢矣。然君使臣事，分無所逃，正所以從上而盡大臣之職分也。

賢以德蓋上，以分言曰從上，所以昭大分也。既委質為臣，則宜外而不恤其私。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當五陰之比，是其為比也。廓如覆載，洞如日月，付得失於勿恤，置功利於兩忘。君固無心於天下之我應，而天下亦不知誰之為我德。比道何如顯耶？象王者之用三驅，無意前禽之得，而邑人之順以從君也。亦忘情於驚備之私鳥，則大順大化，上下與天地同流矣。吉。

顯比只是大公无私之意。三驅前禽，上之無私也。邑人不誡，下化於無私也。二句乃上下兩忘，是顯比之象。摠成其為大公。鄭氏曰：顯者暗之反，凡以智術要結者，闇昧之道也。本以至誠溥以大

上下忘方顯比

曰顯者暗之反，凡以智術要結者，闇昧之道也。本以至誠溥以大

上二會通 卷二 三十一

公。袁曲洞達。如太陽中天。普物照臨。而來者後者。皆無容心。故曰  
顯比象。猶王用三驅。失前禽。不強民。以必從也。強民以必從者。必  
智術要之。又刑威緝之。此皆詭詐之私。故民之機械。亦易生。王者  
以太公待民。亦化而歸醇。不識不知。少私寡欲。如前禽失矣。邑  
人亦喻上意。聽其自去。不張捕以求前禽之必得也。此所為顯比  
也。何其吉。潘雪松曰。三驅者。立四表而三作三坐。王者之田之  
法也。以法從事。不必於得。王者之田之心也。邑人不誠。衆著於好  
生之仁也。使邑人不喻王意。有惟恐失之心。則禽無遺類。其仁  
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取象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民。有  
顯象。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卦曰後夫。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顯比之吉。以其位正中也。正則無偏無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  
之純。故能顯比而吉也。象如失前禽者。蓋王者於民之德。我而  
順。不德我而逆。皆無容心。如田者於禽之逆而去。則舍之。順而  
來。則取之。故前禽乃逆而不順者。所以失之也。顯比之化。如邑  
人不誠者。下歸中矣。孰使之哉。由上有王道之蕩。而後有王  
民之皞也。  
正中。皆以心言。舍逆取順。是正中之作用處。非真有順逆。非真有  
取舍。惟不必其順。若見其有逆者。不必於取。若見其有舍者。程敬

上在會通 卷二 三十一

承曰王者之世本無逆民而廓然順逸兩忘毫無計較則有若不盡民而取之者故取象如此中者民之恒性使者下化也氓知識於大順若其使然耳不可以使字着力看 三驅前禽狀蕩平之王心邑人不誠狀熙皞之王化

上六比之无首凶 君者民之元首也首出庶物必有元永貞之德而後可上六德不足為人比無首之象也凶

首以德言乾之無首剛而能柔不為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為首也故凶 取象上為陰柔之首有首象居五後有尤首象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无首可比則眾叛親離獨夫而已何所終乎

依此說不以君言于後夫更切

唐擬菴曰比貴在始有始而後有終初比之於始故終來有他吉上六非不比也。比於五失前禽之後則始之不知比而无其首矣安所容身於顯比之世乎故曰无所終此為後夫之凶也

小畜 ䷈ 乾下 巽上 履 ䷉ 乾上 兌下

陸庸成曰小畜與履均之五陽而一陰故均以一陰取義小畜之六四陰為小而五陽為其所畜也履之六三履乾之後是位正當者虎愬者尾而六三履之也小畜在卦則曰不雨在爻曰既雨履在卦則不啞人亨在爻曰啞人凶蓋卦統論其理爻各因其時也象於小畜則文德之懿蓄於一身化畜為蓄非畜之善乎履則

禮制之辨達於天下。化履為禮。非履之善乎。

程敬承曰小畜以巽柔畜乾巽最足以縻人而使之惑故乾卒受其畜而凶其不受畜者二陽之善復也履以兌柔履乾兌最足以和人而使之馴故乾不肆其噬而亨其或見噬者三柔而志剛也。王註畜止而履行二卦正相反對。

仲虎曰自乾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尊陽也。

小畜 ䷈ 巽上 乾下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外作認 見君子 備及 時有為

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以小畜大又陰之力量畜而不固亦為所畜者小故名小畜夫所畜既小則陽猶有可亨之理何也以小人畜未成也中傷之志雖存反噬之謀未肆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烏故陽猶可亨也。

亨者陽道可行也密雲不雨陰道未行也君子猶幸有此耳使小人之勢既極君子亦何以得亨耶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幸吾道之猶亨喜陰邪之未雨聖人之慮遠矣。吳因之曰亨與別處不同不是直頭得亨言猶有可亨之理不是截然沒生意的只怕陽不善用弄到不好田地耳。取象乾為天巽陰上乎乾故象密雲陽多陰少其畜不固故象不雨西郊陰方取陰義。 彖曰合旨 全彖重健字惟健故正氣尚往惟健故畜施未行。程



○竹山曰：小人柔巽，故足以籠制乎君子。君子健巽，故終不受制於小人。巽一也，頤所用之人何如耳。以柔巽遇健巽，是以畜未極而施未行，健當可以勝柔也。然則君子之亨，乃君子能自亨耳。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何以名小畜哉？六四一陰得位，而五陽應之，是小人竊據高位，衆君子皆受制也。故曰小畜。夫小畜似難亨矣，而曰亨者，何也？卦德健而巽，健則嚴剛決斷，而主張於中；巽則紆徐縝密，不憤激於外。其德足有為也。卦體二五剛中而志行，是剛德君子居中用事，大權未至，盡移運用，猶得如意，其執可有為也。故不為小人所畜而亨，自若也。密雲不雨者，以小人之畜未極，而吾道正氣猶得發揮而上進也。惟正氣上進，則小人雖得時用事，如雲起自西郊，猶未能大展其施，肆害於君子也。陽之亨，以此。小畜之時，雖為君子危，而不雨之象，則為君子幸也。

首節雖以柔得位而應名為小畜，然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耳。一說姚承菴曰：六四之柔得位，正卦之所以為巽也。柔得位而上下應，全是以柔縻君子，而君子不覺為所畜耳。柔得位不作得時用事者，以陰居陰為得位，一味柔媚最能惑人，應者為所惑而受其係也。非趨權勢而從之。二節健字內已有剛字，意剛中志行言居中用事，不可作中德者，乃亨者難之。詞言小畜本不當

一經

卷二

三十七

尚往未  
行二行  
字相應

亨其亨乃以此耳。三節重尚往字，一直說下王註曰：小畜之勢足為密雲，乃自我西郊未足為雨也。凡能為雨者，陽上薄陰，能固之，然後蒸而為雨。今不能制初九之復道，固九二之牽復，下方尚往，施豈得行，故密雲而不能為雨，尚往故也。曰尚曰未，其辭則幸之，其意全是危之。畜極而成，勢有必至，特目下未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之象也。夫小畜之時，澤既不能遠施，而苟一言一動，稍未盡美，小人亦得以議其短，而畜之，術遂將乘間而入。故君子懿美一身之文德，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使小人無得議我焉。此亦處小畜之道也。

文德莫  
認定外  
言動上  
說

文德之發為文也。懿是修飾之，以示章美之意。非君子不能為是畜也。亦當小畜時如此。若以全體之學而為經濟之用，則君子於大畜時又有大於此者矣。不曰文而曰文德者，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非內有章美之畜而能出乎，可見小畜者以大畜為之伴也。

此與前  
辭異

看來君子原不為小人而懿，不以小人示間言亦可。洪覺山曰：大畜有良止內積之義，故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有風行外見之義，故曰君子以懿文德。懿美也。畜而不有動而自存，如風行天上以發其和順自然之美，故懿也。懿自內出，懿非小也。潘雪松曰：陰陽相錯而後文生焉。德文之想抵於中者，以乾之體合巽

之柔炳然文德條理中通極其粹美故謂之懿。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此卦以小人畜君子所貴君子不為其所

畜耳君子所重者道義所持者節操如初之復以道二之牽復以

中不自失故不受畜也。有孚如四五雖合志畜乾其如健體之嘗

勝而剛德之尚往何哉。若三之不鮮正室豈獨反目可醜而尊尚

陰德以馴致於幾望既兩既處此時猶尚可有為耶。曰正凶危之

也故善處畜者惟初二二陽也。

吳因之曰此卦雖是以陰畜陽却亦存乎其人若有主意有操守

如初如二原自不為所畜只是主意少操持缺處得不傳不當便

落他圈套了。此內三爻全是責備君子固是君子謀。至外三爻則

又修小人之勢以危君子亦是為君子謀。言巽體三爻同力畜乾

那箇不是可畏可惧的。且如四本有傷害憂惧誰想巽體得陽助

血去惕出竟全然沒事。至五居中處尊心力怙應一發齊整得極

至上九畜極而成抑又無可奈何矣。陽剛處此若非深為之謀將

何以自脫乎。大抵一卦六爻總是為君子謀。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皆欲上進者也。但為陰所畜不能復耳。初雖與四正

應然體乾得正有剛德而不屈者故其復於上也。不籍要結而

緣自已之道義為復自道之象則無枉道之失有行道之功何

其咎吉。

六爻宜  
如此看  
不必內  
外卦各  
取其義

看自字  
有著落

程敬承曰復自道有云復其故道者固於自字无着落而自訓作  
由亦似影響按本義自守以正不為所畜則自道分明是以自已  
道義為閑不隨人進止者正與二爻亦不自失自字相應周用  
齋曰卦以陰畜陽為義爻以自立不畜於人為道苟不自立則咎  
在隨人而其道失矣何其咎與他无咎不同乃决之詞得吉處  
正在此  
初與二能自立而不為陰所畜也三則不能自立而阿附從人為  
陰畜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自道矣何暇可指何蒙氏是以故正已可以正人其吉也終

之於義而當然也

程竹山曰復其詞直曰自道其理正辭直理正其吉宜矣曰義  
者事未可知而義當吉也爻曰道象曰義見初之復以道義自  
主持所以謂之剛健

九二牽復吉

二雖漸近於陰而剛中有守非阿附小人者故能與初九牽連  
而復六復自道者也直已行道不吝言乎

此所謂剛中而志行也牽復非止連類而進然既與初牽連而復  
亦進復自道也游讓溪曰小畜之小非若以良畜乾之大正  
也是故大畜初二則曰有厲利已曰輿脫輻善其能止而不為亢

上

卷二

四十一

小畜初二則曰復自道曰牽復言善其能復而不終於止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之牽復在於剝中之德則志不徇人而自失也。

中即剝中言在中見他牽復亦能以道。吳因之曰初二之守正雖同然初難而二易初與四合相入最易。又屹然自做主持無所係靠。二則非四之正應有初之可因。故初曰何其咎二曰亦不自失。何其咎乃斷然許可之意亦不自失則固彼許此之意。

陸庸成曰復陽自下復也。用復之善以處小畜初二以之復之象曰出入无疾初之自道所以於義吉也。曰明來无咎二之牽復所以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本君子也。剛而不中迫近於陰是一時不能自守。援結小人以為媒進之階。卒為制縛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之士豈能久安於小人之下。爭其所必至矣。又為夫妻反目之象。夫始之不謹而終與之爭亦何益哉。程敬承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無失道陰豈能畜之哉。故始而比也。溺於一時之私。既而爭也。激於一時之忿。進退胥失之矣。與初二沒自道異矣。故象曰不能正室不能正語自失也。惟其剛而不中也。不中故相泥。相泥故相敵。有自來

矣。輻與大角之輻不同。輻車轆也。輻車轉軸也。輻無脫時必毀。車而後可脫。脫輻者為陰所畜。久住之計也。如輻既毀則終止而難行。說輻者自止不進。暫住之計也。如輻可脫可縛而終能行。雲峯曰：大畜以陽畜乾。故九三與艮一陽同德。而其輿利往。小畜以陰畜乾。故九三為一陰所制。而其輿脫輻。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如夫妻反目者。由與陰相說不能自守。以正猶夫不能正室。故妻得制之也。不然則正如初剛中如二陰亦惡能畜之。

不歸咎於四而致責於三。若曰非四之能制三。自脫自反耳。有道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亦歸之自而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以一陰當群暴之鋒。宜不免傷害憂懼而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有孚信之德也。故二陽助之足以禦暴。而身可無傷。心可無

懼。血去惕出象也。何咎哉。

舊說自乾三爻而觀。則六四獨為小人。自巽三爻而觀。則三陽皆為強暴。隨爻取義。但分內外卦為二義。與卦肯不合。宜依後說。胡雲峰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不能無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與二陽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血去惕出。便是无咎。程敬承曰：巽本畜乾者也。四乃與三反目之初。便受傷而可懼。惟與五相孚合志。協力僅得血去惕出而

其存且  
覓宜依  
後說為  
是

說有分  
既

如此看  
六爻方  
得實事

已。何所利哉。即至陽受制而既雨既處。厲猶不免。蓋畜乾若此之難也。但在君子則宜力持健體。不可為柔巽所入。卒受征凶之禍耳。鄭瑛如曰。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獲助於二陽而幸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不以權勢相止畜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亦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取象血為陰類。四本多懼。以五助之。故有去與出象。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孚而能血去惕出。何哉。蓋畜乾四之志也。孚誠足以感上。

陽與之合志。協力共濟。故得免憂懼也。

上合志。是二陽合四之志。而所以致其合者。四之有孚也。

○九五有孚亦孚如富以其鄰

小人得志。非孚衆心。而屈群力。不能畜也。今九五居中處尊。則孚誠足感人心。而上下皆合志矣。由是群力皆屈。聽其左右為有孚。孚如富。以其隣之象。何小人不可畜哉。

宜重。有孚上。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程敬承曰。九五居中。其心之孚信。足以結人。與上下衆陽相孚。固矣。心既相結。力亦相同。能兼衆陽之助。以成其力。故曰富。以其隣。力有餘。便是富。謂其力之富。能左右其隣。以畜小人。非謂挾居尊之勢。以左右乎上也。

鄰不可  
併四陽  
共陽為  
鼎乾陽  
二五之  
也且  
四為  
人而  
主乎眾

舊說謂三陽上進五合四上共畜之夫既以四為小人矣又以為君子似非卦旨

○象曰有孚挛如不獨富也

有孚挛如者是誠信以感人

不獨者不專以力服人而感動人心全恃此孚耳一說不獨富

是不專利於已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畜道已成故陽不與之抗而與之和密雲者既雨矣風裁

無以自見也尚往者既處矣正氣無以發舒也所以然者由陰

德之盛陽不能制反尊尚之至於積滿故耳然以小人言失其

常分雖貞亦厲况不貞乎以君子言陰盛抗陽如月幾望時不

可有往也往則凶矣在小人當戒在君子宜慎也

上九雖陽爻而居巽体自乾視之即為陰也陰陽之和非君子與

小人和好也小人用事而君子不敢與抗若和好然也尊尚即坤

馴致意九三不能正室尚德之漸有自来矣程敬承曰陽與陰和

非其情也君子豈真尊尚之蓋小人之畜君子畜以巽也巽柔最

能靡人君子亦若為其所靡而失未然之防故不覺養成其勢耳

婦貞厲以理言戒陰也月幾望以時言戒陽也初言陰陽和矣

而以尚德載責君子婦咎於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

君子防患於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乎辭矣按自古无術以

通節一 氣貫下 重既兩 惟既兩 故既處 此就是 尚德載 而小人 望矣君 子不可 有行也 如此看 直截





虞小人者皆曰調停。不知君子於小人當其時之不利。勢之不如。寧可伏而待時。不可和而失勢。一調停而君子之所以制小人。與所以防小人者俱盡。故既雨則既處矣。既處而小人之惡乃望矣。及身之禍在所不免。此皆和之為害。與其悔之於後。孰若防於初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既雨既處者由不能謹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也君子征凶者蓋以陰疑於陽必抗而敵陽也可有征乎

疑字有作疑忌說者謂小人忌君子之權相軋勢相傾故竭力排擠而凶也有作疑疑說者謂小人勢盛君子必窒碍不通而凶也

疑慮乎

履 三三 乾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以兌至柔遇乾至剛是以柔弱之臣事剛暴之君所履至危故為履夫履有危机矣然以和悅處之則懿恭之德自足格君非惟斥辱不加而素履之願且无不行猶履虎尾不咥人也亨

作人臣事暴君說有泛以涉世說者程敬承曰履是踐履實地此卦以柔履剛為主柔以行之剛柔合一謂宜在可履而履何以曰虎尾人生涉世禍常起於頓笈變每生於几席隨其所履

○ 意見履 者行也 有以 也以此 涉世何 往不亨

安往非危機。而惟兌悅可以處之。豈為是側媚苟容者哉。本義不徒曰悅而曰和說。夫和即中節之和也。履和而至。故履虎尾而亨。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也。

彖曰合旨。時說有謂臣道貴柔。君道貴剛。非也。貴剛則中正二字說不去矣。宜照後講為妥。又有以君臣對言者。亦非。看來宜重

臣邊剛。中正節正見虎尾之難履也。蓋事君難而事英君為尤難也。剛中正之君。何如主耶。而事之者。可不少心。忠順耶。故柔非委靡也。悅非狗媚也。亦惟以履虎尾之心行其中正之道而已。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剛中正履而位而不疚。光明也。

重臣  
心亦與  
計者相

卦何名履。共卦體以兌至柔履乾至剛。柔臣而事剛主。動有危機。故名履。夫履剛有危道矣。而謂履虎尾不啞人亨。何哉。蓋天顏不可犯。猶虎尾不可履。卦德悅而應乎乾。是為臣者恭順不失。自潛消其剛。懷是以履虎尾不啞人亨。豈獨臣道貴柔哉。即君道亦不可純任剛矣。蓋帝位不易居。猶虺尾不易履。今九五以剛中正履之。是不徒神謀雄斷。又且精一執中。無為守正。則德稱其位。於心无疚。而功業炳然。光明矣。是君道且不得純任剛矣。况臣道乎。此以柔履剛為危。亦惟柔履剛為危。而不危也。

按卦名履危之也。而有兌說之善。又幸之也。惟履剛更不得任剛

卷二 四十七

也。兩剛必至相戾。若三之自恃其剛。不中不正。以此履乾。能免咥乎。惟以九五履剛而中正。不為過暴。與武人為大。君異矣。夫位甚高。危履君位者。輒曰如履虎尾。而中正則何危之有。才位雖足。有為。而其心兢業。若蹈虎尾。詳審周旋。而无失履之咎。則其道光明矣。光明亨之義也。事業必有一段光輝發越處。如禮樂制度。昭著赫奕也。卦中具履道之善。所以危可使平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天下澤，定分不易。造化自然之禮也。君子法天澤自然之象，制人事當然之禮，以辨上下。公卿大夫，殊其等級。農工商賈，異其職業。於以使上安其位，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分，不敢有非分之望。禮制立而風俗同，天下可治矣。

定民志  
重在下  
不敢僭  
上边不  
必並重  
玩一民  
字可見

君子迺操三重而議禮者。公卿大夫農工商賈，俱有上下辨者。隆殺等級，截然不亂。上者如天之不可以為澤，下者如澤之不可以干天。定民志，即在辨上下內。湏玩一定字。民欲无涯，非嚴為節制，僭擬念頭，從何底止。惟辨別上下之分，截然分明，不可移易。則民志自安其分而定矣。不曰地而曰澤，悅於心，非有所強而然也。程敬承曰：履之吉凶，全憑定志。定於下，則初為素，二為坦。頤獨行而中不亂也。三不安其柔下之分，則履武而凶矣。志定於上，則四能慎，上能考。志得行而慶大有也。五自恃其剛決之才，則履夬而厲矣。六爻取義不同，其為履虎尾之心一而已。陸庸成

上經書通 卷二

曰。人情有禮則安。初率之以為素。二由之以為坦。上反之以為旋。安於禮也。

六爻合旨

立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

蔡子木曰。履主於行者也。一也。世謂之履。无也。非實踐故无。地不戒懼。履虎尾。不啞人。戒懼之學也。戒懼之体。所行素履。所往坦途。所存愬。所考周旋。無所不宜。跛履之凶。夬履之厲。妄動急行。只是不戒懼。

洪覺山曰。履行也。庸德之行。不敢不勉。故行所以行其庸德也。坦素。愬懼而不敢剛。以夬者庸也。武則不能庸矣。庸德不遠於人。將應之。何啞之有。故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行而至動天地。則行至而德積。祥不在天。而在我矣。此履道之始終也。初九素履。往无咎。

初九陽剛。抱負有素。而在下居初。是當筮仕之始。志節方銳者也。故功名富貴。不移其心。率其素履。以往則修於家。不壞於廷。

何咎之有

以仕進言所謂不變塞也。有作安於貧賤之素者。有作禮之質素者。俱可。敬仲曰。素有墳義。有本義。履道惡華。履初象未有華飾也。九陽在下。初心惇固。所以為履者。行其素而已。所謂不顧乎其外也。程氏曰。太素道之始。故初曰素。而一曰道。

胡氏曰。履禮也。履初言素履。以墳為本也。賁文也。賁上言白文之極。而反墳也。白賁无咎。其即此之素履。往无咎者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生平之願欲如是。今能率其素履亦如是。則不負初心矣。故曰

獨行願也

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哉。按俗士務華。徒以彌縫眾見。真儒務實。要以快壘獨知。獨行願是自謙境界。

陸庸成曰。聖人甫言禮。即虞其弊為靡為奢。而預謀其防。故初曰素。二曰幽。入富貴之場。而不改吾素。則願乃獨行。處紛華之境。而不失吾幽。則中不自亂。曰獨曰自。明其志在我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雖抱剛中之德。而無應於上。不為世網所嬰。以道自由。無疑無阻。坦而又坦者也。為履道坦坦之象。幽獨守貞之人也。無入不自得。吉孰尚焉。

履道所履即是道。坦，平也。道本平夷。坦，即是形容履道景象。或曰履道以行言。坦，以心言。履道坦，即是貞吉而必曰幽人。言惟幽靜玄澹之人。世味不入者能之。明非多欲者所能也。或曰幽不以人言，以心之幽靜言。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幽人貞吉者，由有中德，故能恬淡自足，不以富貴利達亂其心也。

玩一自字外物豈能亂我吾心自為亂耳。唐氏曰世間雖太行瞿塘以易心處之無往非坦途其不坦者人自為險耳。惟幽間之人不以矜功術能爭名爭利自亂則雖日履危機皆坦途也。程敬

承曰履道坦，即素位居易之說所謂履險以平者。世路崎嶇而

平以履之。豈其有亂心焉。曰不自亂亦非矯情鎮物。惟中所在故

坦也。志定而安於道之謂坦。道坦而適於恬之謂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於大君。

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果於自用者也。本無見事之

明，強以為智，本無任事之才，強以為能，如眇能視，跛能履，鳥斯

人也。以之事君，與和悅異矣。必見傷害，象履虎尾，噬人凶也。以

之治人，則與剛中正異矣。播惡於衆，象武人為大君也。此無才

德而自用者無一可者也。

病根全在志剛，志剛只是不量己力妄欲有為之意。兩能字宜玩。

一全會通 卷二 五十一

唯八句  
與武人  
司不平  
對君字  
如張氏  
說更佳  
亦不必  
以臨民

所謂虎尾之危正在於此。君字不可認作為人君，只言不可臨民之意。君有主卦之義，以一陰為五陽主，而欲強行五陽之間，無畏虎之心，承上則見害，臨下則肆暴，其不免啞宜矣。張氏曰：聖人以眇能視二句取象未盡，故又足武人一句以廣其象。言剛復自用之人，強要硬作主張，猶武人為大君一般。程敬承曰：九二坦坦，志以道寧，即能行能視而不自謂能。六三志剛有能，心矣躁也。去坦之遠矣。故二吉而三凶。取象兌有虎象，三虎首也。下臨二剛，自履其尾，虎之力在尾，用尾則啞人倚剛為用也。三當兌口有啞人象，兩人字以三人位也。陰非武而曰武，位非君而曰君，志剛之象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啞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眇能視者，自謂能明，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者，自謂能行，實不足以有行也。啞人凶者，居位不當，無和悅之德，故不能履乾也。武人為于大君者，由其志剛，無剛中正之德，故必播惡取敗也。

首四句柔而志剛之意，位不當志剛，正是自以為能處九四履虎尾愬終吉。

九四近英明之君，以不中正履之，是功挾不賞，勢當震主，不亦危乎履虎尾之象也。幸其居柔能敬畏以愬，為則始雖危疑。

卷二十一  
五十一

終得吉矣

三四皆履九五之危。其處危地同也。三才弱而用之以剛。不量其力而強所不能。是自求禍也。四之才亦弱。而用之以柔。存心以恐。懼制變以和悅。是自求福也。固知無才非患。不自知其無才。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胡雲峯曰。三履虎尾。以乾為虎。而三在其後也。四履虎尾。以五為虎。而四在其後也。三多凶。故凶也。四多懼。故愬也。

象曰愬終吉志行也

得君行道。四之志也。愬而得終吉。抱負顛矣。志有不行乎。

程敘承曰三之凶其志剛也強欲行而不得行也四之吉其志也

同。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陽剛居尊。是人君才既能為。勢又得為。而為臣者。又將順其欲為。故凡事必行。無所疑碍。夬履之象也。雖使得正。亦危道矣。况未必正乎。蓋才既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也。

此剛中正亦只是英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大好了。若是純德之君。何至夬履。豈因其有德位而善之。又恐其恃德位而戒之。夬決也。以我之所行。皆是不加思而必行之也。傳曰。履道惡盈。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



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正亦危。胡氏曰：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坦履。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夬履貞厲，以其位正當也。正則雄才大畧，既足有為，當則操縱在我，又得有為，故果於自用也。

程敬承曰：四愬，則終吉，可見履臣位者不可無惕之心。五夬履而貞厲，可見履君位者不可有恃之心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天已定矣，正考祥時也，故不必求端於天。惟視已之所履，考驗祥兆，為必所行者，周旋無虧，則自求多福，百祥駢臻矣，元吉。

程氏曰：視履考祥，即孟子所謂三自反者。今人多諉咎於天，而不考禍福於己，眇視如三，無論矣。五之夬履，何恤履之善否乎？曰：視曰考，非藐，業，慎終如始者，不能其旋元吉，謂必考得如此方纔好，有不敢自寬之意。履道尚謙，不喜取盈，視履如上九謙之極也。盈則不能視也。初終之間，吉凶之門也。履之初以素往矣，人情始乎素，嘗卒乎華。視履而曰其旋，猶俗語回頭轉看之謂。果其履之終完，其素之始，以此往，即以此旋，方是周旋無虧，方可得。

是團  
來却  
加起

元吉其元吉全在考裏面見得是考祥之例也。祥者福之兆履之善即吉之祥。

潘雪松曰考祥而曰其旋先儒所謂初往者始。上旋者終昔往而今旋也。上以重剛居履健而不息能視其所履猶之乎檢身飭行之初也。夫百順之福生於自反至當之德歸於有終始者往矣而匪終之旋則彙缺隨之將不祥莫大焉。視履者考驗其吉祥於一念旋復之間所以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唐氏曰愬之在始而要終故曰終吉考祥在終而原始故曰元吉義正相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制行初心易勵末念難持若得元吉於所履之終則多福

永綏繁祉交錫豈特尋常之慶乎

在上履之終也大有慶即是元吉亦要本其旋來。吳因之曰天本一定而以為有未定之天何也。蓋與人事合而為一人事之所在即天也。人有所向在善而善未極所向在惡而惡未極此時殃慶大端雖已分路猶姑緩之以待其所積使一旦易惡而善則始於殃未始不卒於慶矣。一旦易善而為惡則始於慶未始不卒於殃矣。故曰天之未定蓋從人事未極猶可轉移而為言也。至於所履之終則人事已畢天已定矣。故曰考祥吉莫吉於無愧慶莫慶於克終。

泰 三三 坤下 否 三三 坤上

楊氏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  
師。陂泉。涿鹿。之世乎。奮履書契。代法之世乎。太通堯舜。雍熙之世  
乎。過此以往。太而否。否而太。一治一亂。治多亂少。泰豈可復哉。太  
其上古之極治與。

馮氏曰自乾坤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  
所履。然後致泰。而太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  
喪之易。國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  
又序書者之深意。而示天地自然之理也。

陸庸成曰自太及否。同人大有。謙。五卦。通卦交。無一凶字。其易道  
之最盛乎。開之者太。而有終者謙。非君子其孰能之。

泰三三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乾下坤上。則是天地交通。貞元會合。故為太。夫氣運開太之日。  
正世道清明之候。此時陰去。屏跡。君子用事。非吾道之幸乎。有  
德而際是時者。不惟得遂其進。且得大行其道矣。吉亨。

卦名以氣化言。天道之太。卦辭以世道言。人道之太。天地交而二  
氣通。非特尋常春夏時候。乃貞元會合。和氣充塞時也。小往大來。  
重大來。邊卦以九二為主。六五為應。原以大來成太也。吉亨深為  
君子慶也。取象小往。陰退在外卦也。大來。陽進居內卦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

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卦名太，詞曰小往大來，何也？蓋乾天道也，君道也；坤地道也，臣道也。此卦乾下坤上，則是天地氣交而物皆惟欣交通，造化之太也。君臣神交而慮有不謀自合，人事之太也。氣運啓其端，世道昌其會，太極矣。而小往大來，當何如哉？以造化言，生息之氣在內方伸，肅殺之氣在外退斂，惟內陽也，故內健也；惟外陰也，故外順也。蓋雖造化不能皆健而無順，而健者為主，所為順者亦置之空虛不用而已。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以人事言，君子在內用事，小人在外擯棄，惟內君子故君子道大行也，惟外小人故小人道不售也。蓋雖太平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而君子用事，彼小人者難乎為小人矣。非人事之小往大來乎？至此則太和在宇宙間，其吉亨宜也。

此依李九我分造化人事講。天地四句，照太者內陽以下，照小往大來者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物通者亦以氣通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志同者致太保太之心同也。陰陽以氣言，健順即陰陽之德。君子小人以人言，道即君子小人之道。一說世道之太，天地啓之，君臣昌之，而君心君政君輔尤要焉。天地交通，化生之氣在萬物也，上下交合，保太之志，恊元良也。內陽以下，明君臣所以能同志處，陰陽君心之存理而遏欲也。健順君政之剛

皆宿左  
君子小  
之消  
與卦  
合

殺而無柔懦也。君子小人所進用皆君子而無小人也。正氣日伸  
奸謀漸蝕。太而吉亨以此。一說陰陽以造化言。健順君子小人  
皆以人事言。一說歸重君子小人。上說更佳。張雨若曰。陽與健  
皆君子也。而在內。是為內君子。而君子道長矣。陰與順皆小人也。  
而在外。是為外小人。而小人道消矣。須知內外等項。重內邊如  
天理為主。而人欲自退聽也。餘做此。內君子外小人。不特在位  
在野而已。但信而順之。則為內。踈而遠之。則為外。程敬承曰。自古  
有君子則有小人。安能使盡消滅。惟君子在朝。連彙而征。相與為  
包荒。為艱貞。能使彼之翻。來者皆化為君子耳。陸庸成曰。大  
壯與夫。陽極盛矣。皆過於中。而惟太為中道何也。天不能無陰地  
不能無柔。人不能無小人。但欲內外各得其分而已。故消長者道

小人  
說更  
以時弊

也。往來者道之與時為循環也。正恃勝而使邪無所歸。則物窮必  
反。惟君子居中制命。小人在外聽命。然後君子之患無由而起。故  
曰。太然後安。  
游讓溪曰。程傳曰。既取陰陽交和而為泰。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  
和。乃君子之道長也。愚謂陽在內則陰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變  
為君子。惟君子能容小人。所以交和而為泰。氣化盛衰。人事得失。  
蓋常相因而修。人事者其本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交而二氣通泰之象也。元后於是有致太之道焉。彼天地

之化自然曰道任其自然或有過者聖人以心極之經綸範圍  
一中之造化察四時經九野定五倫過者裁成而就於中矣天  
地之道當然曰宜限於形氣或有不及者聖人以有心之制作  
贊助不盡之神功用天時因地利秩人倫不及者輔相而進于  
中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遂生復性皆得道天地之道  
宜天地之宜耳此治功之盛所以成造化之盛歟

裁成是箇全體物事將來剪裁成箇器具道以一氣渾淪言如氣  
化流行籠統相續為之分春夏秋冬地形廣邈經緯交錯為之辨  
剛柔燥濕也宜即道中之宜如春生秋殺天時也高黍下稻地勢  
也輔相者是時勢所趨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為聖人從而贊助之  
以左右民者先儒謂民為氓然無知之衆聖人以贊天地提挈  
之此元后開萬世之太也道與宜就天地說不必添出人來更佳  
洪覺山曰屯蒙之時風氣未開需訟以後開而尚畜至履而太  
而後九功修和衆美畢聚財成輔相之功方有所施是堯舜命稷  
契夔龍之事也

六爻合旨 周用齋曰五主太之君其道維何任賢而已二輔泰  
之臣其道維何用中而已初泰之始也泰所由始君子為之也故  
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焉四否之漸也否之所始由小人為之也  
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  
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

吳因之曰聖人作易以扶陽也至於泰則為吾道慶之當陽之衰於剝盡於坤聖人固不勝操切及一陽初復雖有喜其來而悲其晚之意然尚微弱只堪愛護二陽之臨則浸盛矣然君子當衰減無聊之後與夫微弱未暢之餘一值浸長之會恐遂肆意上進以快其志故聖人方許元亨又凜凜憂危於八月至於四陽之大壯則陽長過中矣至五陽之夬又極盛矣過中者衰之根將伏極盛者衰之兆已成故一則不言吉亨而直戒利貞一則屢示危辭而不勝憂惕惟泰則三陽方進有方與未艾之勢而無盛極將衰之虞六十四卦之中可為陽道慶者莫大於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心吉

初九一陽在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是際天地之交泰幸上下之志同前進而扶景運者初為之唱而尚中行懷艱貞之素皆為之和猶拔茅而其茹以彙起也則裁成輔相之業賴以翊贊豈不吉乎

三陽以初九為主拔者上拔之也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連引者也茹茅根也彙根與茅共類也初為類首舉則類從以者初以之也君子小人一人進則皆一類從之故泰否之杓皆有拔茅以彙之象吉以功業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拔茅而征吉者由其志在天下皆欲左右斯民故彙沍而吉也

不然則亦黨同而已

泰謂上下交而志同初之志其在茲乎志雖兼三陽言亦以初作

主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中應五蓋主泰而中行者也君子何如而後得尚之  
哉必也待人以恕處事以寬包容其荒穢且有罪必誅有弊必  
革用馮河之勇鳥舉及側陲慮及隱微不遺遐遠且不狎近倖  
不玩目前亡朋比之私鳥則渾厚精明互用不偏得合此爻中  
行之道矣

中行九二之中行也須是兼包荒以下四事方合於二之中行是

因之曰四事一時俱有蓋一事之中而四者齊備絕非各有所宜  
之謂首言包荒如去一弊更張有漸不一時取必略其細微不察  
見淵却斷然要去不肯偷安是用馮河即此革弊正是為海隅蒼  
生之計為百世萬世之計是不遐遺縱然此弊一去輒不便於左  
右近習勳戚故舊我也決不為他中止之是朋亡 中行雖兼剛  
柔畢竟以剛為主馮河朋亡固剛也包荒不遐遺豈委靡者所能  
之剛也但不可純任剛須以柔參酌耳

時說多四平看來重包荒更佳保泰以包荒為重專於包荒非  
中道也又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三者故象言包荒得尚於中行缺  
一焉於中行濤矣如保泰何哉 程敬承曰太寧之世人情安肆

聖包荒  
以用  
賁下  
小象  
相合



法度廢弛振作警革之宜矣。然驟振作則激。遽釐革則擾。故包荒先焉。詞曰包荒用馮河。言馮河之勇。以包荒之道用之者也。程傳曰以舍弘之量施剛果之用。故包荒豈姑從哉。從容而蓄。略其苛細而寬裕之中。自有精密之思。深遠之慮。所云馮河不遐遺朋亡。盡由此出。蓋不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而馮河又以包荒用。唐疑菴曰包荒如天之包地險。遐與非類。正所謂荒也以險而避。非包也。以遐而遺。非包也。以類而分。非包也。用馮河用字當貫言。此皆包荒之作用也。尚配合也。中行或曰指六五。必如此而後可與中以行頤之君相配耳。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以此取象包如天荒屬地。乾坤有包荒象。乾體剛健。故象用馮河三陰

中行指  
六五亦

在外太本上下相交。故象不遐遺。初三剛失中。九二不以同體相

比本至公無私。故象明亡。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而得尚于中行者。以其心體光而且大也。惟光故知柔知剛而擇乎中。惟大故不剛不柔而用乎中。相業本於心術如此。程於山曰。專言包荒者可為之時。人情樂於新政之亟行。快于積弊之速革。故非決斷之難。包容之難也。非心之光明廣大能如是乎。蓋扶植根本。培養元氣。此為持遠慮。亦存大體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九三太過中而否。將來之時也。以天運言。世無常平。未有不陂

者小人無常往未有不復者此孚而可恤也保太者將何如哉  
惟存思慮預防之心而艱盡持盈守滿之道而貞則人定勝天  
可以无咎不恤其必陂必復之孚而太寧之福可長享矣  
平陂往復以天運言危之詞艱貞勿恤以人事言戒之詞天  
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也易述  
曰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凡處乎心常忽易動失正  
道故禍端敗幾往伏於通泰之時泰所以言艱貞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者以三陽過中三陰將復乃天地泰復為否之會也  
保泰者可艱貞乎

陸庸成曰地道無平不陂天道無往不復世道之否泰天地之往  
來為之也故天地可交而不可際天地交則下濟上行而世道開  
其治之始天地際則此亢彼戰而世道開其亂之始自非人以艱  
難之心盡貞固之事挽回于早幹旋於微則此際一斷即不可續  
消不久矣能安享其福乎提出際字見可畏之甚當及時挽回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六四時已過中小人得志時也故三陰翩然下復不待力以率  
之而類自合不待令以戒之而心自孚為翩翩不富以其隣不  
戒以孚之象黨類易集若此君子能晏然乎  
翩疾飛貌謂群然而來且迅疾也此二字模寫群小人彈冠相

慶引類呼朋踴躍上進景象不富二句又是狀個翻。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初。故曰元吉為君子幸也。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同類也。而以之者在四。故曰翻。為君子危也。取象三陰。陰為虛不富也。隣五與上也。孚三陰同志皆承乾也。

○象曰翻。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三陰翻。不富而下復者。蓋小人本宜居下。今皆在上。是徒擁虛位而失其實。其心常恐。君子議其後也。故不戒以孚相與謀。君子者。乃其中心所素願也。

三陰下復。是欲復來為主於內耳。爻以內卦為下。象以下復為上。凡陰在上。皆非其分。故曰失實。中心願承失實來。以失實之故。而恐不容於君子。以害君子之故。而自結於小人。乃小人之情。所必至者。君子可自疎其防哉。程敬承曰。彼之所願。此之所虞也。然安能峻絕之。使不來。第因其來而轉移之。令彼自消而化為君子。庶可上下交而合為大同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五為泰主。虛中應二。是不恃治安。屈已以下中行之臣。有帝乙歸妹之象。由是君相協德。福祉永綏。太寧之治。可保於無虞矣。以此受祉。不亦元吉乎。

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二曰尚。五曰歸。所以交泰也。福之所

婦字與  
尚字相  
應

止曰祉。即三所謂福也。以祉者。以此受祉也。吳因之曰。初之彙  
征二之中行。三之艱貞。此諸臣協力以保泰也。臣任其勞。則君享  
其逸。只消虛心委任。而小人翩翩之勢不足憂矣。故曰帝乙歸妹  
以祉元吉。傳曰。自古帝女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為禮法。使降  
其尊貴。以順從夫。明陰必以從陽為正也。取象帝妹者。五為坤  
主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祉元吉者。蓋坐致太平。人君之願。而非任賢不能行此願。今  
惟柔中任賢。以主泰治。而泰之福澤及天下。人君之願行矣。  
時說。以下賢為願。非也。願字宜以保泰言。中即虛中任賢也。程

敬承曰。三陰交合害正。其所願也。幸五為陰主。尚二之中。虛已從  
陽。相與致太平。是願此之願行。而彼之願消矣。

陸庸成曰。太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願  
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歟。

上六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隍土積累以成城。上當泰終。復反為否。城  
復于隍之象也。時勢至此。可力爭哉。但自治其私。修政令以回  
之耳。然不能保邦於未危。而欲制治於已亂。雖正亦可羞吝。况  
未必正乎。

隍。城下土也。勿用師者。衆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徒驅民于潰散。

而速其禍耳。自邑告命反身自治以收人心以回天意而已。貞吝傷告命之不早也。三艱貞則早已。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城復于隍，雖曰天命亦由玩愒之久，紀綱紊亂而然也。豈遂付之不可為乎？告命所以治也。

命指紀綱法度之類，與告命二字相應，罪人事之失也。

否 三三 坤上 乾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天地不交而二氣不通，故為否。夫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綱淪九法斁，匪人道之常矣。不利于君子之正也。何也？以此時君子

此聖人以致否，歸咎小人，究亂本也。故曰大往小來，所以為匪人，所以為不利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卦名否，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何哉？此卦乾上

坤下，則二氣鬱而萬物屯，造化之否也。驕諂盛而國事非，人事之否也。天人交處其危，則其大往小來也。當何如哉？在造化則

肅殺之氣在內，方行生息之氣在外，不行惟內陰，故柔在內也。



惟外陽故剛在外也。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在人事則小人在內用事。君子在外擯棄。惟內小人。故小人道長也。惟外君子。故君子道消也。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夫是之謂匪人也。夫是之謂不利君子貞也。

此節句。與泰相反。否七月之卦。萬物不通。要切剝落時言。无邦者言邦之為邦。君臣而已。若上下不交。則情意隔絕。不相面治。豈成朝廷。有邦與无邦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楊氏曰。陰陽剛柔。君子小人。六氣類相感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看來宜以君心為主。惟君心內陰外陽。故內柔外剛。內君子而外小人。而成天下之否耳。否之世。雖則小人道長。而所以消小人長君子者。亦必有道。故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道。否不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道。

計承內  
陰外陽  
剛柔外  
剛柔外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天地不交。否之象也。君子遭此。設若聲光少露。致物色之求。安知爵祿之縻。非賈禍乎。欽其德。以避難。禪德。輝不著。而微辟不至。濁世之榮寵。誰得而縻之也。

重儉德二字。君子當否之時。豈肯為祿位所羈絆。但恐收斂不密。

此說亦見

小人反借此為籠絡之計。受之則失節。不受則賈禍。故必儉德。惟儉德故能避難。不可榮以祿正。成其儉。處不可者。其心有所不可。知幾明決之辭也。一說程敬承曰。本義不形於外四字甚妙。當否時。君子志在休否。豈肯忽然退避山林。但其知幾識微。善藏其用。雖被寵祿。泊然無榮之心。焉。蓋超然榮祿之外。然後可以運其幹旋之樞也。

六爻合旨。李九我曰。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入之道長。故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每為之致其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故曰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後喜每為之致其幸焉。扶陽也。二五皆以大人言之。蓋以大人處

六二之時。當儉德避難。故守否而亨。以大人居九五之時。當乘時有為。故休否而吉。然則休否之大人。即否亨之大人也。前日不能守否。今日安能休否乎。

馮文所曰。嗚呼。治天下者。懷苞桑之念。於拔茅之時。則否不生矣。存傾否之憂。於包承之際。則否不成矣。既否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曰大人否亨。又曰大人吉。所以致意於否之君子也。

吳一源曰。聖人每。不極言小人之惡。以開其遷善之門。如剥之陰盛。其惡至於剥膚極矣。然於三則曰剥之。於五則曰以宮人寵。猶有深望於小人者。况否雖內陰未至。如剥之極也。故於其始進也。誘之以志在君。則吉。其既用也。誘之以包承。則吉。其力足以傷

善矣尚異其包羞而不肆情以逞。雖然聖人之引小人則然而其為君子謀者未始不嚴也。王莽下士子雲失身蔡京奉法君實受欺包承處最易亂人。故聖人戒之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夫包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已必至剥膚防之可無豫乎。吾故曰聖人之為君子謀甚嚴也。一陰始生。疇獨孚矣。二陰浸長。肥遯急矣。况於三陰內盛乎。

尹和靖曰否泰天道在泰思保在否思泰盡人事以幹旋氣運君子所以關世道否泰同也。儉德避難以存吾道不榮寵祿志在濟時豈為保身堅隱哉。觀初二三四爻見小人之未始不可為君子而亂之未始不可治也。然而其亡之戒拳。烏。故。知。盡。人。回。天。在。一。念。乾。坤。中。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否之時小人道長之會也。初與二陰相連而進象拔茅連茹之象勢莫過矣。但初惡未形若猶可回也。故戒之曰君子小人無定在正不正之分耳。誠能幡然悔悟變邪從正否之初猶然太之初矣。太所為吉亨者即在此矣。初亦何利而其從邪以害正也。

陸庸成曰此爻要得誘小人意泰之為否以內小人也。聖人能使小人變為君子則命可回矣。當初之進也聖人不急止之且若予之者誘之也。與泰初之象同而不即別其為小人者欲化之使貞



命休  
皆由  
小久變  
為君子  
不此矣  
定至人  
轉機妙  
以

姑○溷○其○迹○使○不○自○異○也○但○改○元○為○貞○改○外○為○君○蓋○一○旦○以○君○子○之○  
具○付○之○承○當○則○彼○且○欣○於○為○君○子○而○深○樂○於○聖○人○之○予○我○者○不○以○  
我○為○小○人○也○此○變○小○人○之○微○權○也○二○則○尊○之○以○承○三○則○動○之○以○羞○  
夫○使○小○人○能○承○順○君○子○而○又○羞○為○小○人○何○至○為○君○子○之○害○哉○此○四○  
所○以○有○命○而○五○所○以○休○否○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之志祇為身謀耳變為君子則志專報主矣豈復害君子哉

善○反○惟○志○從○志○上○轉○移○他○志○在○君○即○是○貞○有○不○害○君○子○意○在○內○  
揚○止○庵○曰○在○外○則○不○獨○善○其○身○而○有○公○天○下○之○意○在○君○則○專○欲○得○

君而用之所謂為利祿而效忠也作之不已亦成君子較之志在身

○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二柔順中正是小人之畏名義者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則必受君子之賜而吉若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豈可  
以○來○意○之○善○失○其○守○乎○蓋○小○人○之○真○者○不○足○畏○不○純○乎○小○人○者○  
最○可○畏○耳○

六二初心原欲害君子特以已方進用而君子則公論所歸士望  
所屬如遽為傷正便失人心不得已而包承是包得許多承順的  
意思在內其包承君子處正是染君子處若徒泥其外有相容之

迹而不察其中有實不然之心未有不俛首而任其逞者故小人之吉就小人之分言耳大人之亨非為君子幸深為君子危也。虛齋曰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固吉也大人非謂其包承而亨也不為其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辟難之意。游讓溪曰安否非大人不能休否亦非大人不能愛身明道。修已俟時休否之業惟否亨者能之。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大人否亨者蓋惟安守其否則不亂於小人之羣所以亨也。

程敬承曰一小人猶易與也群小人以包承我最易為其蠱惑非大識見大涵養未有不為所亂者信乎非大人不能否亨矣夫嘗

不則儉德君子豈不與小人為群哉妙在不亂耳惟不亂故其定靜之中自有轉移變化之道也。泰之二爻包納荒野乾道也否之二爻包容承順坤道也保泰亨否之道莫尚於乾坤。

### 六三 包羞

害君子者小人所為亦小人所羞六三雖志傷善而心有不安故既不能肆惡又不能善變徒包藏羞惡而已

朱子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於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到六三便純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自不穩當故包羞。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未能也。聖人以

包承包  
羞二包  
子有中  
包世測

羞字動其恥心。使終包藏而不發。則亦君子之幸也。然內羞而外包。其中未可測矣。危君子也。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小人能害君子。必才足濟奸耳。包羞者。以位不當而短於才也。位不當。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使位一當。羞其終包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四當否將濟矣。而不極其剛。是亂極思治。天命已開。調護幹旋。人事又盡。有命而无咎矣。寧獨四之福哉。雖疇類三陽。或休否而吉。或傾否而喜。皆麗之以受福也。

可答處  
微到无  
人事

有命。天命將泰也。无咎。人事周旋也。串說重。无咎邊。只是一個不極其剛。不亟反之意。疇離祉。全賴有此。蓋必如此。而後可以上承天命也。疇離祉。見君子道長。氣象泰。六四之剛。小人之黨。初

成也。否六四之疇類。君子之黨將合也。游讓溪曰。泰九三將中。以艱貞而食福。否九四過中。以无咎而離祉。時之否泰。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陸庸成曰。命亂於泰之上。六而復治於否之九四。故天之命。全賴人事之无咎以應。則轉否為泰。而泰之以祉元吉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者。疇類皆獲焉。故曰志行者。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孰無轉否為泰之志。惟有命而必无咎。方天與人合。而濟否之志行矣。不然更張無漸。祇以激變在已。且不得亨况同類。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孰無轉否為泰之志。惟有命而必无咎。方天與人合。而濟否之志行矣。不然更張無漸。祇以激變在已。且不得亨况同類。

其亡其  
亡正是  
大人所  
以吉處

乎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至九五否將盡之時也。兼之德位俱隆，為能興衰起敝，休息天下之否，此惟大人能之而吉矣。然大人雖以其道息天下之否，猶未離乎否也。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而其亡，則安固之道如係于苞桑矣。

不曰否休而曰休否，重人力也。然休否不過暫息其亂，未能盡傾也。故惟大人而後能保其吉，蓋大人乾德常懷恐懼，曰其亡其亡，危之至也。危亡之心，即是係固之象，不是兩意。按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此國祚安固之喻，或曰俱作憂危之心，言此心兢兢，然若國家係於苞桑之桑小，嘗畏其亡而不自安也。君子當休之時，不敢自以為休，故其心危懼如此。苞叢生也，叢生之桑細而弱，不堪係重，此即朽索難馭之意。九五休否之大人，即九二否亨之大人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德者休否之具，位者休否之權。九五陽剛中正，德正矣，崇高富貴，位當矣，以德乘權，所以休否而吉也。

孔子不能休春秋之否，德在而位不在也。平王不能休東周之否，位，在而德不在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至會通 卷二

上居否極時當傾也。濟以陽剛之才，故向之否運，一傾而盡平之。非若休之猶有漸也。夫方其未傾，否猶故存，及其既傾，則為太平之休矣。喜可知也。

不言否傾而言傾否，人力居多焉。傾有傾倒盡出之意。唐疑菴曰：休否之力全在九五。此直從而傾之，故特見其喜耳。先否後喜，則又自其亡之戒，懼中來。傾從休而來，喜從懼而出。

一說陸庸成曰：上爻傾否，則泰可喜矣。猶有懼心焉，其心猶以否念為先，以喜傾否之念為後。君抱其亡之戒，臣懷後喜之思，泰方生而能保否，何日之有。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說與  
二意  
元有

否至于極，其勢必傾，而為泰矣。豈有長否之理乎。

同人 三三 離上 大有 三三 乾上

陸庸成曰：同人之主，彖二是也。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之主，彖五是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二卦與師比同。同人其情親也。大有其勢盛也。情同故能令人伏，令人乘，令人號且笑。勢大故能令人思艱，令人懼敗，令人憂害而免咎。然二卦畢竟離不敵乾。故同又曰：應乾。又曰：乾行。大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同人以貞為要歸。大有以元為首出。

同人 三三 離上 乾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上至會通

卷二

七十四

卦名同人蓋以火同天而性同以二應五而德同以五陽與一

陰而情同也夫君子之與人同貴公尤貴正誠能大無我之公

家四海人中國同人于野焉則同心多而協力衆何事不通何

險不濟故亨而利涉大川又必其所同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皆君子之正道乃為于野乃為亨利涉也

同人不外公與正二字但公正不可分惟正乃能公也于野是公

此句即有貞了下特點出貞來見非公不謂同非正不謂公也

蘓紫溪曰同人只要分別公私同人於朝以勢同耳同人於家以

情同耳惟于野則無我無人如天如地安往而不亨通然非君子

之正道安得謂之于野故曰利君子貞尺把美字擬于野來

一層意李氏曰同人之道雖曰曠遠豈必人人求同只一正使

了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自無不同也同出于正一人不為少

天下不為多不然即同以天下總是私情之合而已吳因之曰

于野利貞只是以理為同不以情為同意後面曰乾行曰文明以

健曰中正而應總之不入人情絕去蹊徑渾把一理為主看同人

卦詞須將情與理分箇大頭項以理同不以情同一卦六爻之旨

盡於此矣

彖曰合旨全彖當先認一乾字乾天也健而動也無私覆載者

也無私生成者也與天合德方能盡天所覆載生成無不徧及方

成其為同人下文曰乾行也惟應乾故能乾行二乾字正相照乾

行天行也。天無私覆，以天而行，浩蕩豈不是于野之大公。然則文明天明也。健天德也。中正而應以天應也。此君子之正。搃謂之乾行。故能以一心通萬心也。或曰：通志則形迹不必拘矣。曰：惟君子則非勢利所能。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何以名同人？也。卦體六二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居卦之中，德之中也。以柔中正應乾九五之剛，中正同德相應，故曰同人。詞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也？同人貴公而公，又本于健也。卦體以乾而行，則主之以無私之天德，自能克其有，我所以能同

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又曰：利君子貞，何也？同人貴正而正，不於內外，人已之間也。卦德文明以健，是能明大同之理，而健以行之也。卦體中正而應，是能體大同之理，而與人相孚也。此君子之正道也。惟此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人不同而同，此志也。志不同而同，此正也。一正潛孚，而天下家國無往不合，此貞所以利也。

有節宜泛言，謂之人者，盡乎人也。人字寬，不可泥君臣看。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即下文中正而應也。項氏曰：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于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办。

也。二節乾行二字，即下文健字。正是于野源頭大凡陰柔者多懦弱

洞知乾是吾心太虛之本體

而徇私。陽剛者皆大公而無我。故于野取於乾行。君子貞全在中。正而應上見。然必先之曰文明以健者。蓋惟文明則不蔽於私而能明正理。文明以健行之則能克乎私而能行正理。然後中正相應合乎乾行。所謂君子正也。正處即是通處。故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不是將正去通天下之志。易述曰：通字正與志字對。潛運默行。金石不能隔也。人心天機動處。只有這正理一條路數。更無別地他歧。可以多方雜出。雖欲強自閉隔。其道無由。故能通之而無閉。惟通其志。統謂之同志。一不通。雖終日相與。適謂之異。

通字若作孚契浹洽者便屬情去了。此只就理發出一段大同之妙。天下這點精神意氣心思志慮皆於幽獨而不見者。直以此正通之而無壅耳。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故為同人。君子體之。欲大同必先審異。故天下有族。為族不類則相越而害其同。惟名以命之。使尊卑貴賤不至混淆。天下之族有物。為物不辨始相競而害其同。惟器以別之。使多寡隆殺不至乖亂。由是以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天下無異志矣。大同之正道也。天與火合以無所不覆之體。兼無所不照之用。則物之同在其中。

北全會通 卷二 二十七



矣。君子致同全在審異上。吳因之曰：惟類族辨物，則零碎看來，各以其品類自相會聚，此是零碎同處。總來人各安其分，各止其所，再無僭亂乖爭，再無竄擾侵害。穆子熙曰：又是大段同處。程敬承曰：類之辨之，以為同各正之為保合也。睽異也，以同而異，則非立異矣。同人同也，以異而同，則非苟同矣。不苟同之謂正也。通志之道也。取象程傳曰：象天之蕪覆，火之鑿形，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燦然有辨矣。

六爻合旨

丘建安曰：合六爻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

遠而無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為二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為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無與同之無所爭也。

蘓紫溪曰：同人之道，惟其貞而已。出門之同，以天下固貞也。中正之遇，同以一人亦貞也。于郊固也，于宗吝也。伏戎乘墉，邪也。非貞也。然與其吝邪也，寧固而已。卦彖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為義。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無私主也，以剛在下，無私心也。上無係應，無私與也。故無問親疎，惟賢是與，無問遠近，惟德是親。同人于門之象，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何咎之有。于野是通天下于門，只是無私昵。按門室之始，同人之始，吾與

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彭山曰：于門以動之初言也。陽剛在動初，乃天理之本體。同人之德皆根于此，故无咎。取象初前遇六偶為門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人惟各立門戶，則人咎其私。出門同人，則公矣。又誰咎哉。觀一出字，便見門以內心有所係，門以外心無所係也。誰咎者，無可咎也。爻言我无咎，象言人不得咎我。六二同人于宗，吝。

六二中正上應，此同人所以為同人也。但去五尚遠而近繫同體之陽，是心有偏主，昵近而忌遠，然親而棄疎，象同人于宗則

詞方如  
相典以  
合象象  
看

感私而應狹，未遂其上應中直之願也。豈不羞吝。

時說以上應于五為吝，非也。二應五中正也。何謂吝，此非應五之為吝，乃未得應五之為吝也。蓋二在初三之間，初三與二俱為內卦，有宗象焉。二以其近親也，未免有係焉，而未能即同於五也。此五所以號咷也。劉伯子曰：于門同之初也。于野同之至也。于宗異之始而爭之首也。乘墉伏莽起于宗，得中而應乎乾二之德也。于宗非二之德也，戒也。戒之以私而進之于公，即利君子貞之旨而明告者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同人于宗，不惟不能如于野之致亨，亦不能如出門之无咎吝。

道也。非君子正道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三剛而不中則強暴自恃妄於求同上无正應則孤立寡援急于求同夫二五正應也欲同于二恐攻于五故內設隱伏之謀外起窺伺之蓄猶伏戎于莽而升其高陵以願望焉孰知理既不正勢又不敵雖有智力將安施乎故為三歲不興之象敬承曰或謂伏戎象恃智升高象恃力愚意不然理不直義不勝故畏敵而不敢顯發又望敵而終不敢發總是懼九五見攻之意然既不敢發故未凶也胡雲峯曰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願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

易述曰貞則同不貞則不同三因同而觀四因同而攻皆起于

不貞故卦惟三四不言同人胡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

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

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伏戎于莽者恃其智力將以敵剛也但勢有不敢故三歲不興安能行也

此言屈於勢與四屈於義者異矣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四剛不中正又无應與故隔三攻二起憑凌之心以求不正

之交為乘墉以攻之象。幸以剛居柔，卒屈於理而中止之，有弗克攻之象，則不起，爰以招尤吉之道也。

乘其墉，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弗克攻，非讓與三也。以二自是五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立氏曰：二五正應，當同者也。三四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三近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况四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君位同人之主也。此四之吉異乎三之不興也。取象離二中虛外周象墉，城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墉力亦強矣，何以弗克攻也？以非正應而義有不可，此非屈於力，屈於義也。故其所以得吉者，正以其能以義自斷，所以困心衡慮而反于法則也。其吉宜矣。

義之不可喻，即是則困而反則不可窮。講全要形容他悔悟之。

義是人心自然法則，要就同人上見得。如當同而同，即是義。即是法，則如不當同而不同，忘義也。亦則也。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蓋非分相攻，道義安在。制於義而不得通，便覺得困。心衡慮，困而能反。故吉于此，見知困為善幾，而不遂非之為貴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心者也。始雖為說邪所隔，而終得合象。先號咷而後笑，烏然六二易退之君子，三四易進之小人，非剛

克不能勝也。必大奮乾斷如大師以勝之。使伏戎無所售其奸。乘墉無所肆其力。然後與二遇耳。此又後咲之由也。五失所同而悲象號咷。遂所同而喜象笑。始間而終合。幾在自克。大師克相遇語。自克也。自克則能同人矣。紀聞曰。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卦以二五中正而相應。名同人。故九五言同人。蓋二柔不能勝三四剛強之間。以同五。五剛中正能勝三四之不正者。以同二。象以同人于野歸之。乾行者以此。

○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二五中正而應。義理所同理。本自直而理之直。有在同之先。

如此看

者矣。先本同。故物終不得而間也。大師相遇者。言必相克而後相遇。必大師而後相克也。

同人之先。只是論理之詞。不必如時說。頂號咷。又補後笑。洪覺山曰。非九五以中直之心。主之于先。何以為大師地乎。大師只是剛毅自斷。不使說邪得間之意。程敬承曰。四曰困。五曰直。惟直足以屈之。使困也。四曰弗克。五曰相克。惟相克足以制之。使弗克也。

吳因之曰。于宗私也。于門非私也。三四之妄同私也。二五之中正相應。非私也。私與不私。而吉凶悔吝。頓分兩途。則信乎同人之道于野而已矣。故曰同人于野。君子之貞亦在其中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二之吝道三之不興皆不能无悔也則惟同人故耳上九居外無應一无所同乃矯而遺世獨立離群索居為同人于郊也此僅免于宗之吝伏莽之非而无悔耳

于野取曠遠廣大無我之意也于郊取荒僻無可與同之人也无悔非美之也僅免同人之累而已蓋有同則有正不正有得而吝者有不得而爭者物莫與同无得失矣故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同人于野則亨而利涉志無不得也既曰于郊絕人逃世志豈得乎

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楊氏曰郊野一也同人于野為亨為利同人于郊止於无悔其未得志者上九居一卦之外而无所位。雖欲同人而人皆同乎九五矣。誰我同者。故曰志未得也。君子之於人異勿處先同勿處後。

如時說以无悔為許美之詞殊與卦旨不合觀小象志未得可見

糸倉通

卷二

八十一

